

西南边疆 / 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 · 一 no. 1 (民国27年
[1938]10月) ~ [?] · 一昆明: 编者[发行者], 民国27
年[1938] ~ [?].

: 插图; 附表; 27cm.

月刊(1938, 10 ~ 1939, 5); 双月刊(1939, 10 ~ 1940, 9)
1941, 5起出版周期不详 · 一第14期起由中国民族学会
西南边疆研究社主编 · 一第13期起出版地改为成都.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1, 原件藏北京图书
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
中心(北京), 原件纸质差, 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18 (1938, 10 ~ 1944, 6)

(缺no. 13)

1-12

(第 12 卷)

西南邊疆

論 文

- | | |
|------------------|-----|
| 國防後方的四川 | 胡煥庸 |
| 孟定——滇邊一個瘴區的地理研究 | 凌純聲 |
| 雲南金河上游之地文與人文 | 熊秉信 |
|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 | 楚圖南 |
| 論 POLLARD SCRIPT | 聞 宥 |
| 調查西南民族語言管見 | 吳宗濟 |
| 雲南西部彝夷民族之經濟社會 | 江應樑 |

行 記

- | | |
|-------|-----|
| 班洪風土記 | 方國瑜 |
|-------|-----|

書 評

- | | |
|------------|-----|
| 西藏情歌 | 華 雨 |
| 羌戎考察記 | 落 才 |
|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辦理一切信託儲蓄業務

董事長 馮耿光

董事 宋子文 宋漢章 李承翼

董事 唐壽民 張公權 卞壽孫 王志莘

監察人 汪振聲 莊鶴年 徐柏園

總經理 王志莘 副經理 孫瑞璜

總行 上海

分行 北平 天津 南京 廈門 廣州 漢口 重慶 昆明

昆明分行

金馬坊下

R
673.05
153.4

發 刊 辭

在這全民族對日抗戰時期，前方將士的英勇奮戰，自然奠定了最後勝利之基；但後方的救亡工作，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們這班從事於文化學術工作的人，鑒於敵人到處破壞我們的文化機關，不容我們不負起加緊推行文化學術工作的責任。

同人等都是特別有興趣於西南邊疆問題的同志，因竭所知，發行這個西南邊疆月刊。我們的主要旨趣，即在以學術研究的立場，把西南邊疆的一切介紹於國人，期於抗戰建國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貢獻。惟以發刊伊始，簡陋自所不免；海內外的賢達，如能隨時贊助，那更是同人等所深望的。



639834

南京圖書館藏

國防後方的四川

胡 煥 庸

(一)引子

這一次民族解放鬥爭，已使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分子，提撕警覺，發聲振聵。在這絕續存亡的關頭，對整個的一部中華民族史，劃成一個嶄新的階段；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用堅毅果敢的態度，尤其要用持久不懈的情緒，予敵人以痛擊，給侵略者以總崩潰的教訓；那時候我們的阿爾薩斯，我們的洛林，不難光復，抬起頭來支持着東亞和平的關鍵，這是民族解放鬥爭中理想上的歸宿。在完成這使命的過程中，任何犧牲是避免不了的。看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當它掙扎它奮鬥生活的時候，不是從艱難困苦得來的麼？我們應當興奮，激昂積極的擺脫惡勢力的氛圍，抵禦惡勢力的侵入，頹廢和沮喪，徒然造成敵人的機會，分散抗戰的勇氣，是萬萬要不得的。我們平心靜氣，在前方將士，要整齊步調築成我們堅強的壁壘，在後方羣衆，要和衷共濟，造成我們的國防中心，方法雖異，重要則等。自國府移渝，四川更是成爲舉世屬目的後方重鎮，牠有錦繡的河山，孕育着無窮的資源，足以充實抗戰的一切基礎，國人譽之爲民族復興的根據地，良非偶然！現在我們用望遠鏡式的觀察，描寫一個四川大概的輪廓，對讀者作一次簡單的介紹，這是用博觀約取，提要鉤玄的方法來加以研究的。如果讀者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那末，拙作四川地理已付正中書局印刷，不久出版，可供參考。

(二)地大物博人稠

四川是中國內地最大的省份，面積爲四〇三，〇〇〇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

百分之三·七。邊省較四川大的，只有新疆，青海，黑龍江四省，和外蒙古，西藏二區域，內地只雲南省，（占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三·六）可以和四川相伯仲。要是和歐洲諸國相比，等於十二個荷蘭，十三個比利時，較英國大九萬方公里，較德，法兩國畧小。面積既廣，物產又博。（關於「物博」，在第五節中詳述。）我們常常以中國為「地大物博」自豪，但是事實上地雖大而物不能稱為博；尤其物的分佈，更是十分不平均。比較在全國各省區中够得上稱「物博」二字的，還是推四川省。所以與其稱中國為地大物博，毋寧以地大物博稱四川，更見得確切。至於人口方面，就密度而論，雖不及沿海江浙諸省的稠密，但是因為面積龐大，所以就人口的總量說，總是處於全國第一位。過去對於四川人口統計，缺乏精細調查，有的說是七千萬，有的說是三千七百萬，前後相差，幾及一倍，但據最近人口調查，則為五千萬，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十一·五。如果以成都平原一區而說，更是四川精華薈萃之處，其人口密度，實不亞於長江和珠江下游的三角洲。成都平原十四縣，面積為六千方公里，耕地面積已達五百萬畝，人口為三百萬，平均每方公里為五百人，面積僅占全省百分之一·五，而人口則占全省百分之六，這區區一隅之地，實是四川全省的心臟地帶。所以四川不僅是地大物博，並且也是人稠，是三位一體的。

（三）盆地的雙重意義

提到四川，就聯想到盆地，中國境內，雖尚有其他盆地，最完整的，便莫過於四川。盆地的性質，含有地形的和地質的兩種意義：從地形上說，四周地形高而中間低呈盆狀的，稱為盆地。四川北有巴山，南有苗嶺，西有巫山，西有邛崃，高度約有二千公尺以上，盆地以內，雖有淺邱起伏，但高度都是在一千公尺以下的，比較起來，同外界是非常隔絕，祇有東部一綫長江，出三峽和外界交通，這便是盆地中的一個漏隙，因此地形上四川是一個盆地，地理上自成一個單位。從地質上講，周圍地質古而中間地質新穎的稱為盆地，四川周圍的地質多半屬於古生代的，中部則為中生代末期白堊紀地層，地質的新舊，盆內和盆外，顯然不同。所以用地質的眼光來看，四川也是個盆地。四川是兼含地形上和地質上雙重

的意義，這又是中國其他各盆地所沒有的現象。像長江下游的洞庭盆地，鄱陽盆地，如果和四川盆地相比較，那便覺得支離破碎，僅具雛型了。

(四) 自然環境上的優異

四川向來稱爲「天府之國」，歷史上所謂揚一益二，早已膾炙人口，蜀劉據川，足以和魏吳成鼎足三分之業，到現在還是成爲中國西部的繁重中心。這現象當然由於四川的「物博」，但是「物博」的形成，自有他自然環境上特殊的賦予，這自然環境上的優異，又是值得其他各省驚羨的。因爲四川盆地，內部被白堊紀的赤色軟質砂頁岩所覆蔽，這岩層很是容易受風化水蝕，成爲赤色土壤，所以普通稱四川盆地爲紅盆地，這種土壤，生產力極強，所以到處可以開墾，梯田一直可以到山頂，真可謂得地獨厚。講到四川的氣候，和長江下游各省，很有不同，大概說起來，四川是長江上游的省份，長江自西而東，似乎不該與下游各省有大的差別，但是四川的物產，不僅有長江流域應有的物產，就是珠江流域的產物，也能見之於四川。所以論其氣候，非但有長江下游的情形，至少還含有南方的景色，尤其像福建。四川緯度，比較的低，長江流向，普通說是自西向東，但是由四川起，事實上是西南向東北的，中間很有些灣曲，在金沙江最南的緯度，是在北緯二十六度，流經南京時，已至北緯三十二度，相差有六度之多，以南京的緯度，正相當於四川的劍閣，已在盆地的北端，（按四川的緯度，自北緯二十六度起至北緯三十四度止。）所以成都的緯度，比南京要低，重慶的緯度，比南京更低。重慶緯度，爲北緯二十九度三十四分，相當於浙江鎮海偏南，（鎮海在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六分。）較杭州南京更南，所以論緯度應和浙東相近，但是論氣候，簡直和福州相彷彿，四川一省，南北很差異，大概盆地內部實具浙，閩諸省的氣候，這緯度低的關係，是成爲四川氣候暖和的第一個主要原因。其次因爲是個盆地，周圍都有高山作爲天然的屏蔽，冬季北方的冷氣流，不易侵入，西伯利亞的高氣壓很難越過秦嶺而發揮它的威力，所以冬季比到長江下游更溫暖，霜雪的機會很少，像重慶到了冬季，不覺到有嚴冬肅殺的現象，也沒有草木黃落的景色，要是和南京相比，充其量相當於南京初冬的天氣。重慶一月的平均溫度

爲 8.8°C ，南京則爲 2.7°C ，相差便有 6°C ，如和鎮海比，鎮海僅得 4.4°C 温州緯度，雖在重慶以南，但温州亦祇 7.2°C ，要到福州，則爲 10.5°C ，較重慶高 1.8°C ，但是福州的緯度，要比重慶低三度三十四分，所以重慶的氣候，在事實上是介於浙南和閩北之間。其他若成都與它同緯度的杭州相比冬季一月平均溫度要高過五度。（成都爲 6.2°C 杭州爲 1.2°C ）至於在重慶以南，那一定更要暖和。所以受了盆地的影響，結果比同緯度的溫度還要高，這是成爲四川氣候暖和的第二個主要原因。再從雨量方面講，四川雨量，十分豐沛，試以重慶爲代表，據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四十三年的平均紀錄，全年雨量爲一〇九七·七種較南京九九四，八種的紀錄還要超過。全年雨日達一二八、九日占全年三分之一以上冬季陰霧連朝，很少有接觸太陽的機會，所以有「蜀犬吠日」之諺，雨量集中在夏季，占全年百分之四十一。這種溫度雨量的條件，對於四川的物產，發生很密切的關係，真可謂得天獨厚。一般人常常很容易把貴州雲南和四川，相提並論，實則有顯然不同之處。第一：雲、貴是平均在一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地，而四川是盆地。第二：天然的稟賦，完全不同，尤以貴州之貧瘠，實爲內地各省中所僅有。貴州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諺語，乃喻其艱難困苦，因爲貴州境內，石灰岩的分佈區域，特別寬廣，所以不毛之地獨多，偶然有頁岩分佈，便成爲梯田所在，可惜土壤太薄，範圍太狹，土地利用，很受限制，如果和四川相比，雖然也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感慨，然而就地的富力而論，實在有霄壤之別。雲南固然比貴州情形要富裕，可是比四川，還差得很遠。所以川、滇、黔三省，雖然合稱爲中國的西南部，但是內容和實質，截然大異，這一點讀者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

（五）『物博』到什麼程度？

四川物產的博，幾乎使我們驚訝到不能相信，要是仔細的分析起來，非本文所能盡述這裏當然只是提綱挈領的提一提。初到四川的人，往往大吃其橘子，因爲橘子太便宜，每元可買二百個，要是在產區包山購辦，每元可買一千個之多，價廉物美，這是下江各省無論如何比不上的。還有廣柑，每元也可買到一百個以

上，和美國花旗橘子相類似，根本美國的橘種，就是四川去的。橘柑年產價格在三百萬元以上，不僅在重慶江津附近一帶產的多，就是盆地以內，北至成都附近的金堂都可以產，可以說整個盆地內部是產橘柑的區域，這種副熱帶的產品，居然分佈得這麼廣，真是意想不到。其他還產桂圓荔枝，歷史上楊貴妃要吃新鮮荔枝，是由重慶用七天快馬，運到西安，在川南一帶可以吃到香蕉，這已經到了熱帶性的菓品。在沱江流域，盛產甘蔗，製糖事業，非常發達，以內江為製糖中心故有「糖內江」或「甜內江」之稱，其他如資中，資陽，簡陽都是主要的產糖都會，年產量較福建，廣東所產的尤多，所以成為中國產糖最主要的省份，自給而外再可運銷到漢口一帶，惜尚不能推廣到下游的幾省。甘蔗除製糖而外，更可以提煉酒精，這對於目前的抗戰，是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酒精可以作為石油的代用品，中國石油產量，既感貧乏，而需用量又十分鉅大，沱江流域，既有如許豐富的原料，使將來酒精問題，可以圓滿解決，如果蔗種能加以切實改進，更有充分發展的希望，現在內江甘蔗試驗場，正注意此事，設法採用檀香山，美國，印度，爪哇等地優良的蔗種。在糧食方面，就稻穀而論，四川雖是淺邱起伏的盆地，但是生產糧食的耕地總面積，亦達六千餘萬畝，占現有農田總面積百分之七十，而其中稻田面積占四千萬畝，其總產量占全國第二位，占全國百分之十五，而每畝平均產量之多，則居全國第一位；但以人口太稠，消費亦鉅，並沒有多少積儲，因此一遇全省十分之一縣份有災荒的時候，便需由省外接濟；但是照四川的氣候環境講，是一個適宜於種兩季稻的區域，中國兩季稻的地帶，祇福建，廣東兩省，和江西，浙江，廣西諸省的南部，江蘇，浙江，西北部，安徽，雖是產稻主要的省份，但是並不能產二季稻，所以今後務須切實利用剩餘地力，同時應當設法改良種子，加種二季稻或再生稻，那末生產量一定可以增加而成為接濟他省的主要省份，這決不是妄想。四川也能產小麥，占全國百分之一二，雖產量不足以自給，也不能和河南陝西諸省相比，然而分佈區域，恰是很廣，現成都稻麥改進所正在改進事業上加以努力，四川冬季休閒地太多，如能設法，推廣麥作，將來很有成為四川主要作物的希望，雜糧則以玉蜀黍及大豆為最重要，川東川西山

地區域，則以馬鈴薯爲最主要的糧食作物，蕎麥產區較小，但是因爲生長期短，抗旱力強，很容易適應自然環境，可以栽培的地方太多，所以這是不可忽視的。再講到四川的經濟作物，主要的是棉花，不過就目前的情形而論，不敷甚鉅，全省每年自產棉花與棉紗疋頭合計和人口比較每人每年約用棉花二斤零，（全國的平均數量爲三斤。）其中本省產的約占半數，輸入的棉貨，年值約五千萬元上下，這是川人最大的漏卮，棉田面積，現祇占全省作物總面積百分之三，每年產五十萬擔左右，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四，現省立棉作試驗場，力謀推廣，以求自給，紡織工業，亦有長足的進步，重慶的紡織工廠，遍布於江北南岸一帶，成爲重慶市最重要的工業區域。所可惜的，是四川棉的纖維很短，僅足供棉絮棉襖之用，而不適於紡紗。因此對於品種的改進，是急待解決的至題。麻的產量，着實可觀，所織夏布，非常出名，不亞於江西的萬載，和湖南的瀏陽。過去曾有大量輸出，朝鮮和日本都成爲四川夏布的市場，自日本採用關稅保護政策後，海外市場，漸次銷失。但是國內像山東河南以及廣東諸省，向四川採購的還是不少。四川的茶，產量極富，產區極廣，川東川西，都能生長，川茶以其銷路的方向不同，復有「腹茶」「邊茶」的名稱，銷到內地的稱爲「腹茶」，銷到邊境方面如青海，西藏一帶的，稱爲「邊茶」，尤以「邊茶」爲更重要，因爲西南遊牧生活的民族，流浪在高地區中，天天吃牛油羊乳等，腸胃太覺油膩，需要茶的清解，特別迫切，而消耗茶的數量，也特別的多，所以邊茶勢力，可以深入邊疆內地，以雅安灌縣爲川茶對邊疆貿易的中心市場。全川產茶總額，占全國百分之四、九，近年來因爲康、藏的政治糾紛，層見疊出，殊欠平靖，致交通要道，屢遭阻梗，巨商大賈，每多駐足不敢前進，而況交通工具，迄今依然未改舊觀跋涉在這橫斷山脈的千嶺萬壑之間，飽歷顛沛風霜之苦，要是再加了人事間的影響，格外引起商人疑懼恐怖的心理，結果印度茶便乘虛而入，侵佔康藏市場，並且有逐漸倒灌的趨勢，邊茶幾乎處於末路途窮，銷聲匿跡的狀態，這是對於川民生計，尤其在川西一帶，是蒙着很大的不利。如果今後能注意康藏間政治交通諸問題的解決，邊茶纔有復興的希望。蠶桑事業，歷史也很悠久，所產絲綢，行銷及於鄰近幾省，

所謂「巴綬蜀錦」，遐邇馳名，尤以成都平原所產獨多，因為該地河港紛歧，水流澄清，漂染洗滌，光彩炫耀，這是補助農民生計很有力的一種。生絲出口往年為貿易大宗，現在不免衰落了。油菓子可以榨油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調味品，鄉間也當作燃料，也以成都平原所產的特別豐富，全省總產量占全國總額百分之十九、三，這是很值得重視的農家副產品。還有一件很重要的產品，便是菸草，各種菸類的產量，占全國總額百分之二十六、四；菸產量雖多，然而同時紙煙的進口，亦有繼長增高之勢，四川原是入超的省份，而重慶却是入超的港口，據二十四年重慶進口的統計，紙煙一項達六百餘萬元，占進口總數百分之五，較二十二年的紙煙進口，增加一倍以上，對於紙菸原料，設法試植，利用當地的原料，大量生產，四川能產各種的菸葉，能產雪茄，試種以後，將來一定可以得圓滿的成效。從以上這許多農藝生產品上看來，四川能產熱帶性副熱帶性溫帶性的產物，能有長江流域的產物，而也有珠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物產，這實在是非常奇怪。通常總是以江浙為中國的繁榮區域，而太湖流域，更是中國的財富中心，不錯！這是沖積沃壤的農耕地帶，但是江浙所有的，四川都有，而四川所有的，江浙未見得都有，站在農業的立場上講，四川之與江、浙，實在有過之無不及。

四川的地下富源，也是國內所詭稱的。最重要的是鹽，中國的鹽，要以沿海一帶所產的海鹽為最重要，如兩淮鹽，長蘆鹽，都擁有極大的銷岸，在內地如山西解池，寧夏定遠營和青海等地的池鹽，雲南則產岩鹽，而居於內地產鹽首席地位的，要推四川省的井鹽；年產量為七百萬担，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十五，主要的產區，則為富順縣的自流井，榮縣的貢井，榮山縣的樂井，以及犍為等地，合富，榮，犍，樂四場所產的鹽，達全省百分之八十六，而尤以富順為最重要，所以有「鹽富順」或「鹹富順」之稱，合計全省鹽場總數凡二十四，劃為川南川北二大區域，川南產量，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川北產量，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直接靠鹽業生活的有數十萬人，間接靠鹽業生活的達數百萬人，可見其重要，在歷史上雖濫觴於秦，而自唐宋以迄於今，始終成為四川最重要的工業，政府對於川鹽的課稅，年達二三千萬元，是一筆大宗的收入。川鹽銷區，除自給而外，尚運銷

到貴州，湖南，湖北，陝西，甘肅，西康，青海一帶，這對於抗戰時期的民食，大有意義，因為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目前沿海一帶，被敵寇封鎖，華北的長蘆鹽，復被敵騎佔，內地各省，原來要受海鹽供給的，此刻都有淡食的恐慌，四川僻處內地，安然無事，應當負起更大的使命，接應各方的需求，曾記得太平之役，湘鄂一帶，因兩淮鹽無法運到，全賴四川協助，所以當時有「齊楚鹽」的名詞，現在戰區之廣，遠過於太平之役，而仰望於川鹽的地方，遠勝於湘鄂之區，川鹽的責任，已倍重於昔日。鹽場效用，不僅在調味上是必需品，而對於國防工業化學工業，關係尤鉅，各國對於鹽的用途，祇三分之一作為調味用，而三分之二則用之於化學工業，像日本鹽是不夠的，所以要買旅大鹽，青島鹽，而去年尤有大批的蘆鹽輸日，以一角二分一担，二元七角一噸的特殊價格，廉售於日本，而日本製成曹達後，復售諸中國，每担價格即升至四千元，在這一轉瞬之間，我們已蒙了很大的損失。所可惜的，川鹽沒有應用到工業方面，以致生產過剩，而有限制生產的現象。所以今後應當儘量開採，幫助化學工業，鹽的公式是氯化鈉，（NaCl）鈉的部份，可用以製造純鹼，燒鹼，泡花鹼，及其他鹼鹽，氯的部份，可以製造綠氣，鹽酸，漂白粉，和其他綠化物，凡舊有的化學工業和近代的電化工業，都須用到鹽，因為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料，而恰又成為基本工業的主要原料，所以各國對鹽產量，都非常重視，在這抗戰期間的中國，亟須設法利用，在前方，在後方，均有迫切的需要，川鹽的使命，應當從調味方面而進一步到工業方面去。自流井和貢井，不僅以產食鹽著稱於世，而同時還有天然煤氣（Natural gas）和石油，雜其間，引起中外學者的注意。天然煤氣，能增加產量，那末各種工業，都可以藉此開發，對於國家經濟和國防資源，發生莫大的關係，其重要性實不亞於石油，而輕便和清潔，則尤遠過之。所以天然煤氣產生的地方，很容易成為化學工業的中心區域，而同時這種氣體，利用壓力的控制，還可以輸送到數百里以外之地，如用來發電，更可成為主要的動力，現在抗戰期間，對國際上應當有很大的供獻，而事實上僅利用富榮的火井，煎熬當地的食鹽，未能充分應用，實在是非常可惜，而且，棄之不用，他日因岩層縫裂的

閉塞，或潛水的移動，都有使煤氣消失涸竭的可能，所以要利用天富，更須利用時機。至於石油，也以自流井和貢井所產者較著，雖然油量很少，（除富榮外，岷江之捷爲樂山，涪江的綿陽射洪安岳，嘉陵江的南充巴縣等地，俱於鹽水之外，稍有石油，地質情形，都相類似。）但是自東北淪陷後，主要產區，已入敵手，其他產油區域，已寥寥無足稱道，陝西產量太少，新疆西康，尙待查勘。在全國可望產石油的省份，四川實居首位，目前所需石油，多半是舶來品，而抗戰中的機械化部隊，都須用石油，在歐戰時，石油已顯出絕大的威力，簡直以它爲博勝負的因子，所以法福煦將軍，嘗有「石油一滴，其濃如血」的話，足徵其重要，我們應盡量開其蘊藏，也可以減少我們的漏卮。一般人對四川石油，有兩種見解，一種是悲觀的，謂儲藏過少，不尙開採。一種是樂觀的，謂淺層石油底下是有石油的，其實從油田地質學的原則上講來，四川盆地中的白堊紀層內，到處多東北走向的背斜層，且多成覆釜狀的構造，這種地層，常爲巨量石油聚積之所，在自流井和貢井一帶，石油應在煤氣層之下，離地面當在三四千尺左右。總之我們在石油貧乏的境遇中，不要過分悲觀，現在既有石油發現，開採得法，未必無望，倘再從事深鑽，說不定還有大量可以發現的。煤和鐵，是現代文明的基礎，一切工業的源泉，可惜中國煤鐵的分佈，很不平均，絕對多數在黃河以北，山西煤的儲量，是占全國半數以上，煤的產量，要以遼甯的撫順爲第一，這是日本經營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中重要的企業，其次便是河北中英合辦的開灤煤礦，除此而外，沒有十分重要的產煤區域，可是目前主要的產煤地帶：強半已被敵寇佔領，這是非常不幸，而感受到相當的威脅，此後亡羊補牢之計，對於四川煤田，應大加注意，因爲四川在中國方面，是比較最有希望的產煤省份，普遍分佈，幾成每縣有煤的現象，現在四川每年的產煤量約一百萬噸，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四，在這抗戰嚴重局面之下，亟須設法大量生產。侏羅紀的含煤地層，雖各處都有，惟煤層太薄，似無大規模開採的價值，二疊紀煤地層，則以川東及東南爲最多，而東部二疊紀的煤田，尤有大發展的希望，所以我們對於川東一帶的煤田，更應積極採用；現在已有一部份，輸出至武漢應用。鐵在中國，本來就很貧乏，遼

專鐵儲量，巴占有全國三分之二，其次則河北和察哈爾，亦復不少，現在全國最大的煉鐵廠，是南滿鐵路上的鞍山製鐵所，也是被敵寇攫奪以去，長江方面，鐵的儲量，四川實居首位，但就產量而論，年僅六萬噸，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十五，煅冶方法，除重慶設有小型鋼鐵廠外，餘尚沿舊法，其分佈於綦江，江北的占三分之一強，彭水，江陵的占三分之一弱，其餘則在雅安甯南一帶。我們要提倡工業，要國防獨立，決計不是靠輸入鋼鐵，可以維持，非自力更生，自求解決不可，尤其在戰爭期間，需要更切，我們自東北淪陷，華北被佔，雖煤鐵生產，已受了嚴重的打擊，鋼鐵工業，已受到非常的遭遇，但是以四川的煤煉四川的鐵，未嘗不可以創造一個新的鋼鐵中心，尤其煤鐵的距離很近，綦江產煤，同時也產鐵，綦江南川的鐵，年產七千五百噸，占四川總產額百分之十二·五，威遠情形，和綦江類似，曾經一度冶鐵煉鋼，惜漸即停歇，這種地理環境上的優點，使煤鐵得以互相為用，促成鋼鐵事業發展的先決條件，而況綦江和威遠，已成為四川最重要的鋼鐵產區，規模粗具，祇須改用新法，發揚光大，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他的地下富源，則以銅為重要，彭縣銅鑛和會理爐廠通安銅鑛，其藏量合計達六百三十萬噸。○銅荒在中國已成為普遍的現象，雲南以產銅著稱的省份，現在也輸入外銅，所以四川的銅，很值得寶貴，這在國防上的效用很大，可以供獻到國防前線去。○現在日本在國內拚命搜集廢銅爛鐵，而我們對此諾大富源何忍委棄於地！

高山流水，自昔為文人詠觴之地，所謂徜徉乎山水之間，別有一番詩情畫意。○可是到現在，不僅在風景上有點綴，進而到動力上的應用，利用河流坡度所造成的清流激湍，利用高山深谷所構成的懸崖瀑布，推動機器，可以發電，它的效用，相當於黑煤，所以別稱之為「白煤」「青煤」世界各國都很重視，因為煤的銷耗，總有漸趨涸竭的一天，而水力則「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奔騰着。○各國都已逐漸開闢採用，而中國尚沒有十分注意，四川是全國水力最豐富的省份，因為水力的分佈，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雨量很多，二是傾斜很陡，四川是都很適合的，岷江水力，最引人注目，其支流大渡河和青衣江，也有大量應用的

希望，這離開四川的中心都市如成都自流井，都很接近，這是它的優點。至於盆地邊緣，雖也有水力，但離開重要都市較遠，在效率上未免要減小。我們以後對這美麗的江山，別專在欣賞上着想，還要更深刻地認識它效用的所在：

四川山貨，目前是最重要的輸出品，占全省輸出總額半數以上，山貨所含項目很多，尤以桐油豬鬃藥材羊皮為主，近幾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口貨以桐油為第一大宗，而國內產桐油的省份，以四川為最多，占全國總產額三分之一，其產區的廣闊，除成都平原以外，其他各區幾至無縣不產，產量最豐的，要推沿河山區一帶，由巫山沿長江上溯，至屏山，由江陵沿烏江以達酉陽秀山，由重慶沿嘉陵江以抵廣元，所經各縣，桐樹是非常茂密，而尤以長江沿岸的奉節，萬縣，忠縣，開縣等為最盛。所以最主要的貿易港，便在萬縣，其次即為重慶，輸出數量，年有增加，在民國十年以前，輸出數量，各埠均甚低微，自民國十一年以後進展極速，至民國二十五年，萬縣輸出達三一五、二七三担，價值達一千七百餘萬元，重慶輸出達二六〇、七五九担，價值達一千四百餘萬元，兩共合計三千一百餘萬元，四川年來對外貿易很呈凋疲零落的現象，祇桐油一項，欣欣向榮，這種地位的增高，一方由於國際對於桐油用途，有新的發現，而一方由於四川產桐區域的廣大。四川桐油既然有這樣好的際遇，應當極力維護它，再使其發育滋長，所以對於品種的改良，製油工業的改造，貿易方法的改進，都須切實注意，因為年來各國植桐風氣，盛極一時，尤以美國是中國桐油最大的主顧，每年吸收量，恒占中國桐油出口總額百分之七十左右，它們極力試種，已漸入佳境，各國亦相繼植桐，這未嘗不是川桐的隱憂，目前中國桐油生產數量，雖占有世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海外市場達二十六國之多，然而要保持這光榮的紀錄，決計不是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所能奏效的；所以我們對四川桐油應特別注意其國際市場上的動態，而隨時加以修正改善，因為這是四川最重要的出口貨，直接間接都能影響於民生的榮枯，近來抗戰發生後，外銷阻滯，頗蒙不利，現因貿易局的策劃正擬設法改道出口。其他各省如湖南廣西浙江等，雖亦產桐油，但如以產量和四川相比，相差尚遠，我們希望四川桐油，始終成為構成中國出口貨首席的骨幹。

豬鬃是四川的特產，產量之多，躍居世界第一位，農家每喜養豬數頭，所以分佈極廣，豬鬃分黑白二種，據去年重慶豬鬃出口統計，價值在四百萬元左右，是農家每年的副產收入。中國的藥材，以四川為最豐富，尤以四川西部，質量俱勝，而種類複雜，有數百種之多，比較著名的如黃連貝母五倍子等，藥材市場，近年來歐美醫藥界，對於中藥，漸加注意，頗饒研究興味，因為有許多病症，施以中藥頗多顯效，所以藥材在將來很有大量推廣到國際市場上去的希望。四川所產羊皮頗富，去年在重慶輸出的約有二百萬元之譜，其他牛皮也年有四五十萬元左右的出口，其中黃牛皮和水牛皮各占半數，但是四川一方面有牛羊皮輸出，而在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熟皮輸入，所應當設法利用當地的原料，自行製造以供應抗戰期間的大量軍裝需要。川馬雖不若蒙古馬的雄偉肥碩，然而在國內也負盛名，尤其能耐勞行遠，更能適應崎嶇凹凸的地形，和雲南的麗江馬都是在中國西南部著稱的產馬場所，應當加以訓練，那末馳騁疆場，也可增加我們禦侮殺敵的重要工具。

四川森林，雖不是中國主要的林區，然而蓄積之富，在長江流域各省中，要推第一，如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涪江諸流域，都有大面積的原始森林，高木參天，樹蔭蔽日，均是茂材大料，可以利用，例如成渝鐵路上的枕木，便預備取給於本地的，最近四年間，全國平均每年輸入木材，價格已達三千四百萬元以上，所以今後對於林區開闢，林區整理，和造林運動，應極端重視，川省當局，現一面調查林區面積，制定法規，籌備伐木，劃設四大林區：即（一）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設局於茂縣。（二）金沙江流域岷江下游和大渡河青衣江等支流，設局於嘉定。（三）嘉陵江流域和涪江流域，設局於南充。（四）長江流域，設局於萬縣，同時在另一方面，正積極造林，廣設苗圃，現已設有苗圃的有一二八縣，已設林場的有一二九縣，各占全省總面積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照這樣的繼續推廣，估計全省可以植林的面積，有三千萬畝，那數十年後，便蔚然可觀，使四川的原始林人造林，更迭相用，真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這確是件可喜的事實，在岷江一帶的森林，更可利用灌縣水力，創建新聞紙廠，這也是很重要而很有利益的

企業，至於點綴風景，調節水量，增進健康，乃屬餘事。

我們對於四川「物博」的程度，已經概括具體的敘述過，不論農牧林礦，衣食住飲，無一不備，提到產量又大半是處於出類拔萃的地位，而其用途之廣，不僅單是人生日常生活上所需要，而也能擴大到工業國防方面去，在抗戰期間的今日，四川在全國經濟地位上的重要，實為中國其他各省所不及，所以自古就尊之為「天府」，這是有優越的地理背景所造成的，不過我們要地盡其利，物盡其用，那末四川纔能成為抗戰基礎，而作為國防基礎，擔任民族根據地的重任。

(六) 蜀道

四川交通，受地形限制，非常困難，四週則崇山峻嶺，造成盆地的構造，而作為天然的屏蔽，內地則岩壑縈迴，淺邱起伏，道途阻梗，往返不便，故自古即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諺語，交通的阻滯，發生兩種壞的影響：第一使四川不能及早開發，民智低落，貨棄於地。任何區域的開發，總是隨着交通線而轉移，所以總理有「交通為開發實業之母」的訓示，就是這個意思，至於文化上的推進，更非有便捷的交通線不可，古往今來的文化中心，一定同時為交通中心，這是歷歷不爽的。第二使四川不能及早統一，分崩離析，割據逞雄，因此擾攘不已，變亂相循，向來就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句，可見其害民之深。民國肇建，軍閥跋扈，形成防區制度，各霸一方，致政令無法施行，建設無法推進，畸異零亂，毫無通盤籌算的辦法，惟其四川是「地大物博」，於是互相爭奪，擇肥而噬，在安川戰役以前，四川已有大小四百餘次的戰禍，這真是駭人聽聞，人民遭受荼毒，無法估計，生產事業，既然停頓，而軍閥的株求無厭，却絲毫無悲天憫人之感，據說田賦竟有預徵到民國七八十年之多，「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使「天府」一變而為「地獄」；象以齒而焚身，物富而窮，完全由於人事之不減。這些現象的產生，不得不歸咎於交通的阻塞，因為各個地形上的自然區域，都可以單獨的成為一個單位，如果沒有交通線把它連繫起來，是很容易閉關自守而獨樹一幟的，現在中央對四川的政治經濟，非常重視，大加刷新，人事方面，也漸漸改善，要儘量利用優厚的天賦，決不能因

天賦而障礙四川的發展，尤其在抗戰中之四川，是接濟前方，建設後方最重要的根據地，我們要自力更生，要掃盪過去因交通間隔而產生的兩種惡的結果，所以積極的從事於建設，年來四川交通上的規則和設施，着實突飛猛進，尤以公路的進步，更值得國人慶慰不止，現四川各主要都市，公路線均已通過，而全省公路網的漸次完成，使四川的交通面目大改舊觀，步入新的階段，今後仍在繼續不斷的努力中，所謂「蜀道難」，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了。現在全省主要的幹道有六：（一）川陝路，由成都經廣漢，德陽，羅江，綿陽，梓潼，劍閣，廣元，至七盤關入陝境，然後經由寧羌，沔縣，褒城，留壩，鳳縣，而達寶雞，由寶雞東行，循隴海路可通西安，開封，而抵連雲港；西行可通蘭州，直連新疆而達蘇聯國境，此路由成都至寶雞，全程長八百二十公里，大致沿着古代秦蜀棧道的谷地而建築的，計在四川境內，有四百十三公里，路基路面，均已完成，全綫於二十六年五月通車，班車行程，如由成都出發，第一日宿梓潼，第二日宿廣元，第三日上午入陝境，約四日半可達寶雞，這是四川溝通黃河流域各省的幹道，尤其和陝甘新的西北國際交通線，能夠有密切的聯絡，在抗戰期間，是後方西北和西南交通的樞紐。（二）川黔路，由成都經簡陽，資陽，資中，內江，隆昌，榮昌，永川，璧山，重慶，綦江，至松坎入黔境，再經桐梓，遵義，息烽，而達貴陽，然後再和橫貫東西的京漢公路相啣接，東通長沙，南昌，以至首都，西連昆明，再由昆明南行，和法營的滇越鐵路相接，而通法屬印度支那的海防西貢，由昆明西行，則沿着建築中的滇緬公路而到雲南邊境和英領緬甸的八莫臘戍相通，由貴陽南行，則通桂林，和粵桂的交通綫，呵成一氣，再可經廣西邊境的龍州而和法屬印度支那的諒山相接，由成都到貴陽，全程計長九百八十公里，其在川境者，有六百二十公里。此路北段，由成都至重慶，計長四百五十公里，亦稱成渝路，是四川境內的交通幹線，接連四川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要道，班車兩日可達，宿於內江，自重慶至貴陽，需時三日，黔境地形起伏，然而路基反較川境為優，這是四川通南部幾省和西南國際交通線的衝衢，對於抗戰軍需上的供應，和四川對外貿易上的運輸，正發揮着很大的效用。（三）川湘路，自川南的綦江，經南川

，彭水，黔江，酉陽，秀山，至茶洞，入湘境，再由沅陵，常德，而至長沙，其在川省境內者，計長六百九十三公里，如由成都至長沙計之，全程為一千八百三十五公里，班車七日可達，川湘路原已於二十六年五月完成通車，嗣因若干艱險工程尚待整理，尤其在酉陽秀山一段，工程更見困難，目前僅有分段班車可達，本路由黔江分支北出，可通湖北的恩施巴東等縣，如果再能接通宜昌，那可以直達武漢，這是四川和長江中部各省交通的捷徑，對於四川東南部份的繁富奧僻區域，亦可因此而得以開闢。

（四）川鄂路，以成渝路上的簡陽為起點，經樂至，遂寧，蓬溪，南充，岳池，廣安，渠縣，大竹，梁山，而達萬縣，至謀道溪入鄂境，擬由利川接通恩施，川境共長七百五十公里，其中簡陽至渠縣一段，長四百二十二公里，路基雖是已經完成，工程尚待整理，由渠縣至萬縣一段，長二百二十一公里，已完通車，此路為四川東北重要幹綫，萬縣又為沿江重要商港，將來全綫通車後，由滬漢赴蓉的，如果取道此路，（由成都至萬縣，計程七百十公里。）比較繞道重慶的，要節省三日。由萬縣到利川一段，工程艱險異常，進行不易，現擬放棄此道，四川和湖北的公路聯絡，將改由川湘路上的黔江，接通湖北的恩施，巴東，宜昌，而達武漢。

（五）川康路，由成都出發，經雙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天全，以達西康之康定，此路全長三百九十四公里，成都雅安間，計一百四十九公里，業已完通車，雅安以西，高山深谷，綿延不斷，地勢每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盤旋起伏，對於交通建設，十分困難，不過我們要建設康藏，開發邊塞，鞏固疆圉，必先注意邊疆交通的建立，尤須重視和內地密切溝通的川康路。現在四川西部的寧雅兩屬，劃歸西康建省會辦理，以充實西康建省的力量，在這抗戰期間，一切重心移向內地，國人對於西南之建設，抱有絕大的希望，最近西康建省會方面，也正吸收着全國各項的專門人才，對西康作一次精密的科學考察，川康路如果能够早日完成，那末有助於西康各項事業上的進步，當在意中，因為交通是一切進步的源泉，我們對於任何一區域，要是希望積極的開發，努力的經營，而不注意於交通建設的話，那等於捨本逐末，緣木求魚，毫不濟事的。

（六）川滇路，四川和雲南，壤土相接，但是至今還沒有直達的公

路，可以溝通，川滇公路的路綫勘測，原定有東中西三路：（甲）川滇東路，由成渝路上的隆昌南下，經瀘縣叙永以達川黔邊區的赤水河，然後再經黔省的畢節威寧，滇省的宣威，霑益，以與滇黔路相接而通昆明。川境路長二百七十九公里，其隆昌至瀘縣一段，業已完成，瀘縣以下以及黔境各段，現均在趕修中。（乙）川滇中路，由成都經新津，彭山，眉山，夾江，而至樂山一段，計程二百公里，現稱成嘉路，（樂山原名嘉定。）業已完成通車。由樂山經犍爲至宜賓一段，計長一百三十公里，現在興築中，由宜賓以下入滇之路，現在測勘中。（丙）川滇西路，或由雅安出發，或由峨嵋出發，（峨嵋夾江間，公路已通。）均經西昌會理以通雲南，此路通過四川西南部的峽谷區域，工程雖然艱鉅，但對於邊區開發，關係很大，現此路也在測勘中。川滇間直接交通路綫的完成，不但可以縮短川滇交通的距離，避免繞道貴州的繁瑣，並且在抗戰的今日，四川已顯然的成爲供應各戰場最重要的根據地，四川和西南國際交通綫的聯絡，常求其迅速和便利，而海岸綫被敵艦封鎖，海上交通，已無形中輟，對外貿易，不得不假道陸運，川滇路更可爲川貨輸出的捷徑，換取外匯，加增抗戰力量。上述六綫，是四川對外交通的主要幹道，除此以外，在計劃中的省際幹路，尙有川甘路和川青路，川甘路，由川北的昭化，接通甘肅的碧口，川青路由綿陽經四川西北的松潘草地入青海，（由綿陽至江油五十五公里已通車。）這兩條計劃中的公路，都是接通西北諸省的大道，也和西北的國際交通綫都能啣接，與前述的川陝路，實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目前川陝路已距戰區不遠，我們應當趕緊完成川甘路和川青路來補助川陝路的不足，同時再可作爲川陝路萬一意外的預備綫。其他在四川省內的公路幹支綫，已經完成的，有一千七百公里，其路基和路面的已完成的，計有三百五十公里，就中比較重要的，如井內路，（由自流井至內江）成灌路，（由成都至灌縣）以及正在趕修中的璧遂路（璧山至遂寧等），次要各路，茲不贅述，近來四川經濟建設的進步，政治力量的統一，尤須歸功於公路的開闢。自然環境固然可以控制人類活動，但是人類活動，有時候也可以改變環境，「蜀道」的今昔，便是很顯然的對比。

公路建設，比較的輕而易舉，事半功倍，在交通不發達的環境裏，確是最適當而最需要的。不過運輸數量，總是受到限制，就是說，不能大量運輸，因此對於重要的交通線，準備加建鐵道，年來審慮周詳，計劃粗備，如果沒有全面抗戰發生，那四川交通上的推展，循序漸進，方興未艾。計劃中的鐵道線，大致和公路並行，主要的有三線：（一）成渝鐵路，溝通川西川東的幹道，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成立工程局，全線劃分七總段，而以重慶為水陸聯運之所，預計二年半完成，全線通車，於民國二十六年四月間，開工修築，原定一年半由重慶修至內江，先行營業，沿綫由重慶經江津永川內江資陽而達成都，大致與成渝公路相重複，且交易很多，相互妨礙，因有將公路路綫，改用碧山遂寧簡陽一段的計劃，抗戰發生後，鐵道的建築工程，很受影響，或謂將建築成渝鐵路的材料，移為他用，或謂先完成成渝鐵路的東段，（由重慶到內江）因為路基橋梁涵洞等工程，大致就緒，敷軌工程，易於着手，總之成渝鐵路就事實上的需要，完成之期，僅屬時間問題罷了。成渝鐵路是川黔鐵路的北段，川黔鐵路以成都為起點，貴陽為終點，再連接計劃的湘黔鐵路滇黔鐵路，而與將來長江南岸的橫貫大鐵道相溝通。（二）川滇鐵道，現正分頭勘測路綫，將由叙府南下，而抵昆明，全綫長約六百五十餘公里，建築經費約需九千萬元之譜，在交通上經濟上以至國防上，需用正急，在這非常時期，應以軍事為中心，和軍事機關通力合作，纔能求其速效的。（三）寶成鐵路，即擬循川陝公路而建築，所取路綫，原定由寶雞經天水入川，嗣後奉鐵道部令，改變路綫，由寶雞經鳳縣留壩甯光入川，先已航空測量，現再大地測量，正積極籌建中，以上三路，是正在進行的鐵道線，行見不久的將來，輪軌輻輳，氣象一新，像現在以四川之大，祇有北川鐵路短短三十里的輕軌狹軌小鐵道，作為點綴，真令人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自一九七年英人立德氏在宜昌重慶間的水道試航成功後，川江航路，乃漸開闢，到民國二十五年，行駛川江中的航輪，總噸位已越二萬噸，最大的川江航輪，亦達一千二百噸之巨，水漲期間，汽輪可由重慶上溯至宜賓，再入岷江而至嘉定，其他嘉陵江渠江沱江黔江等，也都有航運之利，不過汽船航程的長短，常

視乎江水的漲落而定，航路的開闢，這對於四川的開發，是有很大的貢獻。最近航空線的聯絡，往來如梭，如漢口重慶綫，重慶成都綫，成都西安綫，成都昆明綫，以及去歲新開的重慶香港綫，和最近飛航的重慶嘉定綫，交通工具的轉變，日新月異，使天涯化咫尺，朝發夕至，構成極密切的關係。「蜀道」已經隨着大時代而進步了，「蜀道」更成爲促進四川建設和四川進步最主要的原動力。

(七)尾語

「抗戰建國」這是舉國周知的二句口號，我們要求民族生存，必須堅決的抗戰，我們要求長期抗戰，消耗敵人的力量，求得最後勝利，我們要支持長期抗戰，必須要培養堅強的力量，而培養力量最扼要的辦法，應當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同時締造新事業，建設新國家，就是說，抗戰建國，應並行不懈，那末抗戰勝利之時，亦即建國完成之日。四川是國防後方的重鎮，是支持各戰場最適當的根據地，它具備了優厚的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它擔當了復興民族的重任，前述各節，已充分說明了四川環境的優越，和地位的重要。舉國正注意着四川一切事業的進步，四川當局，正埋頭苦幹，完成狂風怒濤中的中流砥柱的使命。去歲抗戰軍興，四川故主席曾呈「四川後方國防基本建設大綱」，請委員長審核，鈞玄提要，發人深思，現在錄其綱領如次，作爲本文結束：（一）盡量開發五大資源。（甲）動力資源——煤，石油，水力；（乙）金屬資源——鐵，銅，錫，金，鉛，鋅；（丙）化學資源——硫，硝，鹽；（丁）糧食資源——米，麥，雜糧；（戊）服裝資源——棉花，羊毛，皮革。（二）創立或擴充八大工業。（甲）鋼鐵部門，（乙）鍊銅部門，（丙）兵工部門，（丁）機器部門，（戊）基本化學部門，（己）水泥部門，（庚）紡織部門，（辛）伐木部門，——附造紙部，（三）次第修築三大鐵道，（甲）修築成昆鐵路，（乙）修築成寶鐵路，（丙）完成成渝鐵路，（四）爲實現資源，工業，鐵道三大建設，應使四川金融活動，並籌集鉅額資金。（五）爲推動本計劃之進行，應即設立「四川後方國防基本建設統籌委員會」。上述各節，可謂洞見癥結，急不待緩的大事業，成敗利鈍，有賴乎全民的努力，劍及履及，豈可濡滯，可惜劉故主席，雖胸懷高見，而未能樂觀

其成，未甞是一件憾事。最後在這裏介紹幾種研究四川的定期刊物：（一）四川經濟月刊——四川省銀行出版。（二）四川月報——重慶中國銀行出版。（三）建設週訊——四川建設廳出版。這三種刊物以外，還有本年建設廳出版的「四川省建設統計提要」。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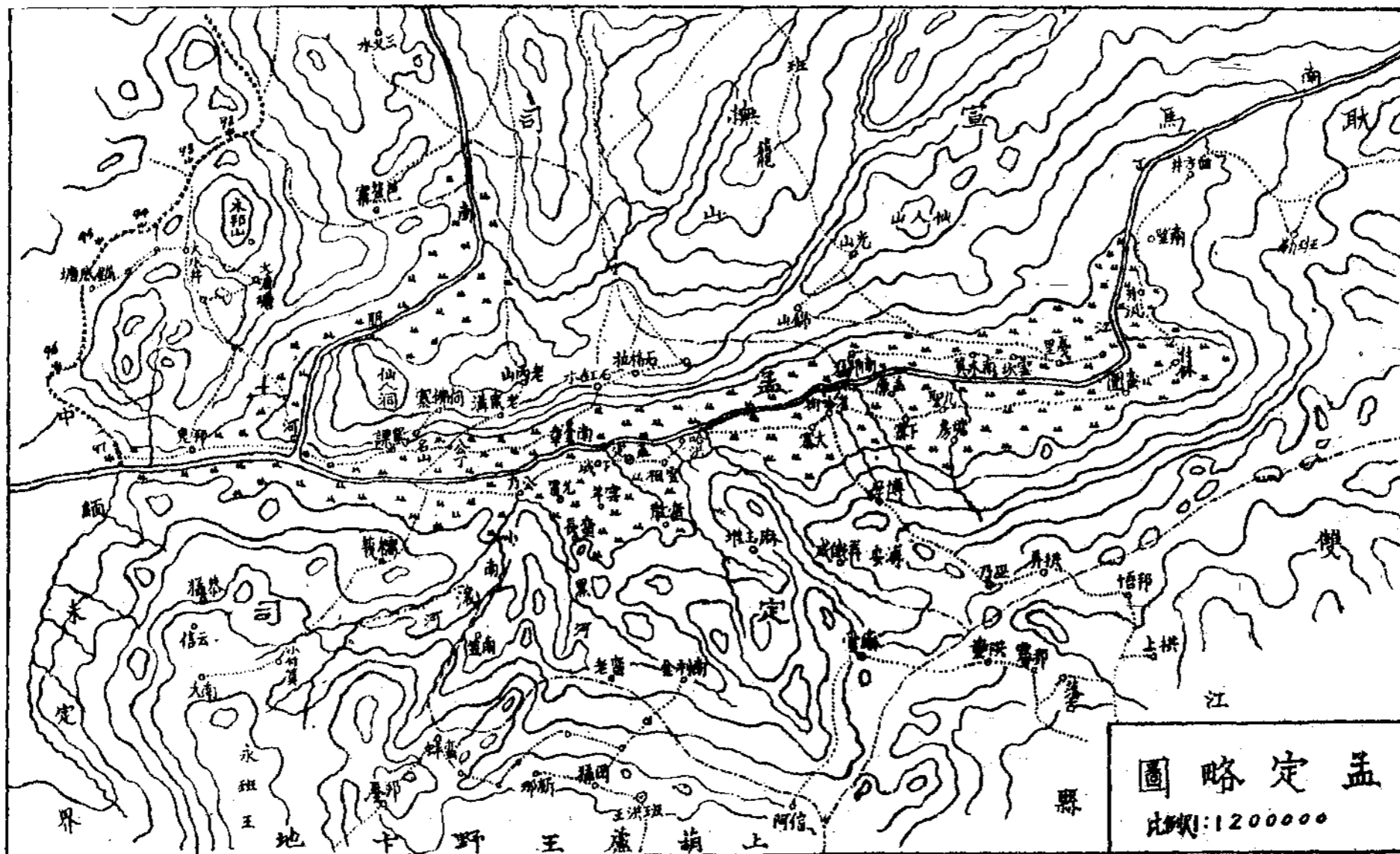
孟定—滇邊一個瘴區的地理研究

凌 純 聲

(一)引言

雲南地形的區分，如以紅河爲界，可簡單的分爲東北與西南區。紅河發源於趙州（今鳳儀縣）西南界山之陽，貫穿滇腹，至河口而入安南。在本省境內，其流向多爲西北而東南，適成爲二區的自然界線。此東北與西南二區，在地文與人文上均有顯著的不原。東北一區的平均拔海在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山地之上，多湖泊與小平原，且此等小平原，多爲古代湖泊乾涸而成，故此區又可名之曰湖泊區。本區的特質，小平原土地肥沃，氣候終年溫和，祇有春秋而無冬夏，爲中國氣候最佳之地。平原之上有許多的城市，漢人多聚居其間，人口亦較稠密，爲雲南精華所在。西南區多高山深谷，地勢驟高陡降，高山拔海至數千公尺，而在河谷低地，則僅數百公尺，故此區又可稱爲狹谷區。在本區之中，多五百公尺以下的低窪平原，土地雖亦肥沃，然氣候惡劣，濕熱異常；以致瘴癘流行，居民稀少。擺夷民族散佈其間，漢人與雲南的其他民族，皆不敢移居其地。爲雲南尙未開發之區。

自全面抗戰以來，沿海諸省相繼淪陷，東南幾省的人力財力流入西南內地，一般有心人士，多注意於邊疆的開發，雲南遂成爲後方重地。且其資源富饒，在西南滇省之中，僅亞於四川。是以近日開發雲南的呼聲，甚囂塵上。然欲言開發雲南，如上述的兩區之中，當以西南的狹谷區最有希望。此區至今之所以未得充分開發，並非土地貧瘠，物產不饒，其唯一的障礙，實爲瘴癘。住在湖泊區的漢



人，多視此區爲畏途，裹足不前。雲南有句諺語云：「窮走夷方急走廠」此所謂夷方，即指面南狹谷區，擺夷所居之地而言。廠爲上緬甸的老銀廠玉石廠等更遠的夷方。這句諺語的意思是說：「人非至窮到無飯吃，急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不願冒險到夷方瘴鄉去的。」且邊地人士形說煙瘴，千彙萬狀。瘴有瘴母，出則爲禍更烈。且有螞蟻瘴，螃蟹瘴，蝦蟆瘴之名。其名甚多，不能悉記。此等舊說，對於當前開發邊區，移民墾殖等建設事業，影響甚大。作者爰草斯篇，由地理學的觀點，說明瘴氣的成因及開發瘴地可以消滅瘴癘之理。以供熱心開發邊地者有所考鏡，俾知瘴之不足恐。以堅其遠行之心。

(二) 瘴癘與人地的關係

瘴癘，醫學上謂之惡性瘧疾。瘧疾導源於人類或獸類血中的瘧菌，傳布瘧菌者爲瘧蚊。瘧蚊的滋生與溫度最有關係。在攝氏十四度以下，瘧蚊絕無發生之可能。惟自十六度以上，乃能蕃育，二十四度後最盛；然至三十度後，又復衰滅。故瘴區在地理上的位置甚爲重要。世界有名之瘴地在英屬印度，印度支那，南洋羣島，剛果河流域，幾內亞海，非洲東部，馬達加斯加島，中美及亞馬孫河諸區，甚爲顯著。因在此等區域中，在一年中最冷月溫度在攝氏表十六度南北二等溫綫內，瘧蚊終年得以生長。其次，雨量影響於瘧蚊之發育亦甚鉅。因瘧蚊多生於沼澤低窪地，雨量豐沛區域，地面積水之處必多。如在夏季洪雨之後，繼之以高溫，瘧蚊的蕃殖更速。故夏季雨量特多之年，瘧禍尤烈，復次，地形對於瘴癘亦有關係。在廣闊的平原上，溫度雨量雖多宜於蚊蟲的滋生，然因雨水易於宣洩，無積水可爲瘧蚊淵藪。又因空氣流通，時起強風，瘧蚊即不易生育。如在狹谷低窪之地，積潦不易排洩，空氣濕鬱，最適於瘧蚊的繁殖。復次，一地之成爲瘴區亦與土壤有關。黏土上層易生瘴癘，如在火山熔岩之上則否。又沖積平原，常多瘴禍。此外植物對於瘴癘亦頗有影響，林下濕地多爲瘧蚊棲息之所，又在熱帶或亞熱帶之區，林茂葉密，葉間積水，常利於瘧蚊的滋生。

瘴區的地理成因既如上述。如人工能改造地理環境，即可消滅瘴癘而變瘴癘之地爲繁盛區域。但在開發瘴區之初，如計劃未能周詳，或反能引起更厲的瘴癘

○又瘴癘已經絕跡之區，或因防瘴工作之疏懈，或因天災人禍之流行，瘴癘又能重新發生。於此可見瘴癘與人地之息息相關。惟人工對於一地之氣溫與雨量，殊無改造之能力。人力所能做的工作，如改良排水系統，乾涸沼澤，砍伐林木，開墾荒蕪之地，變成田園，均可使瘴蚊無滋生的淵藪。但有時野外之沼澤雖盡涸竭，而瘴蚊常能轉移屋舍溝渠之中，以藏其蕃息的種類。故開發瘴區，須有整個的清潔運動，郊野與村落同時並進，方能得根本解決。又牲畜常能傳播瘴癘，因畜羣日間放牧於低窪沼澤之區，晚則滿載瘴蚊而歸農村，如人畜同居則瘴禍傳播甚速。故在瘴區之中，尤須擴充村舍，使人居上與畜欄，各不相屬，亦可避免瘴禍。以上所述，多為消滅瘴癘的根本要圖，再加以近代之醫藥設備，或事前預防，常服金雞納霜。瘴病如一旦發生，立即療治，不使其蔓延傳染。行之既久，瘴癘自能消滅。然又須注意瘴癘雖已絕跡之地，而瘴區之地理環境仍舊存在，預防工作不可稍懈。否則，瘴禍立即復現。故瘴區之防瘴，猶如黃河堤防，稍一不慎，即有潰決氾濫之虞。我們明瞭了瘴癘與人地的關係，即可知雲南今日的瘴區，雖有其特殊的地理環境，然人事之未盡，乃為其主要原因。茲舉孟定為一實例，藉以說明滇邊烟瘴的大概情形。

（三）孟定的地形

孟定在南汀河的下游。南汀河流域為雲南較低狹谷之一，迤西煙瘴最厲之區。○孟定在本流域之中，地勢最低，故煙瘴尤烈。發源於緬甸南三十二公里，北流緬甸壩至猛來，折向西南經猛撒，猛瀾，孟定，而入怒江。全流域共長二百六十四公里，可分為上中下段：上游自源頭至猛來，長九十六公里，又名為猛來河。緬甸夷名猛緬，拔海一五一七公尺，昔日亦為夷方瘴區，因其地勢稍高，煙瘴易除，久已成為漢人所居之地。中游自猛來經猛撒至猛瀾，長八十八公里，河入狹谷，水流湍激，深谷低地，至今尚多為瘴鄉。下游自猛瀾經孟定而至潛江滾弄渡口，長八十公里，為煙瘴最烈之區。因南汀河至猛瀾後海僅五六三公尺，較之緬甸壩低九四四公尺。滾弄渡口高五四八公尺，八十公里之間，高度僅差十五公尺。故南汀河至猛瀾壩河流驟緩。據英人戴維斯（H. R. Davis）之雲南地圖，孟定

僅高一七四五英尺，反較滾弄渡口為低。此下游之流緩與低窪之地，多利於瘧蚊的滋生。且下游兩岸多高山，南岸有耿馬大山，拔海二八八九公尺；北岸之仙人山稍低，亦有拔海二四〇〇公尺的峻嶺。孟定壩長僅十六公里，寬六七公里，逼處其間，山高谷低，空氣不易流通，晨夕多霧，中午霧消而溫度驟增。如此濕熱之地，適合瘧蚊之發育。南汀河挾上流的泥沙，流至孟定平原，河道迂迴，水流陡緩泥沙沉積之量甚大，幾成洪濶平原之狀。河谷至此一帶，已至暮年時期。兩岸平沙漫衍，蘆葦斑茅到處叢生，蚊蟲廣集其間。又每至夏秋兩季，山洪暴發，傾倒而來，河岸一二里之偏地，盡成澤國，此時瘧禍尤烈。

四、孟定的氣候

作者於民國二十四年赴滇邊考察，得外交部中英勘界委員會之資助，在孟定設立一三等測候所。該所於二十四年年底籌備就緒，於二十五年開始實測，至今繼續工作。茲將二十五年孟定之氣溫紀錄列表如左：

孟定 1936 年氣溫紀錄表

月份及 類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月平均	16.5	17.8	22.1	25.1	26.4	26.7	26.9	26.7	26.8	22.0	19.7	17.9
極端最高	26.7	30.3	34.2	37.7	38.7	37.8	37.8	34.7	31.1	28.3	27.8	26.3
出現日期	31	29	29	25	21	30	1	14, 26	4	2	20	2
平均最高	3.8	26.0	31.9	32.3	33.3	32.0	30.2	30.0	28.7	24.4	25.0	23.7
極端最低	1.1	2.3	7.4	13.1	15.8	17.2	16.3	16.1	18.5	16.0	12.7	9.2
出現日期	4	23	3	17	9	28	16	10	11	17	30	21
平均最低	5.7	6.0	10.9	16.5	20.0	21.4	17.9	18.8	20.3	17.3	16.8	10.8
較差	25.6	28.0	26.8	24.6	22.9	20.6	21.5	18.6	12.6	12.3	15.2	17.1

觀上表所載，孟定平均溫度，一年中最冷月為一月，氣溫在攝氏十六度半，七月為最熱一月，為攝氏二六·九度。氣溫在二十四度以上者，一年中有四五六七八九六個月，最適宜於瘧蚊之蕃殖。其餘六個月，亦均在十六度以上，瘧蚊

多能生存，且全年各月最高氣溫，多在三十度左右，最低溫度僅十二，一，二，二，三，四個月在十六度以下。故孟定氣候，終年多利於瘧蚊之滋生與蕃育，不過夏秋兩季瘧瘧更甚，冬春乾季稍衰而已。

雲南河口亦為滇省有名瘴地，來往旅客，視為畏途。此地氣候法人已有多年之紀錄，現將河口與孟定二地氣候作一比較表。

孟定 1936 年與河口 1907—1929 年全月平均氣溫比較表

月份及 類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一	十月 二
孟定全月 平均	16.5	17.8	22.1	25.1	26.4	26.7	26.9	26.7	26.8	22.0	19.7	17.9
河口全月 平均	17.4	18.0	21.3	24.4	27.3	28.5	28.4	28.2	27.4	24.6	21.2	18.3

孟定氣溫雖祇有一年之紀錄，然與河口二十三年之紀錄相較，相差無幾，多為最易蕃育瘧蚊之氣溫。河口緯度地勢均低於孟定，且其地形更為窄狹，故氣溫略高。據作者在兩地調查所知，河口之煙瘴亦較孟定更為利害。

茲再以孟定一年之雨量記錄與河口二十三年之紀錄作一比較表如下：

孟定 1936 年與河口 1907—1929 年雨量比較表

月份及 類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一	十月 二	總計
孟定雨量	0	31	0	70	89	201	509	370	33	0	33	0	1644
河口雨量	17	37	60	107	235	222	306	351	240	113	64	27	1779
孟定雨日	0	6	1	7	10	16	24	15	9	3	2	1	95
河口雨日	4	7	10	13	15	16	19	18	14	11	9	5	141

(雨量以公厘為單位)

河口之雨季較長，其雨量與雨日亦較孟定為多，故河口氣候終年濕鬱。在孟定壩中自霜降之後，清明以前，尚有漢人居住。河口除少數之粵商外，來往過客，雖在冬季，亦信宿即行，多不敢久留。因其地瘴瘴，終年流行。

(五)孟定的人文

孟定設置於明永樂年間。其始祖罕罕隨王驥平麓川有功，復孟定左都督府之職。至萬曆時，鄧子龍以土司不宜有都督職銜，奏改土知府。自創立至今罕氏一線相承，已傳二十三世，現任土司為罕中興。舊日疆界：東至雲州德化里猛回地方四百里，南至卡瓦地二百里，西至滾弄江不邦河一百八十里，北至鎮康無量山一百四十里。今之轄境已較前為小（見附圖）。即孟定平原的東端大部，亦已割歸耿馬。以孟定全境論，可分山岳與平原兩區。平原區中居民祇有一種擺夷民族。山岳區上則民族雜處，有漢人，卡瓦，老克，栗粟，崩竜等數種。孟定每五日有一市集，叫做街子，山上居民早晨下山趕街。無論如何路遠，當日必返，不敢住宿。問他們為何不敢住在壩子；他們說壩子多水，近水而居，易於生病。漢人在乾季尚有暫住者；然一至雨季，除少數的兩粵小商人外，多相率離去，移至山上居住。即孟定土署的漢人師爺與教師，亦多移居附近山上，名曰避暑。實則避瘴，因孟定七月份平均最高溫度亦不過攝氏二六·九度而已。雨季雖然常有街子，然山上居民來趕街者甚少。所以孟定壩中住定的居民，僅擺夷一族。全壩居民，至今尚不滿千戶。人烟稀少，荒地甚多，山上居民，亦多從事農業，壩中雖有膏腴之地，因畏懼烟瘴，多不敢移居墾殖。擺夷村落散布平原中，大都建築在附近山麓或較高之地，以避洪水氾濫。村寨四周林木陰森，草茂密，溝渠不修，積潦污濁，多為瘴毒藏匿之處。擺夷房屋多以竹木草建築。孟定擺夷有水旱兩種：水擺夷房屋分上下二層，上人下畜。旱擺夷多居平房，住屋連接畜欄。人畜同居。均易於傳染瘴瘧。因擺夷多畜牛羣，日間放牧野外，夜晚如帶有瘴蚊歸來，即傳染於人。擺夷房屋內部，尚算清潔，但公共衛生太不講究，村中牛糞滿地。因擺夷利用牛糞和以稻草做成糞塊，晒乾後儲作雨季的燃料。又村中無廁所，男女在宅後寨邊，隨處便溺；驟雨之後，如繼以高溫，則穢氣蒸騰，易使人病。擺夷無論冬夏，多飲冷水，好吃生果。外人至其地即須忌飲冷水，不吃生菜，犯之十九必病，蓋二者之中，多有瘴原蟲寄生。又擺夷雖為從事於農業的民族，然尚未進至高級農業。因在平壩之中，所有土地，多係膏腴平坦之地，即可作為耕田，稍事耕種而收穫甚多。以成惰農自安，但求一飽。每年栽種，利用山水或專候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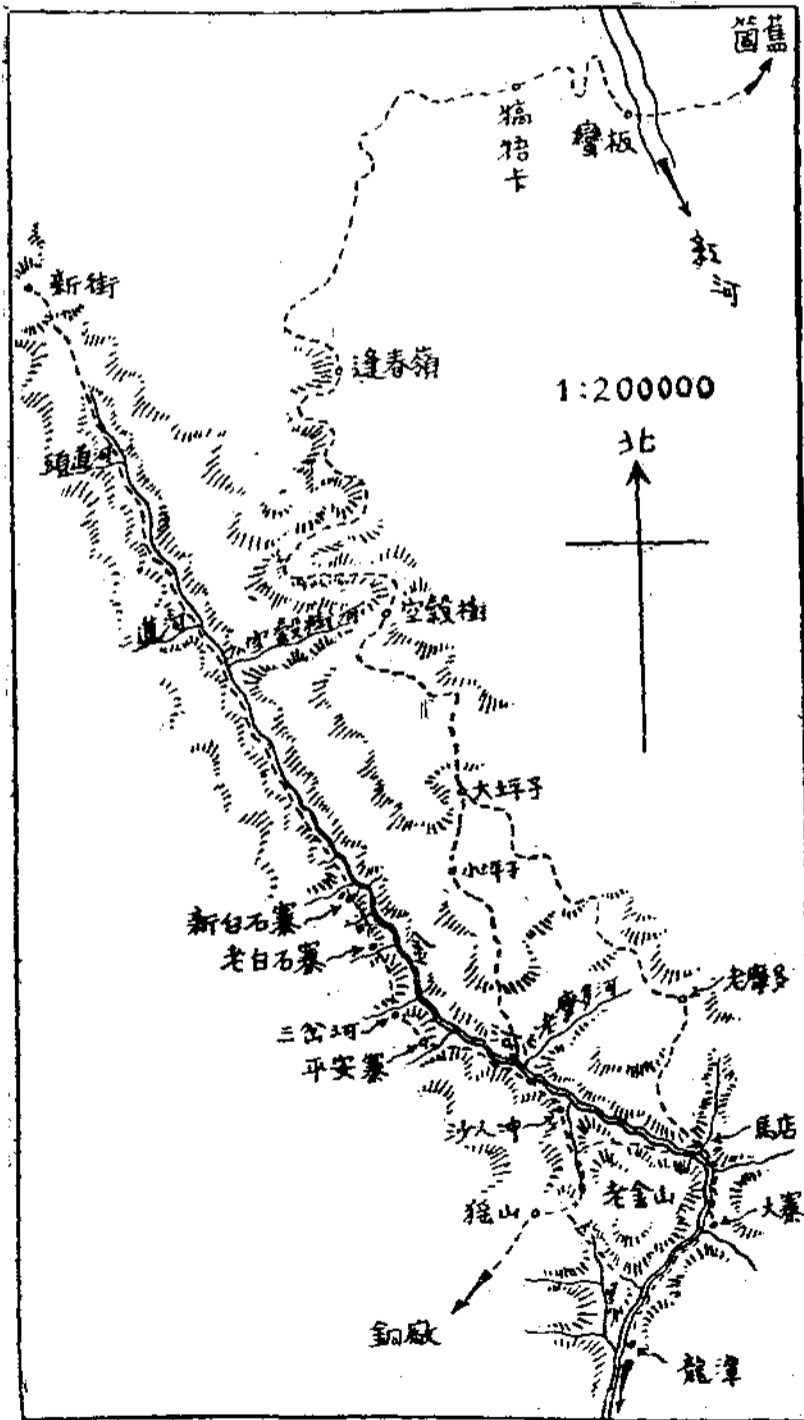
雨。不知鑿渠灌溉，排水系統不良。積水的沼澤泥塘甚多，蚊蚋坐聚其中。南汀河又無一定河道，每遇雨水較多，兩岸盡成澤國，氾濫之地，任其荒蕪。壩中道路亦不修築。乾季路線或在河岸或行河底。一至雨天，泥塘深陷，路斷人稀。所以在夏秋兩季，瘧蚊到處可以繁殖，瘧禍更烈。孟定自明初設置以來，已歷六百餘年，擺夷雖久居其地，然對此瘧區的地理環境，絲毫未曾加以改造。故至今瘧瘧流行，為迤西有名瘧瘧之區。

(六) 結論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瞭，一地之成為瘧區，地形與氣候為其主要的因素。然人工能努力改造地理環境，則能變瘧地為樂土。中國嶺南，夙稱瘧瘧之地；然自東晉南宋以還，中原大批移民，踰嶺南殖，新地日闢。昔之瘧地，今多為繁盛區域。今日滇省西南，猶昔之嶺南，地曠人稀，荒蕪未闢。如能大批移民墾殖，將來地拓人稠，瘧瘧自能消滅。目下滇緬鐵路正在修築，自雲州以西，即沿南汀河經孟定而達滾弄。此路告成，孟定地當入緬要衝，交通便利，移殖甚易，不久即可開發，瘧鄉將成樂土，當可拭目以俟之矣。

雲南金河上游之地文與人文

熊秉信



(一)緒言

金河上游處雲南南部，蒙自南部，金平北部。其地人口稀少，物產豐饒，應有開發價值。惟去熱帶不遠，素稱為「瘴癘」之地，旅人視為畏途，裹足不前，政府亦至今未有開拓之具體計劃。本年一月初作者受建設廳命赴蒙自金平一帶調查地質鑛產，對於其地之地文與人文曾加注意，爰將所得真象論述於左，以作關心邊疆研究者之參考。倉卒成文，疏漏之處，在所不免，尙希賢

者有以正之。

(二)地文

金河上游一帶山地，乃經中生代末期之褶曲及斷層作用，復經河流及雨水之侵蝕而成。山嶺之平均高度拔海約二千公尺，河谷之高度平均達一千四百公尺。因岩石分佈之不同而呈現各種特殊之地形。如石炭二疊紀之石灰岩，因河流及雨水溶解與侵蝕而成爲喀斯特地形。主要之特徵有落水洞，盲谷，鐘乳洞，地下河道及湧泉等。震旦紀及寒武紀之砂岩及頁岩因不易透水，其上又往往爲透水之石灰岩，故水透過石灰岩後，即達頁岩之上部，而順層岩之傾向或斷層流出，如其上無石灰岩則水份甚少，而形成一種被滿山坡礫石之地形。在花崗岩及花崗閃長岩分佈之區域內因正長岩易於分解，同時又加以日夜溫度變化之劇烈，使之有球狀風化，而產生圓滑之地形。五台紀片麻岩之地形與花崗岩者近似。然因其呈有層理，石英帶不易溶解於水，故特具一種峻峭之地形。此二種地形因風化後產生之砂粒每充填於谷中，高嶺土則堆積於山坡；同時因此種岩石有不易滲透之特性，地表泉流甚多。

此帶之主要河流爲金河。發源於新街附近之河頭寨，經二道河，沙人冲，馬店，龍潭，而入於藤條江（或黑江）。此乃一下切河流，當此河適當中年期時地盤升起，河流仍向下割切，而未失原來之河道，乃成今日之形。在地盤未升起時此河之支流已有頭道河，空穀樹河，二道河，小河，白石寨河，老摩多河，平安寨河，沙人冲河，馬店河，大寨河，銀廠河等。及至地盤升起後，諸河亦隨金河而下切。同時又發生若干小支流。諸支流因形成不久均有瀑布及湍流。金河自頭道河口以下因具有：（一）蜿蜒之河道，（二）氾濫地，（三）砂礫洲及（四）湍流（夏季無），故已入中年初期，而其上則在幼年期中。隨金河而下切之先成河，在末端顯有少年末期之地形，而上端則均在少年初期而正進行河頭侵蝕（head-erosion），因有瀑布，V形峽谷及河頭侵蝕諸特徵也。金河系爲一種枝狀河系，其發展仍在擴張期之雕刻段中。金河支流之溝口每具有扇形地，其上石礫之直徑普通約在三十公分至數公尺間。故本區之地盤似仍在繼續升高，而河流仍

有繼續下切之趨勢也。又因河流之侵蝕循環而使谷壁(Valley wall)呈有若干階地(Terrace)。此類階地實表示自新生代以來地盤變動之記錄，為研究地文學者不可不注意之事實，然於此則不暇詳述。

(三)氣候

涂長望先生在其「中國氣候區域」一文中曾謂：「雲南南部紅河上流為一極乾燥之區域。據費師先生新近之研究，此區為一構造地槽，終年幾均受「焚風」(Foehn)之影響。捨此而外，自尚有若干其他類似之蔭蔽河谷及盆地，其氣候亦係乾燥炎熱，有如紅河上游者。雲南西南之深谷則濕而悶熱，為瘴癘流行之區。」(地理學報三卷三期)此種記載，似仍有考慮之價值。據作者在金河上游一帶調查時，一二月間在三十餘日內即有六次雷雨之記錄。六月至九月為雨季，及至十月始逐漸減少。高山上與低谷中之溫度相差極巨，有時可至攝氏溫度十餘度之多。例如一二月夜間在谷中可以納涼，在高山上則頗感涼意侵人也。在夏季雨量特多，空氣過濕，於人類生活頗有妨礙。河谷中之居民，多遷往山腰居住，但間亦有停留不去者。是季瘴蚊及其他微生物繁殖甚盛，故演成所謂「瘴癘」流行之所。然通常所稱之「瘴氣」不過一統括之名詞，實指以下諸種現象而言：(一)谷中升起之五色氣體——即虹，(二)打擺子——即瘧疾，(三)上吐下瀉或腹中作劇痛——即霍亂症或其他腸胃病，(四)暈倒——即中暑。虹為一種自然之現象，為吾人所習知者。瘧疾為蚊蟲傳染之一種疾病，如備有蚊帳，常食金雞納片，對於污水之排除時加注意即可避免。勿飲生水，常食Yatrine則可避腸胃病。預備十滴水，痧藥，霍亂藥水則可醫治上吐下瀉或其他常人所稱之痧症。中暑亦為習見之病。故「瘴氣」並非如吾人耳聞者之可懼也。

(四)人文

(甲)民族之分佈

本區之土著為姆鷄族，已逐漸向蒙自箇舊一帶遷移，現僅有四五家雜處於其他民族中。窩泥(自開化遷來)，沙人(亦來自開化?)及喇烏(來自何處不可考)三族來此均有百年之歷史。苗人在此雖亦有百餘年之久，然時來時去，居處

不定。獠人自猛丁一帶遷來僅有七十餘年。漢人為來此最晚者，歷史不過四五十年。漢人中除本省人外以四川及貴州人為多。按垂直之分佈可分為三帶：

(一)河谷帶，



(二)山腰帶，及
(三)山嶺帶。在河谷帶居住者主要為沙人，有時亦有漢人。在山腰帶除沙人外其

他各民族如窩泥，獠人，喇烏，苗人及漢人均有。山嶺帶則僅有苗人居住。

在區內沙人之村落有六，戶口約七十，人數約四百。窩泥之村落有三，戶口約一百五十，人數約八百五十。藍靛獠之村落有三，戶口約九百，人數約四千五百。紅頭獠之村落有一，戶口約二十，人數約一百。喇烏之村落有二，戶口約二十，人數約一百二十。苗人之村落有五，戶口約一百五十，人數約七百五十。漢人之村落有三，戶口約八十，人數約四百。其他各民族混居之村落有三，戶口約一百，人數約達七百。

(乙)家屋

家屋與人類生活之關係最為密切。在河谷帶沙人之家屋以草頂竹籬牆者最為普遍，間亦有土牆者，然為數極少。山腰帶為混居帶，因民族之不同，故家屋之形式亦畧有分別。如藍靛獠多住板頂板牆或竹牆者，窩泥，紅頭獠及喇烏則居草頂土牆者。漢人之屋則為土牆瓦頂或草頂者。山嶺帶則純為苗民之村落，家屋均為草頂土牆者。此外又有特殊之田蓬，為耕者休息之所，均建於田疇之旁。建築之形式無論在何帶者均同。

(丙)村落之位置

河谷帶之村落以鄰近金河，故每位於河流之沉積方 (deposition side) 高約五公尺之階地上。山嶺帶之村落每建於泉源之旁，至於山腰帶之村落因水泉無問題

，對於位置之選擇另有一原則：如有二階地毗連，則擇下者；如三階地相連



，則擇中者。村落即建於階地之平坦處，因發達較易也。因山腰帶氣候較涼

，日夜之變化不甚劇烈，故村落特密。

(丁) 道路

村落間之道路多爲土路，或爲碎石鋪成之路。村中則均爲石板鑲成之路。寬約六七尺。

(戊) 動植物之征服

土人爲開墾耕地，每於二三月間縱火燒山，或砍伐樹林。現今森林區域已逐漸縮小而僅分佈於山嶺帶，兇猛之野獸亦已因之匿跡矣。

主要之種植物爲稻，玉米，草果，甘蔗，芭蕉，咖啡等。稻，甘蔗及咖啡（較少）多種於河谷帶。芭蕉草果多生於山腰帶。玉米則種於山腰帶及山巔帶。大量之產物爲稻及玉米。稻除供本地用外，多銷蠻板轉售箇舊。玉米則僅供給本地。草果亦多銷內地求售。

至於動物，土人多馴養牛馬。養豬雞者亦多。狗亦爲逐戶必養者，野生之動物有野豬，野貓，狼，麂，兔，蛇，野鷄，鶩，茶花鷄等。喜畋獵之民族爲苗人及傜人。

(己) 礦物之採掘

區內之礦產有金，銀，石墨，硫鐵礦等。金礦分線金砂金二種。線金（含金石英脈）產於花崗閃長岩，石灰岩，砂岩或頁岩中，砂金則多富集於金河河床。銀礦即指含銀方鉛礦而言，每產於石英脈中。石墨則產震旦紀石英岩中。硫鐵礦亦產於石英脈中。在本區內礦產除金礦外，其餘均未開採。賴採金爲業者約逾五百人。工作時期多在十一月至三四月間。

(庚) 結論

本區內以採礦爲業之民族有窩泥，苗人，沙人（極少數）及漢人。以商爲業者有沙人，窩泥及漢人。以農爲業者有苗人，喇烏，窩泥，傜人及漢人。諸民族間以漢人，沙人，窩泥較智而狡黠，凡其居住之處，每多事端，而其地恒爲物產豐富之山腰帶或河谷帶，生活最爲優良。傜人及苗人較爲善良，與人無爭，生活較苦。喇烏則戶口較少，且性質溫和服從，多助他族工作以求溫飽，故生活最苦。

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

楚 圖 南

(一)緒言

最近五十年來，因為考古學的發達和新資料的發見，歐洲的歷史，遂憑空添加了嶄新的幾頁，如以克呂特島的諾薩斯 (Knossos) 為中心的愛琴文化及以小亞細亞的海利斯河 (Halys) 為中心的希泰武 (Hittites) 文化即是(註一)。在中國，則以歷史的悠遠和土地的廣大，以及地形和種族的複雜，也自然形成了許多的文化區域，有着許多不同的文化單位。祇是後來因為漢族文化的佔了絕對優勢，這些小民族(註二)，小區域的文化，都漸漸地被同化，被征服，或者也是被湮滅，或被忘却了。直到最近，因為許多史實和遺物的發見，纔引起了學者們的深切的注意和研究。譬如在東北，因為貝塚和好大王碑(註三)的發見，那裡的種族和文化的系統漸漸的被整理出來了。在這方面的研究，自然以日人所獲得的成果為多。在西北，則包括了新疆和中央亞細亞地方，這裏不單是中印文化溝通的橋梁，在海上交通沒有十分發達以前，也是歐洲——大秦，西亞——波斯和亞拉伯人東來的大道。看了法顯(紀元三三七年——四二三年?)的佛國記和玄奘(紀元六〇二年——六六四年)的大唐西域記就知道在三世紀至六世紀之間，正值中國分崩離析，兵連禍結的時候，這個地方已是風教文物很盛的樂土。最近因為斯泰因 (M.A. Stein) (註四) 斯文赫定 (S. Hedin) (註五) 伯希和 (P. Pelliot) (註六) 及鋼和泰 (A.V. Staeff-Holstein) (註七) 諸人的探險，發掘，和研究，這個地方的過去的文化，纔漸漸的為世人所知。在吳越地方，至少在黃河流域文化還沒

有侵入以前，那裏也有着自已的獨特的文化目的。最近，因為幾處古塚的發掘和大量陶片的發見，這個地方的古代文化的研究，越更有了眉目了。在西南地方——這包括了四川的南部，和貴州雲南的全部，即華陽國志中南中志所記載的地方，這是中國的舊主人，——苗夷的逋逃藪和歸宿地，他們有他們的獨特的文化，和獨特的傳統，對於他們的極客觀的研究和極正確的理解，不單是可以糾正了過去載籍上的許多的譌誤，掃清種族間的許多的成見和誤解，同時也當可以追溯到一部分中國文化的淵源和血緣。何況這地方當漢唐時候已東通中國，南接南越，交趾，撾國，遠至真臘，占城。西通西藏及印度。而海西大秦在東漢時亦已由緬入滇（註八）各方面的文化，交匯於此，而蠻蠻，蒙詔，文化之盛，幾可以與唐人媲美。其武力甚至兩敗唐兵儼然為南方大國。由此可知這地方過去的文化，在東方文化史上，實在如同愛琴文化一樣的重要。祇是可惜過去的學者，除少數專門研究中國西南民族的歐人而外，大多數不是陷於無意的譌誤模糊，即是流於有意的附會或誇張。譬如說漢蠻同族，（最近章太炎亦有此說）而禹家西羌，地名石紐，而石紐便是麗江的石鼓（師範演繁）。禹貢華陽里水惟梁州，而里水便是現在滇西的瀾滄江；（李元陽雲南通志）水經注罷谷之山，洱水出焉，而洱水便是現在大理的洱河（浪穹縣志）。此外如周武時會於孟津的濮人，董難謂濮即今之順甯，（明董難百濮考）。蠻氏的祖先，據碑志亦云，乃班氏之後。又如樊綽以滇池為昆明湖，李志亦稱或謂三危乃在於今之麗江（註九）。這樣時地的觀念，種族的系統，凌亂不清，或者望文生義，名實不符，祇是使人迷誤，不能對於這個地方的史實，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當然這個地方的文化和種族，那些是外來的；那些是原有的；那些是土著的；那些是移民的，也更是說不清楚了。

所以我以為要想對於西南民族及其文化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最先得探檢，調查，搜集，和根據於過去現在的成文的與未成文的史實，各作分科或專題的研究。譬如言語，文字，民族，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宗教思想等，由初步的分析，比較，以進於統整的認識和理解。又由統整的認識和理解，以進於與四鄰文化和民族的交互的影響的研究。在所能得到的資料中，其有屬於神話，或是近於神

話的，也祇能把它作為神話或傳說來加以研究和處理，不能即直截了當的作為史實或信史來應用。過去已經被誤認，或誤用了的史實，現在也得先將它們還原為神話，然後以對於神話的態度，以神話學的一般的方法，來將它們清疏，整理，研究，判斷，得出正確的結論。又從這些結論中，來推論，來研究出西南民族的比較可靠的信史來。

並且，西南民族既大部分是漢族東來和南下以前中國地方的原始的土著，或原始的民族，則他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的資料，以及後人對於他們的傳說，也當然大部分都是屬於神話的成分。就現在殘存的苗夷等小民族的社會情形，生活習慣看起來，似乎他們的文化水準，也祇是還在於神話時期的階段。雖說過去如雲蠻，南詔，大理諸國，以及還未知道的過去，或者也曾有過文化很盛的時期，但在那些時期中，如果將所受到的漢族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響，完全抽去，那情形又將如何呢？那不也還是一個神話時代或近於神話時代的野蠻社會麼？我想那時的社會和文化高於現在的苗夷，即他們的沒落或式微了的子孫，當是不會距離很遠的。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關於西南民族的史料，大部分還祇是神話或傳說。在中國民族的古史中，這些神話或傳說也實在別開生面，豐饒而美麗。不單是在文學上極有價值，還是沒有被開墾被耕耘過的處女地；即就歷史的，考古的，或民俗學的見地說，也是極為珍貴的資料，本編即擬根據於這個目的，作一種初步的嘗試，最先儘其可能的將西南民族的神話或傳說加以搜集，分類，整理，並約畧給以一種合理的解釋，也儘其可能的將它拿來和別種民族的神話和傳說，互相對證，比較，或者探究出它們之間的相互的關係。地理上的範圍，則如前所說，祇限於四川南部和雲南和貴州的全部。因為這裏的民族，主要的是苗夷，其族屬又可分為羅羅擺夷等幾十個種類（註十）。但在文化和生活上，大體是屬於一個系統，或近於一個系統，與東北方面的滿蒙，和西北方面的回族，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所以，本編的研究，暫以這個區域內的原始民族為中心，雖然以比較或解釋上的必要，或者也牽涉到別的民族，重要者如印度，因為在五六世紀以後，西南民族的神話差不多都是佛教的神話的流行了。

不過，本編因為是行篋舊稿，所以在資料的搜集方面，當然有極不完全，極不詳盡的地方；又因為對於幾種重要民族的言語，文字，還極隔膜，在比較研究或解說方面，也免不了還不十分精當，或甚至於有着想像不到的謬誤。所以，很希望先輩學者，能隨時指教，隨時糾正，俾能不斷增補，修改，使我們能有一部比較完全的西南民族神話的著作，使被忘却已久的古代民族的美麗的夢想，又重新再現，我們又多認識了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極其珍貴的遺產。

(註一) 紀元一八七〇年以後，德人徐理曼 (Heinrich Schliman) 在小亞細亞半島發現了特洛伊城 (Troy) 遺址，在希臘半島發見麥遜尼 (Mycene) 泰里尼 (Tiryns) 的遺址。一八九九年英人伊凡 (Arshur Evan) 又在克里特島上發見了諾薩斯的遺址，於是愛琴文化纔為歷史家所注意。希泰特人文化的發見，亦以徐里曼之功居多。全盛時代約在紀元前一四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之間，為古代歷史上用鐵的發明者，使上古亞非文化區域及後起的希臘，由銅器時代入於鐵器時代，實在是希泰忒文化的影響。

(註二) 小民族 (national minority)，最近蘇聯常用這個名詞來指蘇聯境內斯拉夫民族以外的各種民族。意即少數的民族，但在國家民族和文化的構成分上，却是一樣的重要，與斯拉夫民族有着同等的地位。所以，我以為這個名詞，將來也可以用來指中國境內漢民族以外的少數民族。

(註三) 貝塚為日人八木柴三郎於一九二二年，濱田耕作於一九二七年，原田淑人於一九二八年，先後在旅順大連，東老山，貔子窩，老鐵山各地所發見。共掘得石器，骨角器，瓦器甚多。大約為中國東北部古代原始民族的遺物。好大王碑民國初年為羅振玉所發見，在遼寧與朝鮮的邊境。碑建於中國晉時，載朝鮮古代種族的遷徙，及先王武功甚詳。羅氏曾命北平書賈往拓多份。後為當地土人敷牛糞於化苔，字乃漫漶不可識。

- (註四) 斯泰因 (M. Aurel Stein) 英國考古家，於一九〇〇年由印度至新疆，以和闐故址為中心，從事調查及發掘，得許多很可保貴的資料，著古代和闐 (Ancient Khotan) 二冊。一九〇六年，又至新疆，盜運敦煌寫本及藝術品約數十箱，著近印度 (Serindia) 及契丹的荒墟 (Ruins of Desert Cathay) 二書。最近復綜合在中亞，新疆四次旅行的結果，寫為西域考古記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將所得的古代美術，工藝品，以及數十種不同的古代寫本，加以研究及解說，不單是古代西域文化，及東西兩方文化交互的影響，可以從此書中窺見其梗概，即中國古代歷史上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因此而有不少的發明。最近此書已有中文譯本，向達譯，中華書局出版。
- (註五) 斯文赫定 (Dr. Sven Hedin) 瑞典人，於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六年間由西伯利亞往返帕米爾，阿克蘇，及戈壁之間，又由額什噶爾西南至和闐旁及克里雅河至焉耆等處，復由和闐至青海經甘肅入內蒙，以至北平，著亞洲腹地旅行記 (Throgh Asia) 中國已有譯本。斯氏前後旅行新疆五次，著述甚富。一九二七年復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成立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甘新古迹。所得者據云已有木簡，木牘，文書，錢幣，石刻，印璽，墓碑，陶器，壁畫，泥像，漆器，絲織美術品，石器，骨角器等。這些東西，在文化史上的價值和地位，還正待後人的繼續研究。
- (註六) 伯希和 (Paul Pelliot) 法國學者。曾探險於新疆，庫車，各地，於一九〇九年繼斯泰因之後，在甘肅敦煌鳴沙山莫高窟發見古代遺書，內多唐及五代人抄本。氏因以所得，印行敦煌石室遺書，及鳴沙石室古遺書二種。並由此研究，於中國古代之言語，宗教，文藝，東西交通，以及種族遷徙，多所發明。重要著作有在中亞的三年。中亞探險報告，及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後者有王國維譯文，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

(註七) 鋼和泰 (A. Von Stael-Holstein) 爲著名的東方學者，於歐亞民族的交涉，古代東方的語言，以及印度文化對於中國的影響，貢獻尤多。

(註八) 滇南四鄰的交通，莊躡入滇，道經牂牁，秦通五尺道，皆在今之貴州境，是爲東北道。漢以後司馬相如經畧邛笮，卒開犍門，通南中，是爲北道，經由四川。南越人溯江而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是爲東南道，與貴州之普安，滇之廣南相接。唐時以蒙詔附結吐蕃，連敗唐兵，是吐蕃與滇本有連絡，其道當在今之麗江，維西一帶地方，元世祖經吐蕃，征滇亦即經由此道，是爲由滇通藏之西北道。此外如古滇說之所載，唐開元十五年時，蒙詔平服五詔，唐冊爲王，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自唐晉封之後，永昌諸郡，緬，暹羅，大秦此皆西通之國。交趾，八百，真臘，占城，撣國，此皆南通之國。可知當時的雲南，實在是西南亞洲諸國交通的總匯，蒙詔之能吸收中印文化，蔚然爲一大國，這不見得是沒有原因的了。

(註九) 雲南史地上的謬誤實是數不勝數，這原因第一，中國的史學家祇是經經於文字，名詞之辨，不能作實地的考證和調查；第二，雲南土地遼遠，又是蠻烟瘴雨，中土人士，到此不易，所以於這裏的史地的研究，祇能憑諸傳說，或懸想，或揣測。關於此，作者另有雲南史地謬誤考，將來當能整理發表，以求高明指教。

(註十) 丕文江蠻文叢刊序分爲十五種，其下共包括數十族。但嚴格說起來，有些是屬於藏族緬族，及僮僮系統。在雲南，主要的苗夷種族，爲羅羅及擺夷。而苗夷則可爲一般的中國土人的通稱，可以包括了湖南兩粵的瑣，僮，黎，以及川邊的土人，以及雲南的擺夷羅羅。

(二) 金馬碧鷄的神話

從與西南民族有關的史籍看起來，西南方面最古，影響最大，最普遍的一個

神話，乃是金馬碧鷄的神話。由於這個神話，引起了漢族企圖着交通西南，開拓西南，這實在如同古代希臘阿爾格冒險船的神話一樣的重要（註一）。因為阿爾格冒險船的勇士們，想到東北很遠的海上，尋求有着黑龍看守着的金羊毛，結果，據史家的研究，乃是希臘人與黑海西北部交通，以至於在黑海沿岸殖民，經營商業的一種兆示，或一種寓言。金馬碧鷄的傳說，在漢宣帝時，甚至於引起了漢廷的注意，遣使持節往求，開闢了中國經由四川以至於滇邊的道路，在中國文學上也留下了許多很美麗的憧憬，和不可磨滅的痕跡。在歷史上，地理上，也有了許多的演變。所以，金馬碧鷄在西南民族的文化史上，實在是一個最普遍，最重要，且影響最大的神話。

記載這個故事的最古的史籍，乃是漢書地理志：

「越舊郡，……青蛉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鷄」。

又王褒傳：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

後來，後漢書的西南夷傳又說到了金馬碧鷄的光景：

「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李賢注則將王褒的碧鷄頌也敘述出來了：

「禺同山在今褒州揚波縣。王褒碧鷄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處南之荒，深谿回谷，草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鷄光景，人多見之。前漢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鷄也。」

先於章懷太子的鄧道元水經注所記載的，亦大約如此。這是第一期漢人所知道的，關於金馬碧鷄的傳說。其時期約在於武帝以後，宣帝以前，（紀元前一四〇年至紀元四九年之間）。地點則在於青蛉縣。漢時的青蛉縣約當今楚雄大姚一帶地方，（大姚縣志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註二）這原因乃是由於漢武帝的開邊，始通西南夷，開闢門。以後，韓說，唐蒙都是開闢南疆最著名的人物。從此漢

夷交通，南中的風物（如邛竹，蒟醬等），與神話傳說，都輸入了中土，引起朝廷的注意。所以到了宣帝時，遂有王褒持節致神之舉。而青蛉縣又恰當滇，蜀交通的要衝，所以關於這裏的傳說，也容易爲人所知。以後的金馬碧鷄，且成爲士大夫階級的文學上的極新穎的主題。如左思賦：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倏忽而曜儀。昭明集云既無白馬之文，且乏碧鷄之辨。梁簡文帝神山詩銘云：碧鷄金神，越瀆梁池。……這便是金馬碧鷄的最早的輸入和流行。

至於金馬碧鷄這個神話的起原，無疑的，這還是純粹西南民族的神話，（以後的神話，便有着或多或少的漢民族，或印度民族的成分了，——見下）。這個神話的發生，因爲資料不足，我們祇能作各種可能的假設，如（1）友人夏嗣堯先生以爲金馬碧鷄當是雲南野蠻民族圖騰崇拜之遺迹。這自然是極有卓見，極值得注意的一個假設。但在雲南苗民中還沒有其他的圖騰崇拜的史實發見以前，這個假設也祇是一個懸想中的假設而已。（2）金馬碧鷄，或者是一種山嵐雲氣，因爲金形似馬，碧形似鷄，所以光景倏忽，人多見之。（註三）原始人見了這種光景，當然以爲有神。所以在漢書祇是說金馬碧鷄之寶，可以祭祀而致。到了水經注則以爲是一種山神，所以說「縣（青蛉縣）有馬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鷄」。 （3）金馬神話在各民族中是很普遍的。中國各地亦多金馬駒的神話，（所以王褒傳說往求金馬碧鷄之寶，滇池亦有一種神馬的神話）。這或者是畜牧時代的一種傳說，或拜物教的遺迹，（西南民族的宗教，在佛教輸入以前差不多全是拜物教）。至於碧鷄的神話，不知是否因爲雲南生產孔雀（鳳？）的原故。亦如在南洋或印度各地因爲產蛇，所以蛇也是一種重要的崇拜對象了。

總之，無論是山嵐，是實物也好，或圖騰崇拜也好，金馬碧鷄的神話，總是西南民族的最古，最美麗的一個神話。它的原始性，它的牧畜時代的傳說，拜物教的成分都是極其充足的。但到了隋唐以後（約在紀元五八〇年以後），這個神話的形式和內容却已有了很大的蛻變了。當初是地理的移植，這始見於唐時樊綽的蠻書：

「金馬山在柘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鷄山東南西北相對。土

俗傳云，昔有金馬，往往出現。山上亦有神祠。從漢界入蠻，路出此山之下。

「碧鷄山在昆明池西岸上，與拓東城隔水相對，從東來者碼頭數十里，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鷄山石。」

後來則金馬碧鷄的山神，乃是人的化身了。這見於張道宗的記古滇說：

「周宣王時西天竺國亦有國名摩耶提乃王也，是旃梵王摩耶之後裔也。摩耶提名阿育王，生三子，長曰福邦，其名也，次曰宏德，季曰至德。三子俱勇健，因父阿育王有神駿一匹，身高八尺，紅鬃赤尾，毛有金色。三子共爭之，王莫能決。乃曰，三子皆一也，與一則偏一而不愛於二也。乃命左右曰，將我神駿，縱馳而去，有能追獲者王之。乃一縱直奔東關而去，三子各領部衆相與追逐，有季子至德先至滇之東山，而獲其神駿，就名其東山以爲金馬山。長子福邦續至滇南之西山，聞季子已獲其馬，停憩於西山之麓，忽有碧鳳呈祥，後誤目山曰碧鷄。次子宏德，後至滇之北野，各主之，不回。」

張道宗自稱滇民，生於宋代。四庫提要疑古滇說爲楊慎僞託，這是不可靠的。唐以後佛教在雲南已經是很普遍了。阿育王宏揚佛法，約在紀元前二七〇年至二二〇年之間。這時佛教勢力，亦當已由緬漸漸的傳到了雲南。因爲莊璠居滇，亦有晚年佞佛之說，可知佛教之傳入雲南，必是很古的了。因此佛教故事與阿育王的傳說，滲混了雲南土人的故有的神話，於是遂有了阿育王季子，長子，各爲金馬，碧鷄之神之傳說。這種傳說，後來都爲宋元以來關於記載滇事的學者所相信。又古滇說和明沅之聲的南詔野史都說至德，福邦之各爲金馬碧鷄之神，這是蒙詔所封的。這也有可能，因爲蒙詔也是信仰佛教的。又因爲蒙詔兼併了爨蠻以後，滇東也已入於蒙詔的領土，土地開闢，這個地方已漸漸的在文化上，政治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也是蒙唐交通要道之一，即樊綽所謂從漢界入蠻，終出此山之下是也。因爲地望的陡然增高，所以青蛉縣的金馬碧鷄的神話，也東向移植，附會到現在的雲南省城來了（註四）。現在的雲南省城遂有了人所熟知的金馬山和金馬關，金馬寺；碧鷄山和碧鷄關，碧鷄寺；在南城外也有了輝煌偉麗的兩座金

馬碧鷄的牌坊！

所以，金馬碧鷄的神話，已經有了兩個變遷，當初還是西南民族的原始的神話，有着充足的牧畜社會與自然拜物教的氣分，以後則經過了佛教故事的鑲飾，及地域的移植，形式和內容，都完全和以前不一樣了。這證明了，在西南民族中的佛教的輸入，及佛教信仰的普遍，也說明了明以前雲南文化的由滇西作為中心，漸漸的擴展到了東部，以後甚至於以東部，即現在的昆明（註五），古代的滇池縣成為雲南文化的中心；過去在滇西流行的神話傳說也集中到這個地方來了。

（註一）阿爾格（Argo）希臘神話中一隻冒險船的船名，希臘語快速之意。

許多勇士由特里賽（Thessaly）王子詹孫（Jason）統率着，往黑海東北，與黑龍爭鬥，尋求金羊毛。

（註二）所以有人疑心到所謂金馬碧鷄，應當是在蜀而不在滇，其實宣帝時方士所言的益州，即武帝改置的益州非後漢的蜀益州，故金馬碧鷄仍是在滇而不在蜀，——不過，乃在今滇蜀接壤之地的大姚，並不在此時雲南省城的昆明湖畔。

（註三）雲南以山高林密，且居於亞熱帶地方，陽光幾於直射，所以雲南的雲霞，特別的美麗奇幻。在史籍上，也好像雲南乃是雲的家鄉，雲南亦特多雲的傳說，——如彩雲南現之類。以後當另文論之。

又雲南大姚縣志：「紫邱山即禹同山，在城東二十五里。山之石，磊砢嶽嶷；石之色，赭黃紺碧，沖融暈闊。自遠視之，則縹碧深青，與蒼虛一色。白雲層層，襯貼岩壑，凸凹如刻畫然。其高三十餘里，每春烟冬雪，曠曠籠罩，磅礴鬱積，氣候倏忽變幻，每旦生雲，其日必雨，歷歷不爽。舊志謂紫邱致雨。」由此說來，我所謂金馬碧鷄，乃是山嵐雲氣之假設，亦非完全無稽。

（註四）雲南和中國的交通，除楚莊驕由黔入滇，以後漢開南中，蜀廣孟獲，以及唐蒙通使，大都由四川南下，直通大理，即古之葉榆。明以

前雲南的文化，是以這個地方為中心的。南詔建國，亦都於大理，後滅東爨併有滇東，滇西文化，遂以東移。

(註五) 昆明池始指滇西洱海，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亦指的是這個地方。其後地名東移，與印度靈鷲峯之移來大理是一樣的。惟後者是佛教的傳說，前者則是史家的誤解而已。但由此，愈可證明古代雲南文化，乃由西向東，輾轉傳播，與明以後，直到現在，完全異勢。

天地君親為大兄弟手足之親孝乃人之百行忠
 氣大矣三之執事已出至也世之也則世也而
 在人之本心士農工商各守其分有司廉恥切著
 隨德子能孝父慈冬為春臣若忠若瑞氣盈門忠
 孝兩盡萬古留名夫妻和睦家事必成弟兄友愛
 兄弟和睦七姑承玉呈也保幼而登已天火已天先
 真事和平能達比于忠烈直臣符仲鮑子不願分
 續志志餘
 也登州姓已友已之已出已力已也已已和已
 金田氏睦族樹發榮荆離古來往是道常存綱常
 世世心功在凡而口益洲形也也也也也也也
 以正日月洞明乾坤清泰宇宙光亨乃祥霖雨又
 力所由也云也也乙人字受題回知州光產另火
 可湖美君臣慶會龍虎相連萬世永賴忠孝是存
 述唐氏恭不坐步已以所先之云與也也也也

第一圖

陸次雲織志志餘所載之歌章

論 POLLARD SCRIPT

開 寄

今日苗文，約可得三種不同性質之材料。

第一種為陸次雲《朔方道志》志餘所收之譯詞歌章（參照附圖一）。此二章來源不明，國人亦罕有注意之者。余初疑其偽，繼以《苗書》中所附各種譯語觀之，知其亦有所本，非憑臆造。惟傳鈔錯誤，或不能免。其所附漢譯字之相合，以兩方語法不同觀之，似亦不無可疑。然此二章詞氣，若似漢官所作，似係之歌。意者漢文先成，僅以苗譯務求適合于原字原義，故字皆有偶義，必相符，亦正事理之所可能者也。其字體略似篆文而又不同。法人 Devéria 撰 *Les loles et les miao-tse*（載 *Journal Asiatique* 1891）即據之以為比較。然其法則仍不明（注一）。故以今日言之，吾人未能知苗文中有此一類較古之紀錄，而無以詳言其義。且此所謂苗者，果為狹義的一種族之專稱，抑為廣義的 *aborigines* 之泛稱，在今日亦殊無以名之。

第二種為 d'Ollone, *L'Écritures des peuples non-Chinois de la Chine*, Paris, 1912 所收之第四種（案頭無原書，未誌附印）。d'Ollone 自言得于川南之永寧，其中大半皆漢字。余初信苗文中自有此一類，以其與漢人接觸既久，諳習漢字者漸夥，則假之以為用，而間雜若干自造音于其間。此固西南諸族中所習見，而在控人心為近似。如 Bonifacy 所紀高苗種之情歌（*Étude sur les Cao-lan, Toung-pao* 1907），題之任先生的記羅香猿

之請教(聲韻發音記音民國十二年)龐新氏先生所記北江程之家譜(廣東北江程山雜記B.N.R.I.H.P. 第二本第四分, 民國二十一年)等皆是也。然審諦觀之, 則兩者間亦自有其不同:

- 1) 程人借用漢字音義並同, 事實上已等於漢人之自用, 間有小小差異, 亦多音讀而少訓讀, d'ollone 所收則全為訓讀字。
- 2) 程人所自造, 大抵與漢字同其法則, 或為拙劣之會意(如程父母之作登登), 或為簡略之形聲(如高南程 monger 之作竟)與余所收越人字喃 chü Nôm 及廣西太平上文, 性質全同, d'ollone 所著錄, 其自造者竟無條理可尋, 且作漢字草體, 雖未臻工妙, 而宛曲潦倒, 亦絕不似苗人手筆。

倘是兩者, 余頗疑其偽, 嗣與陳寅恪先生從談及此, 亦確信此 MS. 為僞鼎, 蓋當地漢人用以誑 d'ollone 者也。

以上二者, 審諦言之, 皆不得稱苗文(烏居龍藏報告中亦言此)。至第三種則近年歐洲傳教士所自造, 而今漸流行於川黔滇接壤之苗區中者也(雲南 Kachin 近亦有所謂文字, 為真教士 Hanson 所造, 其性質與此略近, 惟彼使用拉丁字母, 甚似越人之國語 Quốc Ngữ, 則獨有其歷史的根據, 不似此苗文之他由杜撰也)。其創之者為英國傳教士柏應理 S. Pollard (即 An Unknown World 及 The story of the Miao 之作者,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所述, Pollard 屬 United Methodist Mission, 曾在昭通一帶傳教), 為事在清末, 教人中士所謂 Pollard Script 者即此。其創迄今迭有增益, 其初似先行於 Laka (Laka 為蠻人之一支, 亦稱 Lo-wei, 即漢籍之羅整居武定一帶, 余所藏有一九一二年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所印之 Laka 語 Mark Gospel, 即用此文, 似為行世最早之一種), 其後乃廣佈于苗族, 其以此印成之書籍, 大抵皆基督教之經典, 苗人亦多有習此以作書函(參照附圖二), 理帳冊者, 花苗

較多，白苗次之（黑苗似未用此，聖經公會所印黑苗語 New Testament 用注音符號，見 Père Joseph Esquirol 著 Dictionnaire kanao-français et français kanao, 1932 亦未言有任何文字），以此文字先行於花苗間，而花苗又未諳漢語漢文，故易于輸入，白苗則漢化較甚，自無待于此毫無未歷之工，其也。兩者人數幾何，今皆未詳。又兩苗間所用雖出一源，而字數多寡，則依其方音而定，依乎近日所習，其異同有可得而言者。

第一請先述花苗，依貴州威寧大花苗楊漢克 (jan Xap sien) 君所口授，又得大字母 (Initials) 三十一，小字母 (Finals) 二十九，以國際音標對之，其詳當如下：

1. 大字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	J	T	+	C	∩	□	∩	└	J	└	└
l	p	t	ts	ŋ	m	tʃ	k	t	q	h	f
l ^h	b	d	dʒ	ŋ ^h	m ^h	dʒ	g	d	ɣ	ɕ	ɕ
				n ^h						ɕ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Y	^	∨	S	3	/	R	△	ϕ	L		(J
o	j	v	s	z	ʃ	ʒ	kl	ŋ	lh	ʔ	mb
							gl			h	mp
25.	26.	27.	28.	29.	30.	31.					
(T	□	(T	(J	(Δ	(+	(C					
nd	ŋg	nd	Ng	ŋgl	ndz	ndʒ					
nt	ŋk	nt	Ng	ŋkl	nts	ntʃ					

此中声值之決定，有數事當附言者：

1) 凡 2, 3, 4, 7, 8, 9, 10, 20 及 24 以下之清濁兩聲者，皆依調而異，高調

為清低調為濁，頗似周辨明先生所記廈門話中之事象。惟以總量計之，則清聲多於濁聲，故今以清聲為主而以濁聲附於其後。其作鼻塞後聲者則除極少數清送氣而外，餘皆濁聲，故今以濁聲為主而以清聲附於其後。至擦聲之 *f, v, s, z* 等，清濁各五，各為一母，似與此未能一致。然 *f, s* 等不皆為高調，*v, z* 等亦不皆為低調，其現象本與他塞聲及塞擦聲所見不同，故以音位觀點言之，其分合殊不為無見。

2) 第9之 *ɥ* 所表為一種 Dental stop，惟舌尖直穿，並不過於翻後，故今不用 *tɥ* 而用 *t, d*。

3) 第13之 *ɣ*，即通常所謂 Basis of vowels，略似 Urdu 之 *ɣ*，Tibetan 之 *ɣ*。

4) 第23之 *l*，正式重讀時皆作 *ʎ*，較輕或連詞時則作 *l*，後者實為前者之瘦型。

5) 苗語 Liquid 諸音，皆有送氣與不送氣而濁，而送氣之中，又分兩式。其高調者送氣強而清，低調者送氣弱而濁。Pollard 所造字，本有一 *ɣ* 以示送氣，故凡強而清者，皆用此 *ɣ* 符，而弱而濁之低調，則與不送氣者不復分別。互詳言之，苗語中之 *l, m, n*，實各有 *l, lʰ, lʰ, m, mʰ, mʰ, n, nʰ, nʰ* 三讀（其 *n* 亦有 *nʰ* 一讀，惟以少用，讀 *nʰ* 者尚未見）而 Pollard 之待遇，殊不一律。除 *l, m, n* 作 *L, C, C* 外，其他 *lʰ* 則別造一 *l*（此 *l* 當即相當於 I.P.A. 之 *ɬ*，Pollard 當亦知 Welsh 式之 *ɬ*，故為之特造一母，而不知同時尚有 *m, n, ɣ*，且與之對待者尚有低調之濁送氣字，掛一適以漏萬矣。又本文所以不用 *ɬ, m, n* 等而用 *lʰ, mʰ, nʰ* 等者，亦正以兩者相對與單化之清送聲或清鼻聲不同之故；*mʰ, nʰ* 則即作 *ɔ, c*；*lʰ, mʰ, nʰ* 則又與 *l, m, n* 同其書法（注三），是皆其分析精之故。

I. 小字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レ		0	U	5	?	Γ	7	コ	9
i	a	ei	ai	ot	u	w	ɣr	ɿ	ɥ	ɤ	œr
	a		ai					ɿ	ɥ		
13.	14.	15. ⁽¹²⁾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C	ll	=	6	8	ng	ɥ	u6	ul	uo	no	ni
ye	au	ie	aĩ	əĩ	ieĩ	ua	uaĩ	uei	uo	io	iai
25.	26.	27.	28.	29.							
∩ll	Ul	6	2	u							
iou	uai	iaĩ	ia	iu							

此中韻值之設定，亦有當附言者。

1) 第5之0，其舌位雖較標準元音略低，而兩唇特圓，與通常之較開者不同。

2) 第9, 10兩舌尖韻雖前後平唇圓唇俱備，然第10之圓唇為較遠者，第9之平唇，兩圓唇中ɥ尤罕見，且發時唇亦微侈，與吳語樹‘書’之類不甚同。

3) 第16之6變型最多，有作a, aĩ者，有作aĩ, aĩ者，亦有作aĩ, aĩ或au, au者。大抵借自漢語及字音有鼻音者，多作a, aĩ式；其本語之字音無鼻音者，則多作aĩ, au式。由音韻學之見地觀之，自皆得目為aĩ之變型。第20之u6, 第27之6，與此同例。今皆但化其第一式于下，不復贅列。

4) 第17之8，專用於漢語借字，本語中無之。

第二種述白苗，依四川峨邊白苗劉其書(ləu ndo dʒəu)所

口授，凡得大字母三十六，小字母三十，以音標對之則如下：

1. 大字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	l	T	+	C	ɔ	□	□	⊥	⊥	⊥	⊥
l	p	t	ts	n	m	ʈ	k	t̥	q	h	f
	b			n̄	m̄			d	ɣ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Y	Λ	V	S	/	R	Δ	ϕ	↳	↳	↳	⊥
o	j	v	s	ʃ	ʒ	ki	ŋ	ɬ	pl	ɕ	d
						gi			bl	ɕ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ɹ	ɹ	C	(l	(l	(T	(T	(□	(⊥	(⊥	(⊥	(Δ
ʒ	dʒ	ŋ	ɬ	mb	nd	ndz	ŋg	ŋɣ	ndʒ	nd	ŋgl
				mp	nt	nts	ŋk	ŋq	ntʃ	nt	ŋkl

以此三十六母與花苗之三十一母相較，則彼有而此無者凡二事：
 一為ʒ，一為l。ʒ(2)音本為白苗所無，故凡和語之相當者，在花苗為ʒ(2)，在白苗為R(3)。如‘好’花苗讀ʒll(zau)，白苗讀Rao(3oŋ)；‘龍’花苗讀ʒɔ(zay)，白苗讀Rɔ(3aŋ)是也。l之喉頭塞音或擦音，在白苗亦無之。

此有而彼無者凡七事，即自22之↳以迄28之(l是也。白苗語中之pl-bl，本為較古之型式(註四)，花苗皆已混於kl-gl，故無此↳母。23之q，則自11之⊥分出；27之ɬ，自ʒ之T分出；25之ɹ，自ʒ

之J分出, 26之J, 自7之C分出; 27之C, 自5之C分出。此五者中, 又得
 分為兩類: 一為前後不同而分者, 如9(C.C)之與7(h), C(η)之與
 C(n)是也。此在未分以前, 凡遇舌面前聲之字, 本皆加小字母n(1)以
 表之, 然有時仍不甚確, 如表苗稱'他'為ηy, 而書作C, 則似讀
 ηy矣。故此兩母之分, 可謂蓋近實際。一為清濁不同而分者, 如上
 (d)之與T(t), 2(β)之與J(k), 1(d3)之與C(β)是也。此在分析上
 亦更密。然第2之J, 第9之C, 第10之J等, 仍兼清濁兩讀, 則於
 例未他五者而外, 別有28之(1(注五))。此當為L已與L分主, 乃其
 低調之1ⁿ而亦加以分析者, 此其認識可謂亦進一步。然同例尚有
 mⁿ, m^h, nⁿ, n^h, ηⁿ等, 未能盡加分主, 則待遇不齊。又1前之C, 以他字
 例之, 當為一種鼻腔送氣之符端。1ⁿ之h, 性質上實為"腔送氣", 今
 乃亦以C加之, 則表現不確。總之對於苗語Liquids中特殊事
 象之認識, Pollard固始終未時發澈也。

又除此兩苗間不同者而外, 其相同之字, 音值或亦小異。如第9
 之C, 白苗所讀, 雖亦為舌後塞聲, 其舌體雖亦不過於翻轉, 而其
 喉阻較後, 實以舌共舌面混成部分上抵後部牙林與硬顎接
 近之處, 性質或在t, d與t, d之間, 應是與J, 3同位之塞聲, I.P.
 A.無之, 故今仍寫作t, d(注六)。

I. 小 字 母 表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n	—	l	l	o	u	b	Γ	7	∩	C	q
i	a	æ	ai	o	u	ei	ɿ	ɥ	ɣ	ɣɛ	əu
	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ll	=	ɔ	ɛ	ə	u	b	ul	uo	ub	ɳ	ɳ
ou	ɛ	əŋ	əŋ	əŋ	a ⁿ	ə ⁿ	uæe	uo	uəŋ	ia	iu

25. 26. 27. 28. 29. 30.
 nll nlo n= nc 'e nb
 iau io. iie iye ian iə"

以此三十母与表苗之二十九母相較，則彼有而此無者凡六事，此有而彼無者凡七事。前者皆為白苗語中所無之音素，不煩論列。第以後者言，則第12之q(au)母与表苗之ll(au)相當，如‘灰色’表苗讀ll(tʃau)，此稱llq(tʃau)；‘頭’表苗讀ll(tau)，此稱llq(hau)是也。第17之o(oy)，亦每与表苗之ll相當，如‘山’表苗讀ll(tau)，此稱llq(toy)是也（上節所舉‘籽’亦此例）。第18之v，19之b，30之nb，則大概為譯寫漢語借字而立。川黔滇諸省漢語鼻尾聲多不固定，在前韻與中韻之後，舌尖与舌根往往並列，故無論標準漢語為ən或-ən，in或-in之字，皆以b nb等當之。27之n=，28之nc，本為ŋ(c) c(n)等末与T(h) c(m)分立時用以示舌前作用者，ŋc既造，則其前疊唇聲之n(n)，已可刪去。惟新大字母尚未通行，故此兩母仍相混不廢。此七者之大略也。至字与表苗同而音值小異者，如乙乙乙乙等鼻尾按表苗為德國l之聲形亦不若表苗之多，皆如音標所示。第7之b，則原言白苗如此讀，然語中實罕用（余尚未見有用此字）。8,9兩舌尖韻似僅讀舌尖前一種，而未有讀舌尖後者，即以舌尖前而論，第9之圓唇亦未見。第2之一，除依其前之聲母而分a及兩種外，尚有一種略帶圓唇性質在a與a之間者，苗人或書作儿，或亦以此當之（如桃樹曰KID，琪標苗人或書作Δv，或書作Δ-）

關於苗語向音韻異同之現象，其可論者不止此（注七）。今但論其与文字有關係者，要之以文字學觀點言，則此苗文者固僅然所謂音素文字也（Alphabetic characters），印支語族中之用音字者，音假文字（Syllabic writing）雖多近似漢文，而音素文字則

皆淵源印度如西藏，如緬甸，如暹羅，如振夷，此一覽而可辨者，惟此形造之苗文，乃略似於歐文而又不同，觀視之甚似 Bell 之 Visible Speech (此趙元任先生法)，與其他同族所用者，截然不同其體系，異日或竟幸得流傳，而作者幽閩，特使後之讀者，迷惑而不知其所始，此余憂之小文之所為作也。

又音素文字之中，通常又得分為母子主從及母子同位二種。上述印度系之諸文，其表輔音之字母，皆有其所謂 Inherent vowel 者，而又以其他表元音之符號（即通常所謂 Vowel-signs），附于其上下前後，此所謂母子主從文字也。今此苗文，每一 Vowel 皆有其獨立之字形，正與今希臘系之諸文，同為母子同位文字，而其所以部署之者，則猶略採母子主從之形式。故表輔音者稱大字母，表元音者稱小字母，而書之之法，必以小字母綴于大字母之上端或右旁。此在造字之初，殆由於漢字點角之法，得其暗示，以苗語為聲調語，既以小字母之地位，代表聲調之高低，則不煩重注調符。此得以白苗一字為例：

(1) $\bar{T} = ta1$ (殺) (2) $T^- = ta1$ (敲沖) (3) $T^- = ta1$ (索真價)

(4) $T_+ = ta1$ (一) (5) $T_- = da1$ (學) (6) $T_- = da1$ (來)

更約言之，若以 1, 2, 3, 4, 5, 6 代表白苗之六調，則其小字母之地位如下：

$\begin{matrix} \bar{T} \\ 1 \\ 2 \\ 3 \\ 4 \\ 5 \\ 6 \end{matrix}$

特以較緬甸文之必加 ok myit, se pak 等字于字下或字後，以示其為 ton bref 或 ton grave 者，似反有勞逸之不同。要之此雖為母子同位文字，而以其所示之法，與 polysyllabic 者不同，故其所以位置之者，亦略殊其方式。此固又事理之所應然，而在以往則

未見其先例者也。

本文所陳，在乎證釋此文之真相。至於應用而後其所予他方面之影響如何，則將以俟後建之批判，非此短篇所能具矣。

(注一) 倭人藤原貞幹以彼邦鹿島神社所藏曲譜古文，与此相肖，遂目為苗人東渡後所書。平田篤胤駁之，謂苗文性質，字各有義，與假名不同科，向有相似，亦不過偶合而已。由今言之，此苗文與神代文字之無涉，自不待論；而其果為忘字 (Ideographs) 與否，亦尚無得而言也。

(注二) 依 Mrs. L. Milne 所記，萌童語中有 hl-, hr-, hm-, hn- 等，其性質當亦與 lⁿ, mⁿ, nⁿ 等相同。特萌童無聲調，不知尚別有 lⁿ, mⁿ, nⁿ 等否？惜無機會親受，為和者作一印證也。

(注三) 此二系或作 x，在苗作書札等尤多用之。

(注四) 參作者 The Influence of Liquids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 Groups in the Indo-Sinic Family.

(注五) 據劉君言，此字母雖新定，然罕有用之者，蓋苗人自能言之而不能辨之也。其他 23 至 27 諸字亦未通行。

(注六) 或可鑿用 Lundell 式之 f, g，惟性質與 Lundell 本意或仍小異。

(注七) 如夜苗之 Δ，所代表者即有 kl, xⁿ 等句型是也。余方列為夜白苗音詞彙，將于其首為序詳言之。

附記

1) 關於遠東諸民族之音字，其最簡要之論述，可讀 Notice sur les Caractères étrangers anciens et modernes 中 G. Maspero, J. Bacot, Éd. Leroux 所作諸篇。本文不欲為廣泛之較論，

故不及。

- 2) 時人論述每有引及中外地輿圖說集成中藝苗文考者，余亦見其名而愛之。而書為清末坊肆擇撿之作，時過遂不易得。燧火中移書故都求之，浮沈五月，幸得遞到，大喜過望。檢讀之則仍習見之苗民考也，一字誤人，至於如此。度讀者或仍有以此為懷者，故附及之。
- 3) 文中關於 Laka 部公曾得純声尼之教示記以志感。

二十七年九月寫成於昆明寓居

調查西南民族語言管見

吳宗濟

(一) 調查語言的切要

人類傳達意志的最有效的工具，就是語言。語言不通，要想推行政教，實等於緣木求魚。我國邊疆各民族種類的複雜，至今還沒有具體的報告。即以雲南一省而論，漢族只占全人口三分之一，非漢族竟占了一大部份。這些民族雖也有漢化很深的，但大多數和漢族還是非常隔閡。漢人能通曉他們的語言的，至今還很少。和他們交易較久的雖能通曉語言，然而多缺乏語言學的知識及訓練，不能編著辭彙及方言報告，以供初至者的參考及學習。因此這種工作反被外國人先做了！

就西南一隅而論，在雲南的瀾滄，車里等地，以及滇越鐵路的沿線，英法教士早已做了幾十年的文化侵畧工作。在卡瓦山一帶，就有學校十七所，福音宣講所九十處。在羅黑山一帶有學校十四所，福音宣講所一百三十六處。這幾處的教民至少都有三四萬人，他們不但使工作人員的生活安定，而且還供給學生的衣服書籍文具。反觀我們的教育邊民情形，真是相形見絀。廣西省對於特種教育，素稱努力。據二十三年統計，設立特種學校的只有十縣，共學校二十五所，全部學生只有八四六人。這些學校並不都是苗僑學校，連感化學校及孤兒教養院都包括在內。可見實際還不及此數。雲南省的實施邊地教育，也已發動了好幾年。截至二十五年四月，推行邊地民族教育之省立小學已設置了三十四所，分佈於中維，麗江等十三個學區。成績皆有可觀，然而對於教本的選擇，却是個嚴重問題。這些民族的語言生活都各不相同，要使他們制足適履的都讀商務的復興教科書，或

中華的新課程標準適用教科書，（雲南省立小學所用）究竟還有很多的隔闕。

雲南省教育當局曾顧到這種困難，也主張過：

『一、對有文字之擺夷與古宗，國語外，兼授英文及藏文。

二、對無文字之各夷民，教學初步，以夷語釋國語。』

不過因為『缺乏通習土文土語之教師，及缺乏土文土語之教本，致成效極少』，於是以前曾請教育部轉函國立中央研究院要求『派遣民族學語言學專家多人組織考查團，前往滇省作各民族語言文字之調查及研究；及編定漢藏，漢緬，漢苗，漢夷合璧之教科書……』可見特種教科書之編定，多少已為當局所注意。在編定之先，又非詳細調查語言不可。

（二）調查人員的資格

調查語言的工作，除了運用充分的學識，還要有相當的天資。這些專家不但要具有豐富的學問，清楚的頭腦，更要有一副強壯的體格，靈敏的聽官，最難是還要抱着殉道的精神。他的素養獨靠書本是不够的，必須有幾年的野外工作經驗，這點經驗沒有一筆可觀的調查費，也培植不成。在我國只有極少數的機關從事過這種工作，所培植出來的人材更是寥若晨星。欲求「專家多人」從何可得？

不過，目前時勢所逼，即不談邊民教育，無論對內政上外交上的關係，都有趕緊調查的必要。遠如英法教士在邊境上已做了幾十年的侵畧工作，若不急謀抵制，像這樣一直越俎代庖下去，勢必取而代之。近如難民的移墾；抗戰壯丁的發動；沿邊鐵路的敷設；礦藏森林的經營，都與西南民族的關係一天一天的加深。如果語言不通，習俗不慣，勢必與土人發生磨擦，防碍工作。所以調查語言實為當前切要的企圖。一時既不能得這些專家，但也可以另覓途徑。

調查語言的目的，從前都是從純學術立場出發。為了這種標準，資格限制不得不嚴；工作報告不得不慎。但是還有一個更實際的目的，我們還沒有做。英國人在緬甸，法國人在安南，都拿調查所得，著了許多許多的語言書。有些材料在學術上固然不一定很有價值，可是的確對他們的國家盡了一部分侵畧義務。有些給後來者莫大的便利，有些給被統治者以相當有效的教育。我們的目的似乎應當

暫時犧牲一點水準，以求目前的適用。

(三) 調查人員的訓練

自然，這種工作沒有專家是不成。我們可聘請少數的語言學專家來領導。第一步組織一個「邊地民族語言調查人員訓練班」。招考一般大學師範的畢業生。關於他們體格的強弱，聽覺的靈鈍，以及有無音樂天才，抵抗疾病能力等等，都須嚴格的檢定。中西文字的程度，更是要選擇較優的。

訓練的科目，由專家酌定，大致不外乎語言學及語音學的訓練。及其他有關的科目，此外可隨各人志願擔任的區域，分別授以有關的語言，如暹羅語，緬甸語，西藏語等，以及各該地的文化風俗狀況。「野外工作須知」，也是一門很重要的科目。可請有過充足調查經驗的專家來擔任。常常有些志願的青年，因缺乏常識及準備，而致發生悲慘的結局，成為不可補償的損失。所以這層也必須顧到。

除了招考一般青年之外，那些邊地小學的校長或教職員，也是很適合的人材。雲南教育當局曾有議案，責成邊校校長「研究當地情況及語言，分季具報研究成績」，並對「所報調查研究工作具有成績者，專案獎慰」。他們久居邊地，熟悉當地情況，對於當地語言，自有相當薰陶。而且就地取材，尤為方便，不過若沒有科學方法所得材料仍是不能利用。以前邊民語言的紀載雖也散見各書，不過或標音不確，或詞彙貧乏，對於句法，尤多不詳。因此都是斷簡零篇，無補於事。所以不經過專門訓練，率爾從事仍是沒有結果的。

(四) 調查的環境

從前的大人學士，視邊地為畏途。大致有些是因遷謫而來，窮愁多病，鬱鬱以終。有些是因行賈所經本無目的，過眼即忘。所以窮荒僻壤，雖不乏他們的足跡，然而紀載不多。即有也不是陳襲前人，就是耳食不確。甚或未至其地，侈言奇險，以炫於世。以致後人見了，裹足不前。這種惡習，小則影響士氣，淆亂聽聞。大足以喪權辱國。中緬界務南段勘界時（光緒二十五年），就因劉鎮（萬勝）的畏險而喪失了隴川地的大半。

所以，前節說過，調查人員，還要有殉道的精神。固然不一定要隻身無備的

親歷險阻，可是在不妨礙意內的安全情況下，一定要能深入腹地。固然，駐在一個交通比較方便的小城市，也可得鄰近民族的材料。但是要求詳而且實，就要自動訪求了。辦邊地教育的人有幾句口號，是：『入其地，不畏險阻；入其家，不避狹穢；入其心，不倦教誨。』做調查工作除了也要『入其地，入其家』；還要『入其心，不憚請益』。這纔能得可靠而充實的材料。

(五)取材的注意

普通調查漢語，可以用一套字或讀物請發音人讀，調查非漢語就迥乎不同。他們有文字的不見得盡人皆通，沒有文字的更無法確定辭與所指物的適合。譬如你指指鞋子問他，他回答的不一定是草鞋或布鞋。這些西南民族大多數動詞不見得多，而名詞倒分得很細。這一層必須弄清楚。另外，他們有些用具，我們沒有見過的，甚至沒有適合的名詞去翻譯。譬如泰(Thai)族的「火塘」，包括他的許許多多的文化，如果譯成「火爐」或「竈」，就失去原來的意思。現在把一時想到的應注意幾點，畧列於下：

(1) 稱謂辭 西南各民族的宗社組織和親屬關係，多少和我們不同。彼此間的稱謂辭用法也就大有出入。譬如我們男子稱妻的父母或女子稱夫的父母各有不同，而廣西象縣的花籃傣稱起來就沒有什麼區別。而且，他們在本宗族的親屬中，在比自己長一輩的及和自己同輩在稱謂上沒有輩分的差別。遇到這種情形，就要詳細考察，或畫一詳表讓他們指着說。或到他們家中，明瞭他們的關係後，再記錄他們的稱呼。

(2) 專用辭 我們古語中專用辭非常多，翻開詩經一看，就有許多僻字，這些僻字現在已淘汰得不少了。孔子說讀詩經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這些鳥獸草木之名，在西南民族中也各有其專稱。譬如我們說水牛黃牛同是一牛字，而用水或黃來形容。在泰語中，就各有專稱。所以我們不能持一牛字，就概其餘。

(3) 民族物品辭 一個民族各有他的特點，用具也各不相同。有很多他們常用的東西，在我們倒不熟悉。如果已經『入其家』，自然要舉物就問。這樣辭彙纔能豐富。

(4) 音讀字和訓讀字 沒有文字的諸族中，往往臨時用漢字及漢字化的自造字來應用。在他們展轉流傳的唱本中就可見到。這些材料可搜集來請他們讀。可以發現許多他們的表情達意的方法，同時還可整理出他們關於漢字的讀音，供給推究漢語古音學的材料。訓讀字如廣西羅香瑤人的歌中。寫「知」而讀成 pai；寫「落」而讀成 i:a 等。音讀字如同上瑤人「鄧」讀 tang 而借作「跟」的意思；「能」讀 nang 而借作「好像」的意思。半音半訓字如廣西隆安僮人的自造字：「嚳」讀 na，即「面孔」。「那」是音符，「面」是義符。又如「佷」讀 huen 即「人」；「呷」讀 kin 即「吃」等等，這類字非常多，必須分辨清楚，才不致失去原意。以前有人也曾搜集過這種材料，然而當時沒有請他們讀出來錄音，以後離開原地，沒有人能讀，等於廢紙了。

(4) 同音辭 同音辭在漢語中非常多，譬如一個 s:i 音，在吳語的陰平就有「思」，「絲」，「斯」，「司」，「施」，等字；去聲就有「世」，「試」，「勢」等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西南各語各種情形還不多，不過總難免有同音字。如果知道一個音的意義，最好再問他有沒有其他意義。常常一個音既有他們土語的意義，同時又作為漢語借字用。如羅香瑤人的 lau 意思是「那」，同時又是漢語的「流」字；i:a 意思是「落」，同時又是漢語的「吃」字。

(5) 切音問辭 得着相當的辭彙以後，就可以着手整理音類：看他有幾種聲母（輔音），幾種韻母（子音），幾種聲調（就是不同的調高，在漢語中有「平」，「上」，「去」，「入」等名稱）。把所有的聲母配上所有的韻母，用他所有不同的聲調一一讀出來讓他聽，問他有沒有意義。這種問法。可以問出許多想不起來的字眼。或者可名為，切韻指掌圖式的問法。

(六) 標音的注意

無論用那種音標，只要分得細微準確，都可以用。不過最好還是用「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這是已被一般語言學者公認為最適用的一種記音工具。不過人類語言的音素，實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原有音標雖已把人類語言的聲音包括很多，但或還有遺漏或不適用的情形，我們不妨加以擴

充，或附加符號，或另造音標都可以。不過「國際音標」大多數是為研究印歐語言而成功現在的形式，對於亞洲語特有的聲調還沒有適用完備的符號。可以自造一種或採用趙元任博士的「字母式聲調符號」Toneme Alphabet的無論用那種調號，最要緊是不致於把調類混亂。譬如有五種不同的調，就用五種或「5—1」種符號。或寫1^ˆ2等小字也行。記音的準確與否，全在乎調查人的本能和訓練程度。前人批評顧炎武，「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我們調查西南語言，考古之功倒不妨淺些，審音之功是一定要多多訓練的。關於西南語言的聲韻調特點，想到的畧述如下：

(1) 聲母 - 輔音 很難發的輔音像小舌爆發音「q」，「G」等，在西南語言中倒不大見，不過像 b, d, g, th, cj 等在漢語裏不大有的音，倒會在西南語言裏找到。還有許多似同實異的幾對聲母，如暹羅語的 p 和 t̪；t 和 t̪；等等都常使聽的人混淆的。還有些似是而非的聲母也要非常注意，譬如筆者從前記廣西田州僮語時，記了一些 f 聲母，後來仔細觀察才知是 th 之誤。因為他的 th 摩擦較多，同時下唇常常觸及上齒，因此容易聽成 f。所以標音時不但要用耳聽，還要用目察。所謂「察言觀色」的功夫，一定要做到。

(2) 複輔音 許多學者承認漢語古音有複輔音，如據「不律謂之筆」說「筆」的聲母本為 pi；又據「孔為窟籠」說「孔」的聲母本為 ki。這話不管他可靠與否，至少在西南語裏已找到例證：廣西武鳴及隆安兩縣的僮語中就有 pi, ki 的聲母。同樣暹羅語的這種例子也不少。有時讀得快，聽不出有複輔音，就更要注意。

(3) 收尾 漢語中只有少數方言如粵語還保存古音全部的 -p, -t, -k 等收尾。泰語中也有好些種是有這種收尾的。另外藏語中還存有 -b, -d, -g 等濁音的收尾。有聲門阻(?)的收尾(吳語的入聲也有這種現象)，常常不易聽出。收 -p, -m 時可看他口唇的動作；收 -t, -k 或 -n, -ng 時，就不大容易分別。有時常常要用一個連詞去問他。譬如國語說：「天啊！」是 tianna (天哪)；「光啊！」是 kuang nga (光呀) 等等。因為「連誦」的關係，使前字的韻尾加強，就更覺清楚了。

(4) 久暫 在西南語中，有時同音字因發音的久暫——長短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如羅香傣語「界」和「拜」pai 聲韻調完全相同，只因前者短些就有不同的意義。泰語裏也有這種情形。

(七) 整理及比較

這些辭彙式語彙的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時，就要加以整理。不然仍是一堆「粗料」raw material，無法應用。第一步先要編出一個「同音字彙」。除了已收的辭，還要加上會話或故事上所含辭彙以外的辭。

常常有一個辭讀成幾種不同的音，必須加以辨分。如傣語的biau (我)常常說成miau，按照音理上解釋，b之變成m是極普通的失去爆發保留濁音的現象，所以就歸為一類。藏語裏這種變例，更多不勝舉。整理時要非常小心，不然就會糾纏不清。

西南民族的語言多數和漢語同支。除了他們的土語，還雜着很多很多的漢語借字。如果不用比較方法，就難分別出來。譬如傣語的「了」讀si:u「量」讀gau，乍看和漢語毫無關係。用了和古漢音比較方法之後，知道所有的「來」母三四等字都讀g母，因此決定了他們是漢語借字。

除了和他們的母語(漢語)比較之外還要和他們各個的同系語比較。如僮語擺夷語之和暹羅語；羅羅語之和藏語緬甸語等等互相比較，都是必要的工作。除此，還要和鄰近語比較(漢語或非漢語)，纔知他的真相。譬如廣東的傣人常借「粵語」的音讀字廣西的僮人常借「平話」的音讀字。如果調查人只有國語的知識而不稍通調查地鄰近的語言，結果總不會完滿的。

辭彙之外，關於他們的句法，也須明瞭。有些地方前置詞或後置詞影響一個字的意義；有些地方主詞，賓詞，動詞等又顛倒錯置，迥和漢語不同。這些都要弄清楚。嘗見有人直譯漢語，「小小雞」一語為擺夷文，也作「小，小，雞」的次序。殊不知泰語的「句次」word order是名詞在形容詞之前。而且「小小」在擺夷應作「小多」(即很小)。如果翻譯起來，應作「雞，小，多，」的次序，擺夷人才聽得懂。

這樣整理好的材料，包含辭彙，句法，比較說明，以及會話故事等舉例，成爲一個有系統的報告。然後調查人可告功成，回來幫助領導人審查後備用。

(八)材料的應用

目前的需要，並不是要做詳盡的學術報告，而是要編輯特種教科書。及漢夷對照的會話辭典。前者是教育西南民族用的；後者是作旅行的人參考的。關於教科書，除了原調查人，還要徵求教育專家，以及有過邊疆教育經驗的人的意見，利用所得辭彙等材料，試編他們初步啓蒙的教科書。在灌輸以時代知識之外，更要時時利用注音漢對字來對照，以求國語的普及。

關於教科書的形式，還需更多的意見來討論，這是本文所不能包括的。大致說來，不外乎利用一種拼音文字——無論是「西南羅馬字」或「夷言注音字母」，來做津梁。漢字的直輸教法，無論如何是收效很微的，如能做到「看圖識字」，把「圖」，「土語拼音」，「漢字注音」（音用國語但和土語要同一拼音系統。國音稍「藍青」一些不妨）同放在一頁裏，必能收一箭雙雕之益。

教科書之外，一般通俗壁報也可用拼音文字來寫，這對於抗建前途收效不淺。如果再利用西南民族中已漢化的分子來教他們的鄉人，同時再口語宣傳，更可加強教育的力量。

(九)結論

這種工作的切迫也許不在訓練壯丁以下，即使內政方面不緊要，至少對於西南半壁的國防有關。以前不是沒有賢官志士要想提高西南邊民的知識，使他們漸漸認識祖國；不過因爲方法的不科學，始終沒有太好的成績，以致讓他人着了先鞭。這裏不過是提供一點小小的經驗，更希望能拋磚引玉，有更好更新的方法發表出來，以供賢明當局的採納，而踐於實行。

最後，這種建議只是一個初步救急的辦法，如果要澈底的研究西南民族的語言文化，更需要多多培養民族學語言學的專材，以期在國內能有更好的收穫，在國外能爭取一個更高的學術地位。

雲南西部彝夷民族之經濟社會

江 應 樑

一、引論

本文是以居住於雲南西部騰越、龍陵邊外今之梁河，連山、盈江、隴川、瑞麗、潞西諸設治局所屬各土司地內的彝夷民族，作立論的對象。此一帶地方，就政治統治的沿革上說，漢、唐時統名之爲永昌徼外西南夷區，爲中國政治勢力以外之地，元時始於今南甸境內，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至元二十六年），以今隴川地置麓川路（至正中），於干崖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至元中），於芒市立芒施路軍民總管府（至元十三年；明時，復次第成立南甸宣撫司（正統三年）隴川宣撫司（正統十一年），干崖宣撫司（正統中），芒市安撫司（崇禎十三年），蓋達副宣撫司，遮放副宣撫司（萬曆十二年），猛卯安撫司（萬曆三十二年）；各設土司治理，統名之曰百夷之地。民國以來，始稍稍收各土司治權於國家，將各地劃爲特別設治區，現則共設有六設治局，計梁河設治局，統治南甸土司地；連山設治局，統治蓋達土司地；盈江設治局，統治干崖與戶撒兩土司地；隴川設治局，統治隴川土司地；瑞麗設治局，統治猛卯與臘撒兩土司地；潞西設治局，統治芒市，遮放，猛板三土司地。

此一帶地區，在山國的雲南裏，就地理的環境上說，是有着幾個特殊點的：

- (1) 多爲廣大的平原地帶，地土肥美，適於農業耕作。
- (2) 氣候較熱，植物的生產繁茂。
- (3) 溫度大，雨量充盈，河流水利極便。

在此豐沃地區中的主要居住者，便是獼夷民族。獼夷即周書所稱的百濮（註一），史記所稱的然夷民族（註二），後漢書所稱的哀牢夷（註三），唐書所稱的三濮（註四），後人載記中，又有百夷，獼人，擺衣，擺彝諸名；緬甸則呼之為禰（Shan），安南呼之為勞（lao or law），或土人（Tu-jen or Tu-man），儂人（nung-jen），獼夷自稱為 Dai，人類學研究上，通稱之為 Tai。其分佈區域，包括暹羅，緬甸，安南，及雲南西南沿邊地帶。就人種上說，獼夷與中華漢民族，在種族上有相同的淵源（註五），而與中國歷史上所謂之百越民族，血統上似更有着極深的關係（註六）。

獼夷民族散居於雲南境內，其歷史的淵源很長，在有文字的記載時，雲南西部一帶，已經成為獼夷民族主要的集居區了。七世紀定都於大理的南詔帝國，其建立便是以獼夷民族為主體，自唐經五代迄宋，獼夷民族在政治上都是離中國而獨立的，元代始征服於中國，迄於明清，漢民族的勢力，日漸南移，獼夷民族乃被迫而退居西南邊區各地，惟政治上始終保持其特有的土司統治狀況而未直接歸屬於中國政治體系內，因其有着久長的歷史演變，與漢民族及其鄰近的西藏，緬甸，暹羅，印度諸種密切的接觸，交互地受到各族文化的薰染，同時，他本身又有着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及政治體系，所以，就今日的現狀言，獼夷民族在西南民族中，文化程度算是最高，而政治，經濟，生活，信仰各方面，又都有着一種特殊的形態，若對其現實生活分別加以考察探討，當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工作。

現時雲南境內獼夷民族的主要聚居之地，除西部的騰龍邊區外，尚有兩部的車里元江區域，此兩地的民族，雖同屬獼夷，但為着地理環境與政治統治上之不同，其經濟社會的組織，便多少有些差異，本文的寫作，完全以作者實地考察時所搜集得之資料作依據，故文中只以西部騰龍邊區的獼夷作探討對象，又本文係拙作雲南西部獼夷民族考察報告全書中之一章。除專門分割其經濟社會組織外，其他諸種現實生活，都分見原書各章中，本文所能顯示給讀者的，僅只是獼夷民族現實生活之一方面的真象而已。

一、社會及經濟階段之透視

從社會演進史上看來，人類社會及經濟制度的演進，必須經過這樣的幾個階段。最初為原始共產社會，經濟為全社會所公有，社會上無私有財產制度；後來由於兩性關係的確立而發生家庭制度，對原始共產的經濟社會便發生了動搖；由家庭及親屬關係的擴大而形成另一階段的氏族社會，於是人類社會便發生了幾種特殊現象：人們已能利用自己的勞力製造出生活所需要的產品，共產的經濟制度已被消除，社會間一切經濟及經濟產品已為私人所有，換言之，即私有財產制度已確立，社會上并已有了剩餘生產品，一部份人且能依此剩餘生產品以維持生活，因此，在氏族社會中已經有了兩個對立的階級，即貧與富的產生。又由着繁複，擴大，不斷的戰爭，使封建社會繼氏族社會而成立，在封建制度的社會裏，已顯然地見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現象，由着戰爭的掠奪人口及戰敗者以人口作戰勝者的賠償，而發生了大規模的奴隸制度。在封建社會的初期，貴族與平民或貴族與奴隸兩個階級的對立雖已形成，但社會經濟并未全部操在貴族手裏，即是說，封建諸侯雖也擁有廣大的采邑，但人民仍然各有私有的財產，後來，封建諸侯漸漸把統治地域中人民的土地財產兼併了，形成所謂有條件的土地佔有形式，而以土地出租於他人，以收取各種賦稅，對於租種其土地的農奴，施行着特殊式的剝削，此種社會，可名之為封建的大地主社會。在今日的文明國家裏，此種社會制度已全成為歷史上的古跡，惟在雲南西部彝夷民族中，其現實的經濟社會組織，則確切地正適當於歷史上封建大地主制度的階段上。

騰龍沿邊諸區，雖有六設治局的設置，在表面上，地方的治權似已操之於政府，但實際上，經濟及政治的實權，却仍然握在土司手裏，形成一種特殊的土司統治社會，即所謂封建的大地主社會；其經濟組織及社會制度，有着如下的幾個特點：

A. 人民無私有土地制，全社會土地，皆土司一家之私產，全社會人民，也便是土司一家之佃戶。

B. 土司適當於此一區域內之封建諸侯兼大地主，本身

(甲) 掌握全境最高行政權，

(乙)有執行及制定法律之權，

(丙)有統制及支配全社會經濟之權。

C.土司之親族，相當於大諸侯下分封之小諸侯，各領有固定之小采邑，而直接受制於大諸侯——土司。

因為彝夷的經濟生產，全部建築在農業上，所以土地既為土司一家所私有，則社會經濟，也就成爲一種畸形的組織，或者竟可以說，除土司外，社會上無私有財產制，從社會的組成上看，可以截然地分爲兩個對立的階級：一是統治階級，亦即貴族或大地主階級，包括土司及土司的族屬；另一是被統治階級，亦即平民或佃戶階級，包括全部人民；下一階級對上一階級，通常負擔着如下的義務：

A.納穀租

B.納門戶稅

C.服差役

D.供應土司署中之食用

E.特殊徵納如嫁娶費，喪葬費，生育費，襲職費等。是以今日的彝夷社會，不僅是地主與佃戶的對立，直是家主與奴隸的對壘。

在各土司地中，土地是無價值可言的，人民的耕地皆向土司署中領種，某家領種若干田地，若果這家人因着遷徙或人口減少不願再事耕種時，另一人家欲承繼這些耕地，只須宴請原主一次，或送給烟茶若干，謂之『碼硬土退錢』（註七），此項田地，即可轉承爲已有；此種轉讓，土司當然不過問，只要承繼人能繼續原主照納租稅，盡佃奴之一切義務，便無問題；有些地方如芒市，南甸，爲着人口的增加，耕地不敷分配，且因米穀向外地銷路之旺盛，關於田地的承頂，一般也須出錢若干，但這絕對不能說是田畝的買賣，只能認作承頂耕地的手續費及給與原主的報酬費而已。因爲人民一般都無土地所有權，故民間的遷徙流動性極大，如果某家爲着生活上之不如意，與本寨中人不能相處，或宗教信仰之變遷（註八），或爲債務及逃避土司之徵發，常有舉家連夜遷入另一土司境內去的，彝夷

習俗，若甲土司境中住戶欲遷入乙土司境，只須先與欲遷往之村中的頭人接洽，由頭人代報老幸——寨的寨長，得其許可，即可遷往，遷入時由老幸指劃若干田地與之耕種，村中鄰里，羣來幫助其伐竹造屋，並各借給穀米若干作目前食用，並可享受豁免三年租役之特權，三年滿，即可正式入籍本村，與村人同等負擔對土司應盡之一切義務。至於遷移後原住地拋下之耕田，自有寨中頭人暫時管理，或便任其荒蕪，待另有人家遷來時，再指撥與之耕種，好在可耕的荒地既多，而所有權又屬諸一人一家，自無爭執之事。

這種情形，與歐洲中古時代的封建社會，確有多少相似，社會的經濟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多數份子的生產所得，除開維持一己最簡單的經濟生活外，全部集中了來供給一人一家之特殊享樂，就地主階級的土司們來看，生活的優異與經濟的豐裕是為未經親見的人所想象不到的，而佃農階級的本身，則除可以維持其簡單的衣食外，較富者不過多有幾頭牛馬，土地既非私有，房屋又皆竹籬茅舍，無經濟上的價值，若說金錢的存積，則又為着三個原因而無儲蓄的可能：

- A. 無發達的工商業，欲以農產品來換取多數金錢，為事實上不可能。
- B. 對統治階級負擔過重，使個人生產，實不可能得到贏餘存蓄。
- C. 對宗教上的花費太多，—— 彝夷皆虔信佛教，每家人除經常的供應僧侶的衣食外，若有餘錢，都必全部花用在宗教的場合上。

為此之故，在彝夷民間，可以說絕對沒有堪稱為富有的人，但反過來，在彝夷社會裏，也就很難找到貧至衣食無着甚或不能舉炊之家；在漢地中任何都市以至農村都可見到的街頭求乞者，在彝夷村寨中却就不易見到，這也有着四個原因：

- A. 夷區中土地肥美，氣候近於熱帶，農作植物生長極易，求個人的溫飽，並非難事。
- B. 各土司區內，多鬧着地多人少的恐慌，土司所擁有的耕地，都在盡意招引佃戶，人民只怕不去工作，不怕無田可耕，既能做土司的佃戶，或竟佃戶的佃戶以至佃戶的傭工，雖受多重剝削，個人生活也總可不成問題。

C. 據彝夷自言，夷人最重親屬，倘某家貧至流為乞丐，則與之有親族關係者，必招寨中人譏笑，是以夷人遇親屬中有貧不能生者，必量力招往就食或設法使得工作。

D. 有種無親鄰由他處流入的夷人，偶或謀不到衣食，則可到寨內彝夷佛寺中，代和尚作灑掃工作，寺中亦必供給其飯食。

由這種情形看來，可知彝夷社會中，除土司及貴族階級外，可以說既無富有階級，也無貧不能生之輩，民間的經濟生活水準，一般却是很平等而無多大高下的，下面，我們將社會經濟的生產情況，加以剖視。

三、農業的經濟生產

彝夷社會的經濟生產，可以說全部建築在農業的耕作上，這大概由下面的三個原因所造成：

1. 彝夷所據有之區域，皆為廣大平原，雨量充足，地土肥沃，河流灌溉便利，更兼氣候較熱，農作物生產，極為旺盛。
2. 彝夷個性皆安土重遷，尤不善經商，把出門遠行認為一件絕大可怖之事。
3. 與幾千年以農立國的漢民族交往得最早而密切，其鄰境的緬甸、暹羅、安南，亦農業國家，自難免受到生活方式上的影響。

此所以造成以農作為經濟生產重心的今日之彝夷社會，若從農業生產的方法上看，今日之彝夷民族不僅不能說是野蠻，即半開化的階段，已將成為過去，目前已向文明之域中走進了。據 F. Muller Lyner 在所著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書中謂：若從生活方式上分別各民族的進化階段，應當是：

1. 野蠻

- | | |
|---------|---------------------------------|
| A. 低級遊獵 | 為中非洲的 Mincopies 人，美洲的 Eskimo 人。 |
| B. 高級遊獵 | 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加尼弗尼亞的 Apaches 人。 |
| C. 捕魚民族 | 如 Itemen, Haida, Vancouver 諸部族。 |

2. 半開化

- | | |
|---------|--|
| A. 遊牧民族 | 如亞洲的西藏人，通古斯族，非洲的 Dinkas, Banis, Galla. |
|---------|--|

諸民族。

B. 把耕農業民族 如印第安人，巴西土人，非洲的 Kaffirs 諸民族。

3. 文明

A. 鋤耕農業民族 如古代時巴比倫，埃及，腓尼基，希臘，羅馬，及中世紀之日耳曼人。

B. 園藝農業民族 如今日之墨西哥人，中國人，日本人。

C. 商耕民族 如今日之歐洲民族。

今日蠻夷的農業生產方式，正界乎文明的 A 與 B 二階段之間，這即是說：蠻夷的農產耕作，不僅全部知道用鋤耕方法，且多已進到了園藝的階段。

蠻夷的農產物以米為大宗，就各夷區的氣候而論，每年種稻兩次是很有可能，但為着各土司地大抵人少地多，米穀的剩餘，又不一定都有外銷的市場，故每年仍都只播種一次，耕種的工具及方法全與漢人同。因為米穀為經濟生產的重心，故社會上一切含有經濟價值之事物，皆以米穀來定價值的單位，每一土司屬境內，若具備着這四個條件：

1. 平原廣大，水利方便。
2. 已開闢之耕地較多。
3. 人口較多，——實即土司家之佃戶較多。
4. 鄰近有需要大量數額的米的銷場。

則這一境中，土司的財產，固萬分雄厚，即土司的佃戶——人民的經濟生活，也必較豐裕；反之，若四條件中缺少任何一項或數項，則社會經濟必窮困，這可用騰龍沿邊各土司地的現實情況來作一實証：西邊各土司地中，今日以芒市一司較為富裕，其原因即由於芒市擁有一大平原地，人口繁榮（據土司署冊報，全境漢夷人口共五千四百六十一戶），且所有平原，多數已開闢為農田，年可產米百數十萬糶，而緊接芒市的龍陵縣，便全是山地，全縣所產米穀，僅足供本縣人口三個月的食用，餘外九個月的食糧，都全部仰給於芒市，芒市有這樣大的一個米穀銷場，社會經濟的富裕是必然的了。芒市南鄰的遮放，所產穀米雖也能北經芒市

而輸入龍陵，南則有汽車道直入緬甸，但爲着山地較多，平原之南部，又全爲蘆葦塘，夏秋水漲，盡成澤沼，冬春則長滿深可沒人之蘆竹，因而全境可耕之地極少，米穀只够自食，雖有銷場，却無米可供輸出，故邊境之經濟情況，其富裕程度，據一般估計，僅及芒市八分之一。此外又如隴川，其屬境內平原之大，耕地之多，實遠勝芒市，但因爲：（1）人口過少，全境共二千一百餘戶（據司署冊報，）僅及芒市人口五分之二；（2）穀米雖可運銷緬地，但市場價值便遠不如芒市之高；所以隴川農產，雖然豐收一年，可供全境人口三四年之食用，但社會經濟，却遠不如芒市之富裕。再有猛板司者，則平原，耕地，人口，農產銷場一個條件都未具備到，故在各司中算是最窮。從此種實例上，可以顯然地看出今日邊境之社會經濟基礎，全建築在農產品尤其是米穀上面。

一般地說起來，邊境區域中米的產量，大體上是供過於求的，幾年前各司地通緬的汽車道未修通，遇境內產米過多食用不了時，常把來大量的燒燬了，目前雖無此種焚燬過剩生產物的事實，而米穀在司地中確不如在漢地中的貴重，任何貧窮人家，固然每餐都有米飯可吃，而製養驃馬，也皆不飼豆料而飼穀子；雲南全省多山，除少數縣區如昆明永昌等有較大平原，米穀尚可能有較多量的生產外，從昆明到邊境地所經過之縣區，人民十之五六是以燕麥，苦蕎，玉蜀黍作經常食糧的，得吃一餐大米飯，那是稀有的事，甚至有終身不知米飯味者，比之土司地中之以穀喂馬，則又不得不嘆邊境民族之得天獨厚了！

爲着米穀生產的過多，故農產價值亦較低，芒市穀價每籬（約重二十斤）約合國幣二角五分，猛卯每籬約合四角，隴川五角（註九），與國內產米區的安徽、江西諸地較，固低廉得多，與昆明市的時價較，亦低一倍至三四倍之數。

除米穀面外，邊境區域中尚有幾種重要的農業副產品：

1. 豆類 主要者爲蠶豆及豌豆，以芒市出產爲最多，每年輸入龍陵等地，數量約佔穀類三分之一。

2. 蔗 邊境氣候，最適宜於種植甘蔗，民間種植者甚多，且能以土法製糖，質雖不佳，但各司境內之產量，均差可供給需用，且有運銷沿邊各縣者；芒市

，隴川兩司，近更以土司之力量，來培植大規模的甘蔗園，創設製糖廠，向外購辦機件，準備大量製造蔗糖，惟現均以時期尚短，無甚收穫。

3. 菓類 熱帶水菓如菠蘿，香蕉，芒果，楊桃等，夷地均盛產，民間且有經營菓園以謀生者，惟多數均只能銷售於本地，只芒市菓產可運銷龍陵，南甸可售於騰衝。

4. 落花生 民間栽種者甚多，亦知用以榨油，近緬甸各司，每年有大量銷運至國外。

四、傭工及手工業

緬夷的農村社會中，爲着下面的兩種關係，必然地發生了傭工制：

(一) 農田的耕作全用舊式工具及人力，如果某一家人，尤其是屬官貴族家，由司署內領到的耕地較多，而本家人力不敷使用時，自必僱請傭工。

(二) 前面曾說及各土司地中有幾司人口較多，耕地不敷分配，致有一部份無田可耕的人民，在騰龍沿邊七個緬夷土司區域內，據各土司自己估計境內有田耕種及無田耕種人家之百分比率如下：

司地名	有田耕者	無田耕者
芒市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四十
遮放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十
猛卯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
隴川	百分之九五	百分之五
干崖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
蓋達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十
南甸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以此數作一個平均的統計，則此七大土司區域內，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是無田可耕的，此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便是適應了前一項的需要，全部做了大佃戶的傭工。

傭工所做的事極簡單，大約可分爲三項：

1. 田地上的工作○
2. 做家務及照料小孩（工作者多屬婦女）○
3. 放牛，割草，拾取燃料（工作者多屬小孩）○

傭工性質可分為年工（長工）及日工（短工）兩種，所得報酬差不多都有一定規例：

一、長工 做滿一年，可獲如下的報酬：

- A. 穀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籬，
- B. 衣服二套，
- C. 鞋二雙，
- D. 包頭布二塊，
- E. 綉花背袋一個○

二、短工 工作一日，可得穀一籬○

在夷地裏做傭工，實在並不能算是一種苦生活，夷人生活簡單，大概一個人每年三十籬穀即給飯食，加以簡單的穿用，每年一百籬穀儘够生活，是以每人在一年中只須有三個多月的短工做，即不愁無衣食；故夷地中的傭工，其長年生活有時反而比大佃戶來得容易，因為一個佃戶縱使有百籬種的田地耕種，由於本家內人力之不夠，不能不多僱傭工，如是，在收穫以後，除開繳納土司署及開發傭工的酬報外，自己所餘實無幾，甚且有不敷者，反不如傭工之安樂。這種情形，可以見出傭工之剩餘價值，佃戶並未能搜取去，要說傭工的能力確有利餘價值的話，那搜取了此種剩餘價值的，應當是大地主階級的土司○

傭工而外，夷人也有業手工業者，但是，此種手工業者，很少甚至可以說絕無倚以維持全部生活者。彝夷的手工業，都是一種農業以外的副業，有些手工業固然是一種專門技能，但多數却都是每個農民俱能做作的，即如建造房屋，在夷區中並無專門的泥工或木匠，夷人住屋皆以竹建成，任何人均能做建築工程師，某家要建造房屋，只須請村寨中鄰里相幫，便可動工建築。在彝夷社會中，較普遍的手工業者有下面數種：

1. 竹工 要有人問我彝夷民族的代表工藝是甚麼？我可毫不遲疑地以竹工二

字回答他，勐夷居住區域內生產最富的植物便是參天的大竹，生長於綠竹蔭蔽着的勐夷寨中的勐夷人民，也便都巧妙地使這俯拾即是的綠竹得到廣大的應用，竹的最大用途有下數項：

A. 作房屋的梁、柱、門、窗、牆壁；門窗且能編出各種精巧的花樣。

B. 造橋——夷地橋梁，除少數係用石塊砌成外，十九皆用竹搭成，供人畜通過的橋道，固然可用竹搭造，即寬一二丈的河流準備給汽車通行的，也全以竹作橋，造法先用大竹在河中支架，以長竹聯繫架之兩欄，上橫鋪短竹若干再以竹籬安放於上，然後填以沙土，看去似極單簿，實際雖載重汽車通過上面，亦可支持，在猛卯與緬甸屬木遮交界的瑞麗江上，有一座高出水面二丈餘長及四十餘丈的大竹橋，全橋之造成，竹以外，無他物，不用一釘一索，即竹與竹相接處，亦以竹篾作繩索細繫，這確不能不令人讚一聲偉大的竹的製作。

C. 編製用具——小之如飯籃食盒，大之如箱籠背籬，桌椅床榻，皆用竹編製，在勐夷家中逐目所見的用器，多數為竹製。

這些竹的製作物，都非常精巧，看去似非有特殊訓練的專門人才不能做出，其實，這些精巧的竹工，盡是農田中的男婦。

2. 陶工——夷地中需用磚瓦，皆請漢人代燒，勐夷似不能自製磚瓦，惟猛卯于崖接近上緬甸一帶的夷人，則能燒製陶器，陶瓶等器，此種燒製陶器的人，雖可視作一種專門手工業者，惟他們的生活，依然以農為主，陶器的製作僅只是農業外的副業。南甸現任土司之弟曉月波君，昔年曾到過京滬日本，現在南甸遮島地方，以私人的力量建一燒瓷窯，研究瓷器的燒製，用本境出產的泥土，釉，顏料，僱得四五個勐夷，日夜試驗，據說已弄了七個年頭，作者曾親到這小規模的瓷器試驗場！去看過，見所燒出的碗碟等物，間或有好的，則釉水顏色，幾可與江西瓷相比，這不能不說是傑出的手工業者。惟此類陶瓷，均無大量的生產。

3. 銀工——勐夷裝飾所用之銀製飾物，如耳環，手鐲，項圈，鈕扣等，皆係自己製造，此種銀工，在較大的村寨中均可見到，銀器的製作法，全與漢人同，或者製銀之法是由漢地所傳入的。

4.鐵工 彝夷農作工具中之鐵的部份及日用器皿中之鐵製物品，大部份係從漢人處買來，少部份則係自己製造，鐵工，在彝夷社會中也是農業的附屬手工業，所能製造的都是粗重的用品，鍋，鋤，刀，鏟等；惟緬甸屬境內木邦一帶的彝夷，則以製鍊純鋼出名，所製鋼刀，除戶臘撒刀堪與比擬外，即英人製鍊者，亦多不及。

5.織工 彝夷社會中的每個農村婦女，都是高手的織布工人，家庭中的女孩，一到十二三歲，便須教以織布綉花技能，不能織布綉花的女子，往往不易出嫁。所用織布機，與漢地舊式木架織布機全相同，紡棉理紗方法也全同於漢人，織布的技能則很高，白色的粗布上，能織出凸凹花紋；此外更有一種『織錦』，用彩色紅綠線或金條，織於布上作美麗的圖案花紋，精美悅目，為彝夷民族最高的藝術作品。

上面諸種手工業，都可以說是專門的技能，而在夷地中，却又都是每個夷人所擅長的一種農業以外的副業，不論竹工，陶工，銀工，鐵工，都是農人兼營的事業，而無專門依此為生者；所以，在彝夷社會中，可以說：

- A.無專門的手工業家，
- B.手工業都是農人的附屬技能，
- C.手工業產品都是農家的副產品，
- D.沒有完全依持手工業為生活的人民。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

- A.彝夷社會中無工廠制度。
- B.彝夷社會中無工人階級，——農業的傭工，實際並不能認作工人。

五、商業

彝夷社會中沒有工人階級，已如上節所言，同時，彝夷民族中沒有商人階級，我們也可在此姑且下這麼一個武斷，夷地中固然也有市場，也有交易，甚至也有小商店，彝夷民族固然也有做買賣的；但若我們把市場上售物的彝夷加以分解，便可見出其本身實在很少含有商業的性質，夷地中真正有着充分商業意味的買

賣人，那不是麴夷而是行走於夷地中的漢人。

夷地中交易有一定的市場及一定的日期，凡土司署所在地及較大的村寨，均有商場，通稱街子，大都每五日集會交易一日，謂之趕街；在街期以街場上確然是百貨雜陳，人物齊集，不僅是貨物的集會所，簡直是一個人種展覽會，因為來趕街的不僅是麴夷，且有多數的漢人，及居住於四山中的山頭，標標，崩奄諸種民族，各民族所售賣的物品，亦各有不同，大概：

1. 麴夷 所售物品之主要者為：

- A. 米穀
- B. 自織土布
- C. 銀製飾物
- D. 竹製器具
- E. 菜蔬

2. 漢人 所售物品之主要者為：

- A. 綢緞衣料
- B. 日用零星物品
- C. 化裝品
- D. 藥品
- E. 洋貨

3. 山頭，標標，崩奄諸族 所售物品之主要者為：

- A. 柴薪
- B. 檳榔
- C. 山菓野菜
- D. 山間野生之草藥
- E. 本族中人之裝飾品

4. 阿昌族（按即居住於戶撒，臘撒兩司之人，俗呼為小阿昌或戶臘撒人。）

所售物品之主要者為：

A.各種鐵刀及鐵製器具

B.布製綉花鞋

C.各種食品。

從街場上交易的情形和諸種民族所售賣的貨物上看來，可以把夷地市場上儼買賣的人，分別為不同性質的兩大類別：

(一)把自己農田裏面的生產品，或以自己的技能所做成的工藝製作品，更或用自己勞力採集來的天然產品，攜來售賣，把所賣得的錢，又轉買了自己所需要的物件；這種交易，就其本身性質言，實在含有初民社會中以有易無的物物交易的意義，在賣者本身，係用自己的生產來換取所缺乏的需要品，在買者本身，係是把自己的所有品出脫後再來換取所無，買賣兩方，都不是從中取利的仲介人，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交換，所不同於以物易物者，即在多有一種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及價值的標準而已，凡街市上所見到的蠻夷，山頭，標標，崩竜，阿昌諸民族的交易，都屬此一類。

(二)以固定的資本，從本土以外的地方購來了適合於本境民族需要的物品，轉運到本境來，以較高的價錢售出，自身便藉着這一轉換間，取得一種餘利，這是實質的仲介商人。夷地市場中的漢人，便全屬此一類。

根據這種分析，可以作蠻夷民族中沒有商人階級這一個武斷的實証。不僅如此，在各土司地中，就作者個人所見到有着買賣形式的小商店，便全都是漢人所經營，要強勉在夷人中找商人階級，那或者只有在街頭市尾，擺一小攤，賣點香蕉，糖菓，花生米；或者遇趕街之日，殺頭豬，煮點食物在市場上發賣，等類的人；然而歸究到底，此等夷人的商業經營，仍只是一種耕種以後的副業，要問他們一家生活是否即倚此維持？那總是得到極肯定的否決的。

大抵在夏季夷方烟瘴極厲的時候，除久住夷方者外，通常漢人是不敢輕易入夷區做買賣去的，過了秋天，從霜降到清明這一個時期中，沿邊各地的漢人，成羣結隊，肩挑背負的到夷方去經營小買賣，此謂之『走夷方者』，此種走夷方者，不僅是供應了夷人生活上的需用物品，在漢夷尚未打成一片的過去和現在，，

兩方消息的互相溝通，藉此種人傳達之力不小，尚有一種來住夷方，經營買賣，已經習慣夷地的環境，深澈了解夷民內情的漢人，更是隱然的操着夷方商業的大權。照理論說，此種漢人對於邊地民族的開化及治理上，應當得發生強大的力量，實際上此類漢人在漢夷關係上所發生的影響却是害多於利的，原因是他們把私人的功利看得過於重了，於是便以較開化民族複雜的頭腦，做出許多詐偽的，非法和不道德的事來，更有一種專在夷地放高利債的人，每當春耕播種夷人需用現款時，即盡量供給借與，訂明於收穫時以新穀作償，而新穀之價，則預先言定，大畧總比市價要低三之一或半數，夷人因急於用款，不顧其後，結果辛苦一年，只替漢人之放高利債者作了牛馬；這種情形，在夷地中逐處皆是。亦可見漢人操縱夷地商業大權，隱然地侵蝕到夷人的經濟生活了。

六、貨幣

雲南西部彝夷民族使用的貨幣，就現狀言，是借用他族貨幣而非本境所特有者，就歷史言，其貨幣的使用亦隨時與鄰近諸民族發生着密切的關係，雲南通志南蠻志載：

『彝夷……無倉廩租賦，每秋冬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差發，每屋一楹，輸銀一兩或二三兩。』

據各司地中的彝夷言，即在十數年前，各夷區中仍通用着銀兩而不用其他貨幣，這可知彝夷之用銀作貨幣且以兩計，完全是受到中國貨幣的影響，惟在更早的時期，則彝夷社會間，另有一種特殊貨幣的使用，唐書南蠻傳載：

『南詔……以綸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

又雲南通志風俗篇載：

『雲南……昔多用貝，俗名曰肥子，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

遠在唐代時，雲南境內的彝夷民族，已經盛行着以海貝為貨幣，元明兩代平定雲南後，海貝不僅依然通用於夷區，且成了雲南全省漢夷民族的主要貨幣，看史書記載元明兩代雲南官吏的俸給，半給銀兩，半給海貝，可知海貝作貨幣流通之普

通；此種海貝，俗呼為海肥，或作貳。新元史大瀛金齒傳載：

『枯柯甸等皆降，願獻貳千索。』

又元史成宗本紀載：

『五年，又詔雲南行者，自願征八百總婦者三千人，人給貝子十六索。』

可知元明時雲南全境之以海貝作貨幣，是從邊夷之俗而為之的，換言之，自唐迄明代，蠻夷民族的主要貨幣是海貝。惟此種海貝，亦非蠻夷區域內自己的出產，也非蠻夷民族自創的貨幣制度。據馬可波羅遊記載：中世紀時南洋及印度若干國家，均以海貝作主要貨幣，所用海貝，皆從南洋的 maldive 島中取得。明人費信星槎勝覽載：

『暹羅國以海貳代錢，每一萬個準中統鈔二十貫。』

明史外國傳暹羅條載：

『交易用海肥，是年不用肥，則國必大疫。』

又皇朝文獻通考暹羅考：

『交易以海肥，官民有錢不得私用。』

根據此諸件記載，則蠻夷社會之以海貝為貨幣，完全是受到鄰邦民族的影響，大概在元明以前，蠻夷民族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不如與南部各民族之複雜密切，故即以南部諸民族間通用的貨幣為貨幣，元明而後，中國政治勢力直接統治其地，兩民族間經濟的關係日漸密切，於是，中國的貨幣——銀兩及銅錢，乃取海貝之地位而通用於蠻夷社會間（註十）；清末國家多故，對邊地多不暇兼顧，及緬甸割於英，瑞麗江以南地，又全割屬緬界，英政府以統治印緬的餘力，進而侵入中國邊境之蠻夷區，於是雲南西部諸蠻夷區域中通行的貨幣，除接近內地諸區仍可通用中國貨幣外，近緬諸地，便完全使用英政府所鑄造專使用於南洋印緬的錢幣，其單位名曰盧比（Rupee）。今日騰龍沿邊十土司境內貨幣的使用情形，有如下表：

地名	通用主體貨幣	附用貨幣
芒市	滇鑄半開銀元	盧比(硬幣及鈔票)
遮放	盧比(硬幣及鈔票)	滇鑄半開銀元
猛板	同	同
猛卯	同	無
隴川	同	無
戶撒	同	無
臘撒	同	無
干崖	同	無
蓋達	滇鑄半開銀元	盧比及滇鈔
南甸	同	盧比

從此表所列，可知今日流通於魏夷區域中之貨幣，實在是以英國貨幣為主體，中國貨幣除少數地方外，幾全不能通行，這就國家政治的觀點上言，是一種恥辱，也是一種危機。此種貨幣，與英國本境行使的金鎊制，又不相同，現將各貨幣之種類及價值，列為一表：(註十一)

原名	魏夷名	鑄造質料	形狀	折合國幣價值
Rupee	文或盾	銀	圓形	一元一角
Half Rupee	海	銀	圓形	五角五分
4 Annas	錢	銀	圓形	二角七分五
"	錢	鎳	八方形	二角七分五
2 Annas	母	銀	圓形	一角三分七五
"	母	鎳	四方形	一角三分七五
Anna	別	鎳	十二邊菊花形	六分八七五
One quarter of Anna	擺散	銅	圓形	約二分五

魏夷社會上的交易，已知用貨幣作媒介，這是顯示着魏夷民族的社會經濟，

已離開原始的物物交易階段而走進貨幣的商業時期；另一方面羈夷社會中通行的貨幣，都非其本族所有而是借用鄰近諸族者，這是顯示着羈夷社會的自身，尚不能自成一獨立的經濟機構；大概看一地方所通用的是某一個鄰邦的貨幣，可以知道這一地方和這一鄰邦，經濟上必發生着深切的關係。

七、結論

從上文的剖析裏，見出今日住居於雲南西部邊區中的羈夷民族，其社會制度及經濟組織，都呈着一種特異的形態，社會機構上最顯著的異象便是兩個階級——貴族與平民或地主與佃奴——嚴格的對立。這種階級的對立，完全由於數百年土司制度的政體下所造成的，羈夷之所謂貴族階級，便是土司的一家一族，土司是世襲的統治者，從元明以迄現代，地方的統治權都把握在一家一姓的手裏，這一家一姓的遠枝近族，便當然的成爲了地方上的特殊階級——貴族或統治者；此一家一族以外的全部社會份子，便成爲另一個階級——平民佃戶或被統治者；此兩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居於上下的地位，就是在整部的生活中，都處處顯示着不同，顯而易見的幾點：

1. 貴族與平民絕對不通婚，
2. 貴族有受教育的特權而平民則否，
3. 貴族多漢化甚或洋化平民則保持其固有的語言習俗。
4. 貴族的物質生活，不論在衣食住方面，都顯見得與平民成爲不同的兩個方式與兩種水準。

同時社會上的各種生活，習慣，禮俗，也完全基於此兩個對立的階級而造成其特殊的方式。明人李思聰百夷傳載：

『百夷……其相見有合掌之拜，屈膝之跪，而無端肅供揖之禮；長於己者則跪之，有所言則叩頭受之，雖貴爲把事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以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

今日入羈夷區中，也大可感到此種封建階級的濃厚氣味。再就其經濟機構上看，

那最特異的便是人民沒有土地私有權而土司為全境土地的唯一所有人，因為如此，所以社會上的全部經濟生產，便都只供給了土司一人家的享樂。

生產的階段雖然尚停滯於鋤耕的農業階段中，但因為：

(一) 境中有豐富礦產的蘊蓄。

(二) 就氣候及地土言，有幾種工業用植物如木棉及桐油等，極適宜於大量的種植生產。

(三) 與工商業國家如英屬緬甸及暹羅等鄰接。

所以社會的核心，很可能有隨時向工商階段中邁進的趨勢。現今滇緬公路，係自龍陵經芒市進放而入英緬，相信這一交通道的開闢，對於緬夷目前的社會制度及經濟組織，必能成爲一個促進其變動的主力。就學術研究上言，我們希望文化界人士，能多從這富有歷史意味的社會制度及經濟機構中，尋取到更廣大的研究資料；就民族的大統一言，我們却又希望政府能早日對此種不適存在於現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加以改進。

註一 汲冢周書王會篇：伊尹受湯命，爲四方獻，令產里，百濮，以珠璣璫瑱等物爲獻，解曰：產里即車里，一名徹里，百濮即蒲蠻。

註二 史記西南夷列傳：同師以東，北至牂嶺，名爲雋昆明……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菴馬，濮僮，髦牛。

註三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僮耳。

註四 唐書南蠻傳：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赤口濮，黑齒濮。

註五 J. George Scott在其所著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 一書中謂：根據體質構造與語言之研究，緬夷民族與中華民族之關係，似無問題，在人體形象與特質方面，較在語言方面，尤爲顯著，又謂：暹羅禰族血統雖極複雜，然就其面型，眼形，與膚色各點觀之，與中國人猶不失爲同一血統之民族。

- 註六 從歷史上西南民族的分佈地帶，人種特徵，語言，民俗諸方面研究，我常意識到今之羶夷民族，或即歷史上所謂百越民族的支裔。梁任公近著第一集中國歷史與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曾說：廣東之中華民族，為中夏與羶夷之混血種。此語大可玩味。
- 註七 意即原主歷年耕種此項土地，遇田埂倒塌或土基鬆退時，須僱工修理，不無相當破費，此項禮物，即用以償還此種破費者。
- 註八 羶夷民族全體崇信佛教，在西部夷區中，佛教又分為四大派別，因為信仰派別的不同，日常生活上便多有歧異，為求與村寨中人生活的調協，故宗教信仰的變遷，常引起居住地的遷動。
- 註九 此處所舉各土司地中之穀價，係作者在羶夷區域中時——民國二十六年冬季——的市場價值。
- 註十 雲南以海貝作貨幣的情形，作者有雲南用貝考一文，論之較詳，原文載南京新亞細亞月刊十三卷一期。
- 註十一 盧比與國幣的比值，時有高低，表中所列折合國幣數，係以二十六年各作者在夷區中考察時的市價為準則。

班洪風土記 上卷

方 國 瑜

1. 弁言

國瑜旅行邊境八閱月，途中見聞，隨時筆錄，成數厚冊。歸至滇垣，朋輩每以邊疆情形相詢，出所記助談；然苦錯雜無條次，乃畧加整理，別爲彙錄，擬其目曰：班洪風土記，卡瓦山聞見記，裸黑山旅行記，擺夷地蹟記，爐房銀廠故實錄，罕姓土司譜系錄，行邊雜識，旅邊日程；凡八目，將依類記錄之。

班洪以銀鑛之富，名聞於世，前歲「班洪問題」亦已喧騰一時；國瑜至其境，留心訪問，所記較他處爲夥，故雖彈丸之地，錄爲一篇，或可供世人知其大概。然國瑜雖數往返其境，勾留無多日，且不能通話；雖喃喃與土人之交涉，豈能周到無遺？又豈能所見所聞者爲偶然之事而非常有乎？國瑜病前人記錄，大都近事實，爲影射之談，然所記抑豈能免不實不盡之譏乎？今已無從討論，即用當日原稿，偶有參酌自舊籍者，則附註之。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2. 旅程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孟定土司境，距昆明二十七日程，留此一日。即於三十日向班洪行，從者孟定土目岳相、班洪土目劉國用、鎮康縣府職員彭桐宣，經蠻弄、蠻撤、蠻臘等山寨至會關，計六十三里，宿寨中緬寺。十二月一日，自會關行，涉南況河南漫河至邦莫，班洪與孟定共管地也，午膳而行，涉小南滾河，深及馬腹，經蠻老、蠻巧、蠻邦等寨至班洪，計八十七里，班洪總管迎於寨門，宿三老爺家。

十二月五日離班洪，復折至來時所經之蠻巧，過岩卡戶乃至崗猛晤班老王，午膳復行，經玉龍寨至南臘，計七十七里，宿高耀垣家。六日，自南臘行，經焦山寨蠻農寨，從小戶箕旁越坳口而至南大寨，計五十八里。距南大十里之阱，班洪與班况交界處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南大行，經罵糯至蠻鳩，復入班洪地，過蠻東蠻崗至糯俄，計六十八里，宿王姓家；糯俄爲孟定所屬。自此，一日程至孟定，又至耿馬土司城。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復自耿馬歸，五日至孟定。六日自孟定行，涉小南滾河至南簡，復入班洪境，至班中下寨，計六十五里，宿緬寺中。七日自班中至南臘，午膳，復由前所經行路至崗猛，計六十里。

二月二十六日，自崗猛至班洪，前曾經之，計四十里。二十七日自班洪行，至信呵午膳，以事宿於此，計行三十五里，信呵已爲猛角董土司境。自此，一日程至猛角城。此余所旅行於班洪境內之程途也。

3. 戒備

余前所見記班洪事情之書，輒曰：其境如何野蠻，如何可怕；自順寧而往，人多知班洪情形，亦以恐怖之語相告；意謂：入境有不堪涉想者。將自孟定行，土司罕中興爲余言曰：「班洪王常常到我地方做生意，我們很要好，對漢官非常恭敬，昨天我已派人去通知先生要來，他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儘可放心，不要害怕！」蓋所以壯余胆也。余固好奇，無畏懼心，然所從者僅數人，兵亦不過十名，不能無顧慮；告同行者戒備而前，偶聞林中異動，不免留意；及抵班洪，總管握余手曰：「報者謂先生明日至，不得出十里迎候也，當爲我諒之！」余應何須如此，至是知總管以善意待余，心始釋然。

4. 卡瓦山

滇之西南，順寧府屬境外，——即今之孟定土司以南，南卡江下流以北，東接耿馬猛角董募乃孟連諸土司地，西以洛江與木邦爲界。——所居之民族曰卡瓦，故稱其地爲卡瓦山，亦曰葫蘆王地。卡瓦之一種曰卡刺，字或作哈刺，葫蘆其

變音也。葫蘆王地有上下之分，劉萬勝，石鴻韶以班洪爲上葫蘆，班况爲下葫蘆；余數詢之土目，極以其說爲非，曰：上下之分，以南坎烏爲界，南坎烏以南爲下葫蘆，其北則爲上葫蘆。上葫蘆部落以數十計，爭鬪稱雄，莫能相屬，自命爲王子，故有五王十七王之號；以余所知，部落之大者，有紹興、業烈、甘寨、班况、班洪，次者，有紹巴、塔亭、光宗、莫弄、公已、貨猛、班老、永邦、布德、蠻海，小者，有蠻郭、蠻回、目利、永和、困馬、霞島、霞勒、妥喜，其附庸者，有多島、光我、那雨、拉壘、凡馬、工敢、港桑、工別。而班洪以位於卡瓦山之東北隅，與孟定、耿馬、猛角諸擺夷土司地接壤，多得與內地往還，故其名亦較著焉。

5. 卡瓦族

卡瓦，多作狝狝，或狝瓦，亦曰哈瓦；（曹樹勳滇南雜志）又稱卡刺或卡拉，亦作狝刺，（道光雲南通志一〇七）作哈喇，（張成瑜偵探記）作哈刺；（毛奇齡蠻司合誌）又稱卡利瓦，（道光雲南通志一七八）亦作卡喇瓦，（永昌府志）作哈刺狂，（清一統志四八九）——凡此，並名其族，前人不爲分別，惟曰：

馴卡、野卡，生卡，熟卡之異。余詳詢之，此族分類最夥，名亦不同，蓋交通阻塞，各地亦少往還，故異地而語言稍異，習俗亦殊，於是各以地名族。從其大者而分之，則爲卡瓦與卡刺也：卡刺文化程度較高，不殺人頭祭穀，信仰佛教；而卡瓦則較粗野，不信佛，殺取人頭祭穀；此其大較，婦女装束及村落之設備亦異焉。卡刺自稱曰 la，卡瓦自稱曰 wa，何以爲名？不得知其詳。班洪境內所居，大都卡刺，亦有阿本、裸黑、山擺夷、蒲蠻、漢人，惟少數耳。

6. 臘家

班洪境無野卡，多爲卡刺，通稱爲臘家，以卡刺呼之不悅，呼卡瓦則若遭大辱者。余在孟定，王用之先生告曰：至其境，切勿呼卡瓦，以臘家稱之爲客氣語，莫使反感也。余詢之土人：何以諱言卡瓦？曰：卡刺與卡瓦，截然爲兩族，卡瓦鄙野，非人生活，不能以其名辱我族也。

7. 班洪總管世系

總管家無譜牒，亦不能詳道其先代事，惟曰：其先出於紹興，祖某，娶二婦，一卡瓦，一擺夷，並有子，以習俗，卡瓦婦所出居長，住紹興，爲紹興王，傳至今；擺夷婦所出，遷住滿各蒙愛（華言牛頭山），後至班況，有二子，長子爲班況王，次名像訥房，居公別，既而遷永業，復至班洪，爲班洪王。像訥房生四子，長曰打輩，繼爲班洪王；次曰甲猛，初居焦山寨爲王，以亂事遷住公明山新地方；（按：余詢其頭目，曰：甲猛爲班洪王所逐而奪其地。）三曰困散，爲永邦王，傳至今；四曰康良，爲班老王，傳至今。打輩之子曰甲輩，即胡玉山，繼襲班洪王，雲貴總督委以上葫蘆土都司，扎牌猶存。甲輩傳子講宗，（按：無漢名，稱爲胡玉山第二。）雲南省政府委爲班洪總管。去年，以現任胡忠漢繼襲總管職。

所稱卡瓦山五王者，即其一家分封之地，遷至班洪，今纔五代，當在乾隆以後始王於此也。

8. 姓氏

卡刺以父系爲族，而不知有姓，即名亦多以行次之老大老二或以職分呼之，雖有乳名，諱而不言，故見土人執而問名，多不答。今總管姓胡，光緒十七年，迤南省道劉春霖所擬，雲貴總督王文韶奏於朝所賜也。時頭目甲輩賜名胡玉山，五年前病歿，長子講宗襲職，對漢官自稱胡玉山，今稱胡玉山第二，別於其父。去秋，余友段雄飛楊寶書兩先生，至其境相晤，年已五十四也，不數月逝世，遺子三女六，長子困金襲職。數年前，胡玉山第二以幼子請名於鎮康縣長納汝珍，取曰胡忠國，又爲困金取名曰胡忠漢。余在鎮康，見納汝珍致胡忠漢函，稱賢姪，初不解，至班洪，忠漢始告之。班洪境內，除漢人外，有姓氏者，總管一家而已。（按：胡玉山第二，卒於民國二十三年舊曆十月二十二日，病才三日。）

9. 胡忠漢

今任班洪總管胡忠漢，年三十二，已生一子二女，去歲襲職，土人呼小官，或稱小王子，嘗入緬寺爲僧，僧名總恩陶翁，通擺夷字，惟不識漢文，漢語亦粗通耳。性沉默，思慮而後言，數與予言曰，我不大會說漢話，我說一句就是一句

，我數代人服漢朝，漢朝對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漢朝，爐房銀廠是漢朝的，我們為漢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洋人來，我一定要打，這是我的責任。余曰：你名忠漢，當刻刻念此二字，總管唯唯應之。土署前有隙地，牛豬糞堆積，穢氣不堪，晚飯後，寨中老幼蹲而談天，忠漢亦時雜其間，未以貴族自矜也。

10. 雲南總督官牒

光緒十七年，班洪胡玉山受中國政府委土都司銜，扎牒猶存，其文曰：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雲南總督部堂王，為知照事：光緒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吏部咨考功司案呈，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抄出本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王(按文韶)譚(按鈞培)奏：安插土族事竣，請將出力土職人等分別叙獎一摺；雲南猛滲土司罕榮先與猛角董土司罕榮高，扶嫌構衅一案，經該督撫飭派道員劉春霖等馳赴鎮邊，扎委孟定土知府罕忠邦等前往開道，劃定界限，永杜爭端，兩造遵依具結完案，辦理尚為妥速。所有在事出力之孟定土知府罕忠邦着賞給宣撫司銜，上葫蘆土目胡玉山，着賞給土都司銜，孟連下猛允土目刀金華，着賞土把總，准其世襲下猛允土目，以示獎勵；土目罕榮高，被罕榮先圍攻，未敢挾忿尋仇，聽候官為處置，洵屬安分守法，着給土千總，管理猛角董，准其世襲，俾昭激勸，餘着照所議辦理，仰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到部，相應恭錄諭旨移咨該督撫欽遵辦理可也。本部堂准此，合行扎知，為此仰該土職即便欽遵特扎，右仰土都司銜葫蘆土目胡玉山准此。

此扎上諭部份，亦載光緒續雲南通志稿卷首之四。

11. 雲南省政府委狀

民國二十三年，雲南省府委胡玉山第二為班洪總管，其文曰：

雲南省政府任命狀第三一八號，任命胡玉山為班洪總管，此狀。主席龍雲。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今班洪總管用新印，惟光緒十七年之土都司印已失，詢之，燬於火云。

12. 印信

班洪總管所用之印，乃銅質，二寸見方，文曰「世襲班洪王印」，詢其所自始，不能對，惟曰：此我祖上之物，代代相傳，清末不戒於火，官署焚燬，此印復掘土得之。此印文漢字，得自漢官則無疑義者。又一顆，木質，長二寸，寬一寸，已蟲蛀其一方面，字體與卡瓦山諸酋所用者同；有口形者十六，或釋為宣慰使司四字，十六口，則以卡瓦山十七王，班洪總之，所轄有十六王，故如此作，然予不能辨其真意也。光緒二十九年，猛角董土司罕榮高以岩帥之亂，約班洪會銜呈報總督，借此印去；事平，未交還，而罕榮高死於耿馬，此印落耿馬土司罕華金弟華文之手，即今所謂長太爺罕會堂也。五年前，會堂派其師爺王子厚告班洪曰：此印當以五百兩銀子來贖；胡玉山第二以為苛，猶未取回，後余在南大見之。班洪之西，班弄與戶板之間，有怕令，今屬班况，其頭目徵收門戶所用之印，正與班洪木印同，以班洪印之古老，可證此印為仿造；而怕令原為班洪屬，用此印始可徵收稅課，怕令頭人叛而附班况，偽造一印以欺其百姓；怕令脫離班洪未久，土人猶能道其始末焉。

13. 紹興王課

紹興為上葫蘆總王，雖不能直接統轄，猶奉為盟主，數年一度之貢銀亦未廢。紹興王遣人至上葫蘆各地收課，至則即時納之，以牛為禮，或以他物，無定數，亦無定期；徵課者每於半夜始至，亦半夜即行，不能留宿，招飲亦不受云。

14. 大小衙門

班洪有大衙門小衙門之分，總管署為大衙門，二老爺、三老爺、六老爺、七老爺為小衙門，每年所收門戶稅，由大衙門徵之，當酌分若干與小衙。二老爺昆官，乃忠漢堂叔，參與政事為最有力者。三老爺已卒，七老爺不問事。六老爺亦忠厚者流。英人以永邦小麻哈利誘昆官，不為所動，亦明大義者也。

15. 頭目

總管之下，設大小頭目，為世襲官，非有大過，不輕於更易。有關全區大事，則集衆頭目會議決定之；余至，總管召衆頭目與會，後總管出行，頭目隨之，留數人維持境內。平時，則各管一區之事，徵稅應役，傳達命令由頭目執行之。

16. 徵課

班洪居民，每戶年納一盧比，（按：約合國幣一元）或少數之臨時徵收，年約得二千盧比，酌量分與小衙門及頭目若干，養兵四十名，所獲猶不足用；余詢總管，家用如何籌措？曰：自耕自織，不賴人民爲生。余問：種田若干？曰足一家人之食；問種棉若干？曰足一家人之衣。余見其家中男婦操作，一如平民，其夫人每日磨米，夜切芭蕉喂豬，終日忙碌無倦容，亦可風也。

17. 銀罐

總管無暴斂，然善賈，收買民間紫膠雅片出境，年獲數千金，無可用，盛於罐而埋之。余見寨後茶園中掘地累累，詢之，曰：乃父胡玉山第二，曾以三千盧比裝一罐，貯二十罐私埋之，不告家人，去歲暴病卒，不及詢埋於何所，乃遍掘尋之，今猶未獲云。

18. 監獄

土署無監獄，余詢得無官司乎？聞之士人曰：有官司，然不受刑事之苛，亦無禁閉之事；有告案，總管悉切勸之，償金了事，罪大惡極者則置之死地，故不須有黑房子之設。而班洪境內，以罪至極刑者，數年不一聞云。

19. 疆界

班洪疆域，自東至西九十里許，自南至北七十里許：北至孟定，東北至耿馬，東南至猛角董，南至公己，西南至塔亭，西至班老永邦，西北至班况；所屬地山嶺起伏，無一平原，小南滾河流其北，大南滾河在其南，亦山叢中一樂土也。

20. 村寨

頭目集議於總管家，余詢全境村寨名稱，凡大寨十七，一大寨所管有若干小寨，分別錄出，並記現任頭目之名：

老廠（頭目木相）——老廠，老幸，老多，班龍，岩脚，小寨，湖廣，甘河。

營盤（頭目結邦暮）——營盤，金河，乃目，永莫，永卡，玉龍。

老片（頭人木恩）——老片，永不，永來，永岩，永不弄，蠻菊，蠻弄，永單，永曼，永墨，永廣，永古利，蠻臘，永樂。

焦山（頭目岳康）——焦山，水滄，小戶箕，公海，蠻幸。

肯孟（頭目洪孟）——肯孟上，肯孟下，邦別，昔佩，怕弄。（按後二寨又屬孟定）。

海陽（頭目金暮）——海陽，蠻弄，永德，永不，永路，打半，永廣，廣弄，蠻鐸。

南簡（頭目旁結）——南簡，邦康，（按此二寨又屬孟定）班中，菊華。

南臘（頭目上猛）——上南臘，中南臘，下南臘。

那丁（頭目拍樂）——上那丁，中那丁，下那丁，蠻海，新寨。

蠻老（頭目不簡）——蠻老，岩卡，張約，蠻朗。

南班（頭目都暮）——上南邦，中南邦，下南邦，班都。

洪公（頭目結怕）——洪公，邊野，廣丁，蠻公，南洪，蠻弄。

班洪（不設頭目，直隸總管）——班洪，上邦半，下邦半。

邦干（頭目結好）——上邦干，下邦干。（按此二寨又屬孟定。）

邦莫（頭目貢板）——上邦莫，下邦莫。（按此二寨又屬孟定。）

永業——永業，蠻朗，蠻海，蠻暮，金廠壩。（按此五寨今為英兵強據。）

乃母——乃母，怕我，怕公。（按此三寨今為英兵強據。）

所領八十八寨，與孟定共管者八，今為英兵強佔者八，故此時調遣之大寨頭目僅十有三人。今春，余友周漢章至班洪，記所屬寨名，凡五十有九，少於余所錄，然漢章已記而余無者亦間有之，未知其故也。又有班洪分九大寨之說，即老廠，蠻岡，南朗，南邦，班洪，洪公，蠻間，剛猛，小寨，大體與余所記同，然屬寨如何分配，則不得知其詳也。

21. 寨名

擺夷稱平原曰「猛」，字或作「孟」，稱山寨曰「蠻」，班洪境內亦用之。而卡瓦語稱山寨為「永」，故蠻永並稱焉。凡可憩息之處曰「班」，大青樹曰「洪」，班洪寨有大青樹，故名。蓋未設寨以前，旅客以其樹下為棲息之所，後為會長所居，乃以名所管數十寨之全區也。班洪寨在全區之東北，山脈自耿馬梁子

蜿蜒而至，其一支至此傾斜而盡，三面深谷，坡頭畧有平地，廣數十畝，聚居六十餘戶而爲寨；將至其寨，依山曲道數十里，險峻異常；非循道則不可通，大有一夫當關之勢。

22. 黑河

入班洪境，必經小南滾河，余三涉焉；寬七八丈，下流入南定河，深及馬腹，聞夏季水漲，渡者爲苦，有纏藤於兩岸樹上，架竹以爲橋者。土語「南」之言水也，「滾」之言黑也，「南滾」即黑河也。班洪寨之南，谷中有水，亦曰南滾，即今稱爲大南滾河之源，班洪適在大小南滾兩河之分水嶺上，而兩水並流入潞江，即潞江支流之分水嶺也。

23. 南臘市

班洪全境八十餘寨，惟南臘有集市，在其村南崗頭，草舖二十餘間，五日一市，四方來者頗衆，有自百餘里至者。南臘居民多自鎮康遷至，以劉高二姓爲望族，習俗與漢人同，惟婦女裝束爲未刺化。余謂：研究民族，不能以服裝分之，此爲一例；蓋同一民族，地異則生活之環境亦異，不免因地而變其故習也。

24. 湖廣寨

老廠湖廣寨，以其地居民爲湖廣籍得名，蓋在乾隆間吳尙賢開茂隆銀廠時來者，余欲訪之而未獲；然尙賢集漢人至數萬人，廠散，必有流落於斯土者，惟地僻自不免爲土人化，班洪境內漢族之血分子，當不少焉。

25. 諸葛營

土人多知大漢有聖人曰孔明，且傳其先祖爲孔明之百姓，關於孔明之故事，亦不一而足，爐房山有寨曰諸葛營，或以爲孔明南征至此，爲宿營之所，雖無史証，然土人之於諸葛信仰至深，當以傳說而得名也。

26. 大砲

土人所用兵器，大都火繩銅帽槍，亦偶有來復槍；去歲英兵侵班老，失去大砲一尊，余詢之班老王，曰數十年前得自中國，然未考其詳，且謂：年久不用，亦無人能用云。

27. 班老王

班洪總管與班老永邦會長為同族，今永邦王麻哈與胡宗漢同輩，班老王因鄂為宗漢祖輩，因鄂漢名胡玉祿，年已六十四，余晤於崗猛，與詢去年與英人抗戰事，曰：爐房銀山，為中國所開，我祖宗受中國大恩，世世相傳，為中國保護銀山，失之洋人，何以對我祖宗？何以對我中國，故我不顧一切，與英抗戰；軍火不利而至失敗，避居於此，然心中甚樂，雖死亦無恨焉。為余詳道抗戰始末，別記於爐房銀廠故實錄。

28. 班老頭目

自英兵火攻班老，村寨多遭焚燬，其王避居崗猛，頭目畏英兵威，而敬重王之寧死不屈，不敢違志，故此時班老區域呈極其慘淡之現象。十二月十二日，班老王致書於猛角董土司罕華相曰：近日英兵派員索其頭目困散，步章，混業，章哈，混線五人，赴兵營，若不應召，則將焚其居，殺米喂馬，五人恐而告班老王。余聞困剛曰：去歲英兵侵班老，困散等五人迫於勢，忍辱佯降，班老王斥之曰：除非月亮落地之日，余必不降英，爾等具何心肝！困散等知老王之志不可奪也，又處於英兵積威之下，難於進退云。班老王來信後數日，余聞之士人曰：困散五人，逃入深山，不敢與英人見面焉。

29. 班老村寨

班老王所管轄寨，凡十二，曰：蠻弄互恩，漢人稱龍頭山，居民十五戶；曰雲康，居民十四戶；曰蠻會府，即班老上寨，漢人稱永冒新寨，居民十戶；曰孫托，居民十戶；曰蠻堆滬，居民十戶；曰墨康，居民十六戶；曰永杜，居民六十五戶；曰班護，居民十八戶；曰永來，居民二十戶，曰永良，居民三十戶；曰永奴，居民二十五戶；曰茂隆，即爐房寨，居民六戶；其民都卡刺，惟爐房寨有漢人四家。班老王移居崗猛已二年，民望歸而不得，為余言時，不勝感慨焉。按：所記村寨，與周漢章兄調查有出入，瑜所錄為班老王因鄂口述。

30. 班老世系

班老與班洪為同族，惟世系與班洪總管所言者不同，今依班老王所言記之：

班老之發祥地在來母（按公明山）山麓之蠻各課每蠻學：蠻各者寨也，課每者牛圈也，蠻學者大石也，寨中有大石，初建牛圈於其處，故名。有兄弟四人，長居永業，次居永不弄，三居蠻朋，四居蠻散，後爲班老，班洪，永邦。蠻海四王，班况亦同宗，惟自甘塞遷至。余詢曰：或謂班老，班洪，永邦之祖爲弟兄，且以班洪王爲長子，可管轄班老永邦，然乎？曰：然。卡刺族重長子，長子之後可統率其幼子之後，亦猶大宗小宗也。

31. 喪禮

班洪在像訥房初王於其地之時期，所管轄之區域，爲今班洪班老永邦三王地，及怕谷，班定，南木，永業，蠻箕，蠻拉，蠻韓等寨，及像訥房之子分封，仍爲一家，班洪以長子後，時收課於班老永邦村寨，而班老永邦王亦有課銀，無定數。班洪有喪，班老永班各送二十五盧比以爲禮，而班老永邦喪事，則班洪不必送禮，蓋以幼子助長子喪，而長子不須助幼子也。

32. 班老困剛

爐房山，今爲班洪班老永邦三王共管地，然像訥房至班洪，今不過五代，當始於乾嘉以後。據史籍，吳尙賢開茂隆銀廠時，土酋曰蜂筑，今其裔居班老境內有食戶，稱困剛，困剛者，大頭目也。以其爲爐房山原主，班洪班老永邦三家亦敬重焉。今任困剛名錫龍散猛，余至南臘，聞土人告：困剛適至，寓其下寨，導燈往訪，詢其世系及英人強佔爐房經過，道之甚詳，且曰：英人以班洪班老抗戰，賄我金錢，以爲收服我則班洪班老雖不服，亦可佔據爐房也；然我爲中國保廠，以小利而背大義，非我祖宗之志也，嚴拒之，英人亦無可如何；其志亦可欽也。

33. 困剛世系

困剛爲余述其先祖曰：始祖蜂筑來居爐房山，二世象菊土，三世旁象牙，四世象猛籠，五世象開開，六世而至我；世代相傳，看守爐房，爲中國保廠，祖以告父，父以告子，不失此志；地方可爛，身可殺，不能使銀山有損；洋人數派人來，許我數十駟銀子買此山，我答：此是中國之山，你們要買，可去問中國商量

，中國不賣，我斷斷不賣，即中國賣，我亦不能賣。我自有分，保全勿失，以遺我子孫，才對得起我祖我父，嚴詞拒絕英人；今我老且病，即爲此山，爲此山而死，我亦不辭；數月前班弄馬美廷，永邦小麻哈來告我，請我回去，自我去後，洋人找不着銀子，銀子已隨我去，我回即可送一箱銀子云云；然我豈能爲此小利，痛斥其使者。困剛又爲余述其先祖發現銀鑛之故事，且曰：吳尚賢進京時，我祖上與之立木刻，各執一半，我家尚存，中國猶未失否？後余見所存木刻，並詳於爐房銀廠故實錄焉。

34. 困剛屬寨

錫龍散猛年已六十七，衰老甚，系至猛董，派其子困愛來，余與詢所屬寨名，反復答問，得其大概，茲錄其語：班老境分上中下三區，班老王居中下區，困剛居上區，所屬村寨有二十一，曰怕谷，曰南木，曰關散，曰盧分，曰金廠壩，曰拗口，曰蠻現，曰搭連，曰南旁，曰老言，曰蠻暮，（上下二寨）曰永杜，曰蘭康，曰蠻海，曰旁宜，曰蠻公，曰蠻糯，曰蠻海馬，曰蠻互；後六寨，當爐房戰爭時，爲英兵所燬，困剛居永杜寨，臣事班老王；凡所屬寨，每年每戶困剛收米一筐，班老王收一盧比，一筐米約值一盧比。

35. 永邦王

永邦爲班洪之一支派，當英兵佔爐房，永邦王麻哈受英人賄，班洪、班老、塔亭，蠻國諸王，以永邦背叛中國，與問罪之師，英兵助麻哈，諸王不能克，自是永邦與諸王爲仇。麻哈之兄曰根宗，異母出，根宗爲繼母所生，故麻哈得王其地。余在崗猛，見其人，年三十餘，貌醜陋，舉止鬼祟；初不識，詢土人曰：可厭者何人？小麻哈也。

36. 永邦屬寨

或問於麻哈所屬村寨，曰：直接管轄者，有蠻鳩，老陽，南板，塔列，爐房，金廠壩，蠻線，剛桑，永邦，蠻老，班個，蠻怕等寨，每年每戶收一盧比，惟蠻線，剛桑，永邦，蠻老四寨百姓，有事應役，故不收門戶稅。然爐房金壩等寨，自來屬班老，而班洪亦管轄之，何得爲永邦所有？余屢以此事詢土人，始知其

地本班洪屬，在班老境，故土人稱爐房曰鶯班老，即班老山，惟地近永邦，故亦時有納課於永邦事，此即所謂之共管，以原係一家，未曾分割其疆土故也。按：所記寨名，與周漢章兄所調查有出入，瑜所錄爲永邦王麻哈口述。

37. 爐房山

班洪境內富銀鑛，吳尙賢辦茂隆銀廠時已曾開發者，有老廠焦山等處，鑛洞猶存，質遜於爐房者遠甚，爐房，蓋以吳尙賢置爐於其地而得名，土人亦呼曰爐房山。在班洪，班老，永邦交界，以近班老，故亦名班老山。余在班洪，遠望其西爐房山頂之英國兵營，將至其地，詢土人路，曰：自班洪寨至爐房，須一日程，尤以山道崎嶇，早發而暮始至。自班洪，經南板至蠻卡，有路歧出，一經老營盤，蠻光，蠻猛等寨爲班老，自班老登爐房山；一經崗猛至班老，或自剛猛經小寨至金廠壩而下至爐房，余至小寨，爐房山已近在咫尺也。小寨赴金廠壩路旁，有坳口，去年英兵侵班老，我義勇軍李占賢劉用國援之，率土兵自坳口老營盤兩路進攻，大退英兵，即其處也。

38. 段子光

爐房故實，余別爲錄，惟段子光，丁永偉，馬美廷，宋忠輔數人，著於此。段爲保山人，傭工於老銀廠者，乾隆間宮裡雁所開之波龍銀廠也，在木邦宣慰司故地，距臘戍一日程，有寨曰邦海，故亦名邦海銀廠。廠工程師，爲英人伍波朗氏，段知班洪有茂隆銀廠，獻計於伍波朗，私至其境，竊取鑛苗及錦襪，運邦海化驗，質量無比；英銀鑛公司正苦於邦海鑛苗將罄，無法安置資本，開發利源，得段子光之獻，喜出望外，伍波朗氏亦曾以段子光爲嚮導，數至爐房，乃千方百計經營爐房，利餌土人，建築兵房，而段亦時出入其間，爲英人餽送禮物；聞其人年已近七十，何苦爲英人如是効勞也！

39. 丁永偉

英緬銀廠工程師伍波朗垂涎爐房鑛產，班弄回民丁永偉，廠丁也，知伍波朗意，私至爐房取鑛苗獻之；後伍波朗赴爐房，永偉隨之過班弄，馬美廷子必昌亦偕往，多獻殷勤，而伍波朗優渥永偉，必昌頗不愜。及歸，永偉必昌亦隨至邦海

必昌責永偉曰：洋人喜歡你，連我都沒有份了，今後不許你歸班弄；永偉無可如何，至今流離失所；班弄回民之獻媚求榮於英，亦可哀也。初，永偉竊取鑛苗，班洪已聞風聲，派人往截，永偉問道而逃，獲一工人，知其情；自是班洪之戒備日急，英人之經營亦日甚，而戰事遂暴發矣。

40. 馬美廷

馬美廷，原名萬全，爲班弄波郎賀猛，即頭目也，自稱班弄政府主席，其先，隸籍騰越，遷小猛統，居已三十年，爲杜文秀黨，杜敗於大理，和耀曾蔣忠漢收復順寧永昌諸地，美廷祖與同衆避難卡瓦山，班况王收容之。及亂事平，馬丁數姓，以構怨於漢人深，不得歸，乞憐於班况王，屯聚班弄而聚居焉，迄今已六十年也。美廷之叔某，得班况王歡，爲頭目，時與王族往還；班况同宗分派於公別，爲公別王，美廷娶公別王之女爲妻，自是漸露頭角。緬甸亡於英，遣數十名黑兵，不戰而得木邦宣慰使故地，進而渡潞江覬覦卡瓦山；卡瓦反抗英人最烈，（詳見拙著葫蘆王地之今昔）美廷之叔，有通英人嫌，班况王召而殺之，公別王以戚誼爲馬氏不平；後數年，公別兼治班弄，以美廷爲頭目，初委陶猛，後爲布幸，已三十七年於今。美廷固小慧，整軍經武，儼然一部落酋長也。公別王卒，子幼，其母聽政，美廷陰謀參與政權，獲罪於王族，將削其權；美廷先發兵攻公別，公別恨其婿之怨報德也，合班况伯令諾猛之兵以禦之不能勝，復與美廷和，班况光宗憂喜供俄諸酋，會商委美廷爲班弄波浪賀猛，美廷乃臣事班况王，公別女王，亦莫可誰何，此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二月事也。自後，英人垂涎爐房銀鑛，引美廷爲心腹，迫公別王幼子誘永邦永王小麻哈，曾數遣人至班洪班老，惟未爲所惑；美廷忘本賣國，邊民莫不痛恨。美廷年已五十七，生四子，長必昌，字耀光，次子癘，幼二子不審何名。余在樞俄，聞土人告曰：民國十四年，有馬耀光者，稱漢官，率兵卒一百六十二名，經樞俄赴爐房，宿金廠壩，次日午膳於爐房，駝歸陸二馱，仍回至金廠壩，又次日他去；此馬耀光者，即美廷子也。今班弄回民七十餘戶，漢人亦二三十戶，歸美廷管轄，又所屬卡瓦十餘寨，約七八百戶云。余友楊祝三至其境，訪其家，座設虎皮，掛鹿茸數十架；告

曰：近年販鴉片於緬甸，頗得利益。

41. 宋忠輔

孟定土司所屬地，西至怒江丁隆渡，清一統志（乾隆本）及孟定土司親供冊（余見光緒十一年本）載之，土司罕世傑無能，戶板為班况所奪，自是以蠻卡冒標為孟定西界，然戶板雖歸班况，頭目老利興為孟定人，老利興卒，婿小利興襲職，亦孟定人，故與孟定往還不絕，且時有課銀；近十餘年，孟定以爭土司職多故，未暇收復故土也。民國十六年，馬美廷與公別王之戰起，卡瓦恨美廷深，重圍班弄，久而始解；美廷子必昌，當其危急時逃出，渡潞江至木邦，轉道麻雜壩而至孟定，請兵攻戶板，以截班况之後，土司罕中興不敢應，事聞於耿馬，耿馬頭目宋忠輔自告奮勇，率少數步從往，戶板固無備，不戰而降其地，小利興逃木邦；時馬義廷亦破班况圍兵。必昌已與忠輔約：得其地即委以頭目，美廷乃派忠輔為戶板大頭目焉。美廷賣國勾當，忠輔亦時助之。忠輔，早擺夷，土名曰坎塞臘，有弟曰國梁，亦從征戶板，事平為小頭目，然不忘其為中國人，屢思戶板復歸漢土，李占賢敗英兵於爐房之役，亦得國梁密謀助焉；然此心非與乃兄同，為所不容云。余在耿馬，寓忠輔舊宅，耿馬以南宋二姓為望族，忠輔父為耿馬頭目，忠輔得襲，然至戶板，不思其故土也。余友何殿生至戶板，見忠輔，華屋美妻，頗以自豪云。

42. 班况王

余在班洪，土人每以爐房事情相告，時涉及所關係人物馬美廷宋忠輔諸人事，已記之矣；而忠輔為美廷臣，美廷為班况臣，班况雖與爐房無涉，聞之士人者畧記之：班况班洪為同宗兩支；劉萬勝司格德劃界時，所謂「班洪歸中班况歸英」者，即指班洪一派所屬之各王地歸中，班况一派所屬之各王地歸英，非僅於班况班洪二王地也；不然班况班洪附近之稱王者亦多也，何以不細別言之，劃界事能如是乎。

余晤班况王姪表每，頭目象九於南大，曰：光宗憂喜供職（疑即光我）為同宗，自班况分支為王；班况老王已死，表每固大支後，惟不得為王；今王名昆依老

王次子，以長子早卒也。境內有扎登欽扎登善二人為大頭目，以親屬亦自稱王，表每亦有王子之分，其母尚在，政事由母主之。

新 動 向

第 九 期
半 月 刊
第 九 期 內 容

明曆次(新事論之三)
 輓近物理學上的新趨勢
 武漢大會戰期中我國外交的新形勢
 「朋鄉」的國際問題
 抗戰建國中的國文教學(下)
 街頭劇的導演
 日本的幫手 美國資本家(譯)

羅友蘭 劉朝陽 張鳳歧 卓遠來 穆木天 陳豫源 李田意

雲南日報出版社

昆明市中正路，世界，生活，商務書館代售

每冊售價國幣八分

書評

西藏情歌

(一)倉洋嘉錯情歌 于道泉編注

並加漢英譯文 趙元任記音 民國十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

(二)西藏情歌 劉家駒譯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新亞細亞月刊社發行

西藏歌謠，漢譯極少。散見各書者，即零縑斷簡，亦不多觀。良以藏文詞簡意豐，極難達義，多不敢率爾操觚。其第六代達賴喇嘛「羅桑瑞晉倉洋嘉錯」*Lo Sang-rig-hdzin-tshang-dbyangs-rgy-mtsho*，博學多文，風流絕代。詩歌為婦孺傳誦，迄今不衰，誠有儘先介紹必要。幸先後有于劉兩譯本，以饗國人，未始非研究西藏文學者之福。惟于譯純為學術研究，雖尚傳真，而不合吟誦，劉譯雖稱直譯，實意譯為多。余不諳藏文，未敢妄肆平章。僅就兩譯相合者鈎其同異，藉知翻譯之不易也。

于譯原文用拉薩本，全書共歌詞二三七句，譯者按詞意分為五十四節。譯竟後又得達斯本「西藏文法初步」後附錄「達賴情歌」(註一)，共二四二句。二本各有增減，舍同錄異，復增七節。更以藏人口述一則，合得六十二節。據藏人云，全本尚不止此。

拉薩本訛字極多，幾於每節必見。蓋藏文字母拚法不同，含義不同而讀音全同之字甚夥，如：*hdre* 魔；*gdres* 混合；*beras* 果；*hbrai* 分離；*hbrad* 撕；

sbrel 連合；dgrad 鋪；bgre 老；hgre 滾；hgrel 求；sgre 散……皆讀 dre。因此譯者未得達斯本前，每遍搜同音字以求契合原意，用力甚勤。譯筆信達，庶幾無愧。

劉君精藏文，譯筆自無可指摘。惟以曲就漢文形式，削足適履，或畧原旨。其譯本共百首。除倉洋嘉錯情歌外，尚有一部搜自民間，未得原文，莫由比校。茲僅以嘉錯歌之足商討者，逐錄如後。

劉譯與于譯次第不同。反覆對照，僅得二十八則，可確知為同原。他皆迷離難斷，不敢強為附麗。

兩譯意義全同，僅詞句畧有出入者十一節。如：

二：6	六：15a	十一：22	五八：58
三：7	七：15b	五五：41	八一：53
五：10	十：21	五七：56	

(漢字為劉譯首數；亞拉伯字為于譯節數。後倣此。)

劉譯與于譯對照，有待商確者十七節。如

一：5	十三：29	二三：61	五一：32	七一：49
四：9	十五：3	二九：13	五二：35	
八：17a	十七：59	三十：1	五四：38	
十二：28	二二：60	四九：42	五六：47	

茲分說於下：

劉譯	于譯
(一)	(5)
貴族們的姑娘，	偉人大官的女兒，
好似仙桃的核兒，	若打量伊美麗的面貌，
但是高樹上的桃，	就如同高樹的尖上，
也有成熟期吧！	有有一個熟透的果兒。
(三十)	(1)

東山上
現出了皎潔的月光；
這時慈母的容顏，
不禁地縈繞著儂的心腸。

從東邊的山尖上
白亮的月兒出現了，
「未生娘」的臉兒，
在心中已漸漸地顯現。

兩首各以熟果明月擬女容，何等真率，若解作桃核，母顏，母乃索然？「未生娘」原文爲 ma-skyes-a-ma，直譯爲未生育之母，實「處女」之意。譯爲慈母，不類情歌矣。

(十三)
珠寶在我家時，
不知有這般珍貴，
現在失落在他人手中，
才顯出它的萬能！

(29)
寶貝在手裡的時候，
不拿它當寶貝看；
寶貝丟了的時候，
「却又急的」(註三)心氣上湧！

兩意均可。如按原文，于譯爲是。

(二九)
墨汁寫的字，
有時要被雨水浸蝕，
祇有心版上的筆痕，
再也抹它不去。

(13)
寫成的黑色字跡，
已被水和「雨」滴消滅；
未曾寫出出的心跡，
雖要拭去也無從。

某句原文死譯爲：「拭，雖，拭，物質，沒，有」。心本無物，而竟有痕，從何拭去？寫難遣之情，深微入骨。譯作筆痕，似淺一層。

(五一)
只要我心裏的她常在，
那濃郁的美酒是不會缺乏的。
青年們幸福之花，
全繫在她的身上呵！

(32)
若「當爐的」女子不死，
酒是「喝」不盡的。
「我」少年寄身之所，
的確可以在這裏。

西藏酒家，當爐女兼操神女生涯，爲少年留連之所，若泛指「她」，似與酒無

關。

(五四)

凹凸不平的地，
不是試馬的場所，
新戀的人兒，
那能吐露真情呢！

(38)

表面化水的冰地，
不是騎牡馬的地方；
秘密愛人的面前，
不是談心的地方。

原文以臨深履薄之戒，喻情人尙不足掏誠以示。比喻甚切。若吐露真情云云，與試馬何關？藏歌起句多比，與下文相涉，決無毛詩所謂「興也」之句法。觀各首可知。

(四)

淺水邊的情鴈，
願長此留連；
奈冰堅湖凍，
只好毅然斷絕！

(9)

野鵝同蘆葦發生了感情，
雖想少住一會兒，
湖面被冰層蓋了以後，
自己的心中乃失望，

原意即小住亦難，遑論長相守？劉譯較率。

(八)

那無上的佛像，
雖堅強地在默念，
還是不入我腦邊；
但，她那嫵媚的嬌姿，
却時時隱約地在我的眼前

(17a)

我默想喇嘛的臉兒，
心中都不能顯現；
『我』不想愛人的臉兒，
心中『却』清楚地『看見』。

想佛而佛不現，驅愛而愛仍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有纔下眉頭，却上心頭之苦，點睛處正在「不想」之「不」字。劉譯失之。

(十二)

嬌豔的意卓那母(註四)
是獵人捉獲的；

(28)

情人藝焯拉茉
雖是被我獵人捉住的，

不料那強暴的洛桑，

却被大力的長官

竟自奪了去！

訥桑嘉魯奪去了！

情人既爲「我」獵得，何等快意，而竟爲有力者所劫。無處覓押衙，千古同慨。不譯出「我」字，如閒說他人故事，無關痛癢矣。

(五二)

(25)

野馬奔逃到郊外去了，

野馬往山上跑，

有韁繩可以繫回來的；

可用陷阱或繩索捉住。

愛人負了我，

愛人起了反抗，

又那裡來的韁繩呢！

『用』神力也捉拿不住。

愛人負心，神力亦捉不住，極言其無法挽回也。若只愁不得韁繩，是韁繩一到，便可回心矣。寫怨不深。

(五六)

(47)

以指畫地，

雖軟玉似的身兒已抱慣，

還可以算清天空的星兒，

『却』不能測知愛人心情的深淺，

這般熱戀的愛人，

只在地上畫幾個圖形，

却不能猜出她的心地。

天上的星度却已算準。

度星甚難，畫地卽解；而愛心深淺，雖同衾有所莫測，極寫婦人心之難知。「深淺」，「星度」，均可量測，故作比對。若只云算星，猜心，似少關聯。

(七一)

(49)

高尚的人士們，

在拉薩擁擠的人羣中，

一齊往曲孔結去了；

瓊結人的模樣俊秀。

那末曲孔結的主婦，

要來我這裏的愛人，

是我也好呵！

是一位瓊結人哪！

此二首似是而非，疑原文不同。

(四九)

(42)

十五夜般的月兒，

初三日的明月發白

我雖然是沒有的，
但像初三那麼蛾眉似的新粧，
我是很能夠的。

它已盡了發白的能事。
請你『對我』發一個
和十五日的夜色一樣的誓約。

此二首疑亦不同源。然劉譯作女子口吻，似不類其他體裁。

(十五) (3)

心坎上的愛人，
若得長途相伴，
那末脚不履鞋，
也覺前程快樂。

自己底意中人兒，
若能成終身的伴侶，
猶如從大海底中
得到一件珍寶。

兩譯後二句疑非一文。脚不履鞋二句殊拙。海底得珍，喻得意中人，較為合理。藏文「海」為 rgyamtshohi 今音 gyam-tsho，「快樂」今音為 ga-tshor。兩音近似，疑或原文筆誤，因以牽附也。

(十七) (59)

由上界降下的，
荳花似的愛人呵，
不但求此生與你長相聚，
還祝我倆來世也相逢。

在極短的今生之中，
邀得了這些寵幸，
在來生童年的時候，
看是否能『再』相逢？

于譯相當劉譯後二句。按原歌本不分首，語語相續。疑劉譯多譯兩句併作四句。

(二二) (60)

弱柳枝頭，
黃鶯兒叫個不休；
識鳥音的人說，
這是訴說失母的嗷。

會說話的鸚鵡兒，
請『你』不要作聲！
柳林裡的畫眉姐姐，
要唱一曲好聽的調兒。

(二三) (41)

猿猴般的技能
我雖然沒有；

後面凶惡的龍魔，
不論怎樣利害，

但高樹上的鮮果兒，

前面「樹上」的蘋果，

倒還有方法去摘呢！

「我」必須摘「一個吃」！

兩譯似亦不同原，然審其次第，一為(二二)，(二三)；一為(60)，(61)均兩首相聯，頗可尋跡。藏文「凶惡」為 tzambo，「能力」為 She chhem-po 音尚相近，或亦筆誤？

于譯除漢英詳解外，尚有趙元任先生注音，國際音標與藏語羅馬字並用，殊便讀者。然如能錄出歌譜，當更得藏歌真象。開明書店有胡仲持譯「西藏故事集」，後附歌謠三首，並有樂譜。惟其歌均三言，意義幼稚，當係兒歌，音節或與情歌不同？

按藏歌有五種(註五)：

(一) gral-glu 意為「排歌」。歌者排坐和唱，多吉祥語，新年或婚嫁用以祈福，平時無人唱。

(二) bshad-chen 意為「大歌」。鄉民農事畢，宴樂用之。以歌詞冗長故名。

(三) sgor-bshad 意為「環歌」。唱時男女攜手成一大環，左右旋轉，同聲合唱。

(四) ka-bshad 意為「字母歌」。以藏文三十字母，依次作各句首字，故字亦以三十為限。情人唱和多用此歌，詞多男女相慕語。

(五) gtang-thung-bshad 意為「短歌」。普通每節四句，每句六音綴。為藏人日常信口所唱，舞時亦用之。嘉錯歌即此是也。

據此，兩譯同是「短歌」。然未窺全豹。餘四種更令人心嚮往之。珍寶遍地，俯拾何人？嘗鼎一臠，更動食指。于譯末節云：

第一最好是不「相」見，

「如此便可」不至「相」戀；

第二最好是不「相」識。

「如此便可」不用「相」思。

余於藏歌，不禁有同感也！

(華 雨)

- (註一)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by Sarat Chandra Das: Appendix IX, The Love-songs of the 6th Dalai Lama.
- (註二) 西藏情歌黃次書序，譯六世達賴作「仁青蒼央甲蹉」。
- (註三) 括弧「』」內字爲原文所無，譯者以己意增入者。餘同。
- (註四) Yid-bphrog-lxa-mo 劉註：西藏美女名。于註：奪人心神的仙女。
- (註五) 于譯「譯者小引」，頁19。

羌戎考察記

莊學本著 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良友圖書公司發行

莊君這本書，共分十章：第一章灌縣景象，第二章從灌縣到汶川，第三章趕赴茂縣，第四章折返威州西上到理番，第五章入石腦所見的戎民景象，第六章山頂上的巡禮，第七章掛單在喇嘛寺，第八章雜谷腦的印象，等九章赴卓克基道中，第十章卓克基土司。從大體看來，可以說是羌戎區的遊覽記錄，而不能稱爲「考察」。因爲「考察」兩字，無論用在那一方面，都須有一副專門的知識或技能。而莊君除照相技術而外，其他都談不上也。

「羌」這個名詞，在中國史書裏發見最早，而對於現代狹義的羌，國人的記載都特別少。即有一二種舊式志書和私人行紀，也大抵把他混在「番」「夷」等裏頭，而不能加以辨析。其實現代的「羌」和西番，Gyarung，語言，宗教，體格都不同。據作者所知，真知道他而加以記載的祇有陶然士 T.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一本小冊子，和他在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中 The Religion of the Chiang 等幾篇論文，但是描寫既極粗疏論斷尤極附會，完全是一個教員的立場，去學術的研究實在很遠。戎 (Gyarung) 的記載比較的多，舊的除金川瑣記等而外，其他關於西

康的紀錄，多少總牽涉些。尤其是語言方面，最近已有 Stuart N. Wolfenden 詳細的研究 (Notes on the Jyarung Dialect of Eastern Tibet, *T'oung Pao* vol. XXXII Livr. 2-3) 。但是這些成績畢竟還極有限。所以為彌補缺憾計，莊君這個通俗的描寫，也未始沒有他的意義。

莊君雖則沒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但是路終究是走過了。所以我們對於書中的話願意表示相當的信任。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全信。第一，莊君的引為良伴的索囊仁清，按我們所知，必是一個大混蛋，所說全不足靠。莊君自己不能操 Gyarung 語，而終賴此公為之傳譯，其正確必須打一不小的折扣。第二，莊君所遇到的漢人和能說漢語的羌人或 Gyarung，其所說未必全是信史，莊君也沒有加以最精密的選擇，這種例子顯然也不少。至於第六頁言「大禹立下一塊詢讎碑」，第二十四頁言「羌語音節頗有點像英語」，這種笑話，更是莊君對於語文學的常識過於缺乏所致。如果這本書將來有重印的機會時，我們希望能把他刪去。

最後，還有幾句題外的話可以告訴大家。關於羌族的研究，最近四川大學已經下了相當的工夫。社會組織方面有胡鑑民君的調查，語言方面有聞在宥君的搜討。今年夏天，又有馮漢驥君前往，作體質方面的工作。這些研究將來一齊發表出來，羌族的真相，便可比較的明白了。 (落)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II

成都 定價四元

華西邊疆學會創立於民國十一年，發起者皆華西大學之西人，歷屆會長為 W. R. Morse, G. G. Helde, S. H. Liljestrang, A. J. Brace, D. C. Graham 諸君。雜誌之編印，則始於民十二，至去歲秋乃出此第八卷，聞九卷不久亦將出。四卷

以前，篇幅頗隘，文亦簡短，罕有成專篇者。五卷以後，頗有進步，國外聲氣亦漸通矣。茲就此第八卷言之，則重要者有下列諸篇：

- (1) T, Cook, The Independent Lolo of South-west Szechwan.
- (2) D, C, Graham, Historic Notes on the p'o Jen.
- (3) D, C, Graham, A n Excavation at Suifu.
- (4) T, Torrance, The Use of stones in primitive Worship.
- (5) J, F, Rock, The Origin of the Tso-la Books, or Books of Divination of the Na-khi or Mo-so Tribe.
- (6) W, R, Morse, Ancient Historical Aboriginal Ethnic Groups of Szechwan Province, West China.

第一篇叙川南 Nosu, 之概畧，大體可信。第二篇紀韃人故實，頗饒興味。其中第三節川苗方面之傳說，尤足以供參考。第四篇所論多涉牽附，吾人未敢苟同。第五篇所紀爲麼些族占卜上之重要史料，惜其未能逐字對譯。又其拼音法式不合理，作者沾沾自喜其所定系統（此雜誌第七卷上有說明，工作者去年在 B. E. F. E. -O. t. XXXII 所載 Studies in Na-khi Literature 中又有校譯之說明），而并不知有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可謂孤陋寡聞。第六篇立意至佳，惜取材未盡愜當，所附圖表，在我人視之，亦殊可省。要之此誌之作，雖未能盡以嚴格的學術眼光評量之，而在大體上固足以供吾人之參考也。 (才)

稿 約

- (一) 賜稿請用毛筆或鋼筆繕寫清楚，並加句讀。鉛筆稿及兩面寫者不收。
- (二) 本刊編輯有刪改來稿之權。
- (三) 稿中附圖者：圖表務用白紙黑墨。照片面積不得小於 2X2 吋，並須清晰。
- (四) 賜稿未附郵票者，無論登否，概不退還。
- (五) 本刊享有所登各稿之版權。在三年以內，不得登載他處。但經本刊特許者不在此例。
- (六) 賜稿每千字酌酬國幣二元至五元，或改贈本刊。
- (七) 賜稿請掛號寄交：
昆明昆華民衆教育館轉
西南邊疆月刊社編輯部收

西 南 邊 疆

創 刊 號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出版

編輯兼發行：

昆明西南邊疆月刊社

通訊處：

昆明昆華民衆教育館轉交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代印處：

開智印刷公司

本刊在呈請登記中

徵 稿 範 圍

本刊徵求關於西南邊疆之文字與圖畫，內容包括下列各項之調查與研究：

- (甲) 1. 生活狀況與社會組織
2. 宗教與藝術
3. 語言與文字
4. 教育狀況
5. 民間傳說
- (乙) 1. 地理與氣象
2. 交通
3. 水利
4. 礦廠開採
5. 農業與畜牧
6. 荒地移墾
7. 手工業
8. 對內對外貿易
- (丙) 1. 民族雜處狀況與統一問題
2. 邊民之戰時訓練
3. 沿邊交涉與對外關係
- (丁) 1. 邊地游記
2. 邊地通訊
3. 關於邊地圖書之介紹與批評
- (戊) 其他

廣 告 刊 例

每 期	價 格
底封外頁	四十元
封面裏頁	三十元
普通全頁	廿五元
普通半頁	十五元

(連登三期以上，七折計算)

本 刊 價 目

每月一期	國幣二角
(國內一律，國外加倍)	
全年十二期	國幣二元
(國外加倍，寄費在內)	
(郵票通用，惟以五分者為限)	

民國六年設立

金城銀行

商業部辦理

商業銀行
一切事務

儲蓄部辦理

各種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特種存款
教育基金存款
通訊存款

備有詳章

承索即奉

資公積金 本實收國幣七百萬元
國幣三百六十七萬元

總行 上海江西路二百號
行 昆明市金碧路三〇五號

(碧鷄牌坊西首)

分支行處 漢口重慶成都貴陽長沙常德

沙市武昌西安廣州香港等六
十餘處

國外代理處 倫敦紐約柏林巴黎等處